

新 從 軍 日 記

謝 冰 瑩 著

天 馬 書 店 印 行



新 從 軍 日 記

謝 冰 瑩 著

天 馬 書 店 印 行

新從軍日記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每冊實價七角

著者 謝 冰 瑩

發行者 郭 澂

發行所 天 馬 書 店

漢口交通路

經售處 新 知 書 店

讀書生活社

全國各大書店



影 近 者 作



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之一部



慰問傷兵

目 錄

寫在前面·····	三
重上征途·····	一〇
在車箱裏·····	一六
舊地重臨·····	一九
南京警·····	二二
恐怖的九八·····	二五
戰地中秋·····	二九
你們是那一個的人？·····	三六
橋上的傷兵·····	三六

美麗的村姑·····	四〇
戰士的血染紅了我們的手·····	四三
『我們是死不完的·····	四七
『怕飛機』·····	五二
戰地砲聲·····	五五
兩個無知的老百姓·····	六〇
嘉定城巡禮·····	六三
又在戰場上見面了·····	六九
火綫夜行·····	七二
信管的故事·····	七五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七九
恐怖的一日·····	八五

到上海去·····	九二
『千萬不要談戀愛』·····	九六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一〇〇
約法三章·····	一〇三
上海勞働婦女服務團·····	一〇七
敵人的祕密·····	一一二
在戰地過生日·····	一一七
太寂寞了到前綫去·····	一二
回到大會·····	一七
蘇州的警報·····	二〇
歡迎新同志·····	二七
軍民合作·····	三四

瀏河的彈痕·····	一四六
再渡瀏河·····	一五〇
幫房東打豆子·····	一五三
三渡瀏河·····	一五五
審問漢奸·····	一五九
看炸彈·····	一六三
龍華月色·····	一六五
征募·····	一六八
大場之夜·····	一七〇
女人的確不如男人·····	一七八
真的病了·····	一八一
這難道是在做夢嗎·····	一八七

四渡瀏河·····	一八九
稻草被窩·····	一九三
榮譽獎章·····	一九四
第一次打擺子·····	一九六
俘虜·····	一九七
改選副團長·····	二〇〇
到蘇州醫病去·····	二〇二
丘八作家·····	二〇四
趙先生的傑作·····	二〇六
悲壯的離別·····	二〇八
安靜的生活·····	二一〇
文學家的排長·····	二一三

少爺兵·····	二一七
父親的信·····	二一九
回到了嘉定·····	二二一
戰地是我的家·····	二二二
一個熱烈的集會·····	二二五
做客·····	二二七
他是中了漢奸的毒了·····	二二九
怎樣教育那些不守紀律的兵·····	二三二
謎一般的電話·····	二三六
撤退·····	二三九
蘇州的亂鐘·····	二四三
散兵·····	二四七

長了蛆虫的傷口·····	二五一
船老板逃了·····	二五五
馬柳特迦·····	二五八
刮刮叫·····	二六一
擄船·····	二六五
暴風雨中去無錫·····	二六九
惠山的風光·····	二七二
在水田裏打滾·····	二七六
莊小姐自殺·····	二八〇
酒與炸彈·····	二八二
拋錨的汽車·····	二八五
寄包裹的士兵·····	二八七

關於上海的消息·····	二九一
擠上了差船·····	二九五
蕭條的首都·····	二九八
意外的享受·····	三〇一
筆·····	三〇四
我們在前綫再見吧！·····	三〇七

自序

我很高興，當我寫這篇序的時候，又來到火線上了！爲了趕着在我出發之前完成這部書，所以草草地把牠寫完，連仔細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這是我所引爲憾事的。

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維特，他對於我描寫東戰場退却的那十幾天生活，有點認爲不妥；原因是怕讀者看後有「淒涼」「失望」之感，然而我覺得藝術的價值貴在真實，何況東戰場退却是一件事實，而且是一段很值得紀念的事實，爲什麼可以不寫呢？

對於抗戰前途，我是始終抱着樂觀的！雖然在我親眼看到民衆那種顛沛流離，士兵和潮湧般退下，而敵人正在拚命向我們一步緊一步進攻的時候，我總相信不久

我們的失地就要收回的，所感到不大滿意的只是當時政治的力量發揮不夠，軍隊的紀律還欠嚴明，尤其是民衆太沒有組織，不能幫助抗戰。這些缺點，需要立刻糾正，因此我將一切耳聞目觀的真像，都寫出來，做爲前車之鑒。

這次台兒莊的勝利，奠定了我們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也樹立了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加之近來各級政府和各地民衆所貢獻于抗戰的也都有很好的成績，完成民族解放這偉大任務的時間是一天天逼近了。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加倍地努力吧！不論在前綫或者後方，我們要像在戰壕裏的戰士那麼英勇和敵人拚命，以促成最後勝利的快快來到！

冰瑩於淮南前線之洛河

一九三八，四，十八日

寫在前面

記不清是去年七月二十幾了，我們在南嶽山療養院裏聽到了蘆溝橋事變的消息，那時的冰瑩神經衰弱原已到了極度，腸胃病之厲害，更使我日夜愁慮不安！慘白的臉色，衰瘦的體軀，簡直使醫生看了都要害怕起來！

真是奇怪的事，當她在病榻上聽到了二十九軍正式抗戰的消息之後，居然狂叫狂跳起來，充分地表現出她內在的生命力，再也不像以前那末沉悶，抑鬱，沒有生氣了，她要求立刻回去長沙，不願意再在衡嶽山養病了。自然我對於抗戰，也一樣地興奮；同時對於精神治療的效驗，也有相當的信心。趁着這機會，就鼓勵她去長沙發動文化救亡的工作。不過一個人做事的機會，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我們剛剛準備下山，突然接到她的大哥自新化來電：『父病危，速歸。』可憐剛在活躍着的生

機，馬上又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富於感情的她，又在新喪慈母的悲痛中，自然不能不回去待奉她的垂危的老父了。

大約是她回家去兩個星期之後，「八一三」抗戰正式地在上海爆發了，她更急得發瘋。幸好這時她父親的病已渡過了危險期，她便藉口要搬全部行李回家，跑到了長沙，開始發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組織。那時候，我因為一面要結束平教會的編輯工作；一面又要着手編寫中正醫學院講義，整天埋頭在書案上面，簡直對於她的生活沒有時間去過問。看到她的精神突突，固然高興萬分；但是飲食起居，毫無規則，身體比在南嶽時更壞了。所以在我動身去南昌的前夜，突然情感衝動起來，極力勸她一同去南昌再休養些時，等到身體稍為健壯了，然後一同去前綫殺敵。她的回答是：『寧願死在沙場，不願在這大時代裏躲在後方過教授太太的生活。』她再三勸我『把愛情武裝起來，以民族國家的前途為重。』我看她的意志既然如此堅決，國難又是那末嚴重，也只得「捐妻救國」，允許她重上征途了。

是九月十二號的晚上，同事馬振湘先生由長沙赴贛，替我帶去一只皮箱。我忙着打開來一看，首先發現了她的一張戎裝照片，上面題着「不滅倭寇，誓不生還」的誓言，使我見了之後，又高興，又難過。起初我埋怨她爲什麼不來南昌，同我見一面才走？後來經馬先生告訴我：『她們後天就要出發，不能離開團體。』這纔悵然無語，默然地望着照片祈禱她的前途勝利！

十月十八的夜裏十一點鐘，寢室已經熄燈了，我還在點着臘燭替學生改實驗報告，突然門房送來一個電報，已譯了的是：「沐傷，速來蘇州十梓街五十號四軍軍部」。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把我急得哭起來，不用說這一夜我是不能閉眼睛的，不管明早准不准假，把行李大略地收一下，就靜靜地等着天亮，去找王院長告假。第二天早晨，我便離開了南昌，在四天內趕到蘇州。雖然路上曾碰着敵機炸車

的危險，徒步背着行李趕了幾十里旱路，這都不覺得有什麼難受；只是怨恨輪船火車，走得太慢，心裏掛念着她的傷痕而着急。到蘇州會見了林祕書，首先第一句便問：『冰瑩在那裏？』『在前方。』『她不是受了傷嗎？爲什麼還不下來？』『沒有，她是病了，想要見見你，發電報時因爲前方來電話沒有聽清，所以就以「傷」代「病」了。』這時我才把心放下了一半，但仍然担心着她的病，急於要見她。誰知連夜趕到太倉，東找西訪，好容易在陸家宅找到了她們宿營的地方，進去一問，她已去上海兩天了，還不知幾時可以回來。幸而團員裏面有幾位是熟悉的朋友，她們給我許多好招待；並且告訴了我，關於她們團長——冰瑩的生活，健康，以及工作各方面的情形，使我不感寂寞。是林方女士告訴我的：『團長的精神太好了，她整天說話，整天跑路，整天忙着工作，沒有片刻休息的時間；然而身體反而比以前好得多了。』佩蘭女士也說：『團長太忙很了，白天沒有一點休息；晚上還有許多事做，從沒有好好地睡一下。』問她關於飲食的情形，她又說：『有時吃幾口硬飯，

有時沖一點乳粉，有時一兩天不吃東西，也不覺得餓。」這就使我耽心極了，「食少事繁」，本來就不是一種好的現象，何況她是因病不能進食，而又要勉強地担負起健康人所不能担負的責任來。

是第二天晚上，已經一點多鐘了，我爲着失眠，跑去門外一道小河邊散步，靜聽前方的砲聲。居然在兩點過後，被我等着了她和七八位由上海同行的朋友歸來。在朦朧的月光下，發現她削瘦的病容，嗓子完全啞了，說起話來，簡直不像她的聲音了，從這裏十足地表現出她的勞苦來。拿我在前方四天所親眼見到的情形來說，實在她那種努力從公的精神，太使我高興了！她一面是團員的嫻嫻；一面又是老百姓的喉舌；一面要爲受傷的戰士裹傷，換藥，慰勞，一面又要爲整個的隊伍去向後方捐募用品，宣揚英勇抗戰的情形；尤其是到前方去的記者，慰勞隊，參觀人士以及在戰區民運工作機關裏的人員，只要與軍隊有所接洽，差不多都要拿她做一個公共的傳話筒，她完全成爲軍民合作的橋樑了，難怪是那樣的忙，多病！

冰瑩從前方隨着大隊退到武漢之後，本來預備在漢好好地整理舊部，訓練一批新的能員，準備再上火綫；後來因為軍部有命令要縮小服務團的組織，只能容納她原有的團員八人，這使她大感失望。就在那個準備改組的時候，南京新民報遷移去新都——重慶出版，社長陳銘德先生過漢，硬地邀她去主編副刊「血潮」。許多朋友都認為新都的抗戰文化，有加緊推動的必要；同時她的病軀也有暫時休息的必要，所以當她的服務團改組之後，便告假跑到重慶去了。在這裏我要聲明一下，當時我對於去重慶的計劃是不贊同的，因為我猜想着這一去，會使許多淺薄的人乘機攻擊，說她是怕死逃去後方；或者以為她是過享樂生活去了。其實天曉得，她到了重慶，比較在火綫上還要忙碌許多，整天忙於寫文章，忙於編「血潮」，忙於接見青年，忙於替讀者解答問題，忙於參加文化團體的集會或者演講。常常是兩三餐合做一頓吃，過半夜不能睡覺，不但談不上休養，而且更疲勞得厲害了！這一部新從

軍日記就是在這百忙中抽出時間寫成的，固然爲的是每天要在新民報發表一篇，不能不趕寫下去，而讀者之來函催促出書，也是給了她極大的鼓勵。

最後我還向讀者諸君介紹幾句話，冰瑩這一部作品，是不避砲火，深入槍林彈雨中去，得來最真確的材料，運用最忠實的筆尖，暴露了敵人的猙獰面孔，描繪着我軍的英勇精神；尤其是關於戰地民衆組織的重要，服務團工作努力的方針，都有相當的發揮。確是東戰場上一部忠實的抗戰史料；也是想要去戰地服務的同志們值得細看的參考書。關於已往民衆不能幫助軍隊作戰的種種缺點，更足以供獻抗戰諸將領及執政諸公參閱，希望能特別加以注意，善爲設法去補救。這不是我有意爲從軍日記宣傳，而是得先觀之快的我所應有的介紹。

維特 一九三八，四，六·于武昌

重上征途

用什麼來形容我的快樂呢？當我在下午兩點鐘得到四點鐘要出發的消息時，我簡直發狂了！坐洋車我嫌太慢，就三步跨做一步的走回儲兵源，趕快吩咐幾位團員，分頭去找她們那些不知道今天出發的同志；我自己的家就只好整個地交給慕棠去處理了。我坐了老李的包車到處去找人，幸好在四點以前居然也找到十六個了；還有四個住的太遠，無法通知，只好讓她們失望。有什麼辦法呢？軍隊生活有時在一點鐘之內，就有許多變化的。

真的，我不知用什麼文字來形容我的快樂！解除武裝整整地十年了！在這十年中，我沒有一天不回憶那一段有意義，有價值，雄壯，痛快的生活；也沒有一天不留戀那種又艱苦又悲壯，同時又很有趣味的行軍生活。真想不到今天我又實現十年

前的美夢了。我不但一個人能夠穿上武裝跑上前線參加殺敵；而且帶了十六個小姐也和我一樣地穿上武裝，到前線去。她們都是第一次過兵的生活，誰都懷着一顆好奇心在細細地體念兵的滋味；誰都在向她的朋友親戚誇耀：

「你看，我今天上火線了！」

在封建勢力支配下的中國女人，素來都是被輕視的，他們不但相信女人有勇氣上火線，而且不相信女人能負起任何救國的責任來的。你如果把十年前女兵參加北伐的事實舉例給他們看，他還要開着黑睛罵一聲「胡鬧，胡鬧！」

十年了！時間是多麼倏長，但終於在艱難險阻的環境中挨過去了！在這十年中我沒有一天忘記兵的生活，沒有一天忘記兵的使命，可是一直苦苦地等到今天，我才有機會重上征途與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拚命去，今天，該是個多麼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該是個多麼值得我高興，而感到光榮，痛快的日子！

我高舉着鮮紅的團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着《勇軍進行曲》，把路上每一個觀眾都驚醒了。孩子和許多散學歸來的男女學生也跟著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整個的長沙城都被我們這些女兵哄動了！到達火車站時，竟是人山人海，把我們圍在中間，一會兒，大隊伍空了，她們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士兵就站在我們的旁邊休息，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女兵身上。他們的心裏在想：

『女人也能上火線呢！』

本來沒有通知一個朋友的，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消息，瑞林美珍她們都來了，新聞記者也來了很多個，他們拍的拍照，訪的訪新聞，把我鬧得手忙腳亂。一個簡單而又雄壯的北上抗敵宣誓典禮舉行之後，就是六點半了，但車子仍然沒開。恩萍的父親傅小雲先生來找我說話，他是個六十八歲有了鬍鬚的老人。

『先生，我把小女恩萍交給你帶到前線上去是很高興的，我年紀老了不能到戰

地去服務，只好把孩子送去。先生要時時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如果她萬一受了傷或者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會感到光榮的！」

末了他又把臉轉向站在他左邊的孩子：

「恩萍，記着我的話，我是不掛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掛念我。關於前方的戰爭，我天天可以從報紙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給我寫信，只要努力救護傷兵，就能使我得到無上的安慰。」

孩子是那麽睜大眼睛呆望着他的父親不做聲；傅老先生呢，雖然在這生離也許是死別的環境中，不但沒有絲毫悽愴之意，而且很自然地微笑着。他的背雖然弓了，鬍子雖然花白了，但他像一個強壯的青年那麽有精神，有朝氣。

——偉大的父親！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了。將他和翠珍的父親來比較，真有天壤之別。那一個聽到女兒去前線，就用綁票的方法將她從產院弄回去禁閉在家裏，而且痛罵她胡鬧。害得翠珍整天哭泣，絕食，眼睛浮腫得看不見光了。傅老先生呢，

親自送女兒赴前綫，還勉勵其他的團員們：

『你們不要惦念家裏，應該犧牲一切爲國奮鬥！』

聽了他的話，誰不鼓掌，誰不感動呢？假若中國做父親的都像他一樣地把女兒送上火綫，全中國的兒女們都是戰士了。

感謝伏老，惟中，徵庸三位先生給團員們許多寶貴的訓詞。十年前我出發北伐的時候，伏老曾經鼓勵我，歡送我；如今又輪到他們來歡送，來勉勵，在革命的浪濤中，我們又匯合了。

可憐的是周南和自治的四個學生，她們硬要隨我們出發，周南的兩位剛從學校散學出來，手裏還拿着書本；自治的每人夾着一個包袱，她們都流着淚要求去前線，從下午六點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半始終不肯回去，車子開了，她們還在想跳上來。爲了她們都是穿的便裝而又沒有學過看護，所以只好硬着心腸要她們回去，等訓練好了再加入第二批出發。

東北淪亡已經六年了，想要替祖國復仇的志願，到今天才能實現，我們雖沒有武器，不能直接殺敵；但前方的受傷將士，是多麼迫切地需要我們去救護，前方的羣衆，是多麼迫切地需要我們去宣傳，去組織。

別了！長沙的朋友們等到消滅了敵人再見吧！

（九月十四日）

在車箱裏

起初我生怕這羣沒有吃過苦的小妹妹們（她們都比我小，全團中只有我是老大哥。）不能好好睡在鐵板上，也許天還沒亮，她們就要嚷鬧起來了；可是事實與我所想像的剛剛相反，她們不但都睡得很好，而且有兩位一直到大家起來洗完了臉，她們還沒醒來。

『當兵第一夜的生活，滋味怎樣？』

我問她們。

『有趣極了，我們覺得很快樂的，』

『真正吃苦的時候還沒有來到呢？』

『不怕，我們絕對不怕吃苦。』

我相信她們的話是真的，根據昨夜的情形看來，她們是可以過士兵生活的。

大家睡在一間關馬的鐵箱裏，沒有窗戶，只有中間開了一道鐵門，地下滿是灰和稻草，十八個人就這樣蜷伏在一堆，同車箱的是幾位高級官長和勤務兵。出了門，大家都是一樣受苦了，他們也睡在草堆裏，整整地一天沒有吃飯。

早晨八點半抵岳州，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一塊橫掛在車站上的標語！歡送爲國犧牲的英勇戰士。心裏突然興奮起來，想到自己也在被歡送之列，想到昨天下午在長沙車站那種熱烈的送別情形，我微笑了。

究竟是沒有上過火線的孩子們，有幾位還帶來了國文，英文，地圖，貼相簿之類。當時真把我氣壞了，行軍的行李越簡單越好，除了必需用的毯子，衣服，水壺，碗筷，盥洗用具之外，什麼都不能帶的，信紙信封都應該少帶，而且以輕薄爲好。我這次帶的東西太多，因爲不是我清理的，慕棠把我的日曆都擺在網籃裏了，還有許多藥瓶也都帶了出來。不過有些是我正在吃的非帶來不可。朋友們送我的稿

紙，信紙，信封也太多，弄得我無法可想。范處長說：『你們是想到火線上去開書店嗎？』引得大家都笑了。

x
x
x
x

感謝前進社的朋友，他們昨晚送來的蛋糕，做了今天的糧食；更感謝政訓處的官長們，無論吃一根油條也好，一塊黃瓜皮也好，總要送過來給我們吃。雖然大家都是初次見面，可是彼此的關顧和親切，竟像多年的老友一般。『有飯大家吃』的口號，在軍隊裏是第一個實行者。

車子走得很慢，每到一個小站，至少要停五分鐘，經過沓坵，咸甯，土地堂……時，十年前從軍的生活，像電影似的在腦海中映放。十年，像輕烟似的消逝了，人事滄桑，不知經過了幾許變化。假如那些當年的勇士不被社會的陷阱摧殘的話，如今都是民族戰士的先鋒！

（九月十五日於湘鄂道上）

舊地重臨

車子停在徐家棚，是六點半鐘的時候。

爲了等候命令，大家把行李搬了下來，就在鐵路邊站着看隊伍開拔。昨夜上車的時候已經是一點半了，所以並不知道自己坐的車箱是前或是後？車箱裏究竟裝了多少弟兄？下了車，才知道我們坐的是靠近車頭的一個箱子，難怪煤灰那末多，每個人的臉上都敷上一層烏黑的粉。

隊伍是那末多，足足地走了一個多鐘頭，還沒有開完。他們也是整整一天一夜沒有吃飯的，然而精神非常之好，背了這多子彈和槍桿，走起路來還是那麼雄糾糾地沒有絲毫倦容。

『士兵的生活，是人類中最艱苦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工作，是世間最神聖最偉

大的工作！他們以自己白無前禾出處，及以其力多費，白白生命，才拾取整個國家民族的自由。自己如果不親自來到軍隊中的生活，誰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痛苦和偉大來。

我啞着嗓子慢慢地說，她們很感動地聽着，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弟兄們的身上。等到隊伍走完，我們才提了輕便的行李，走向江邊的交通飯店去。

女人出門，第一件事感到困難的是廁所問題，然而她們的本事很大，剛到飯店不久，就發現了隔壁一個老太婆家裏，可以解決這困難。我和澤南也隨即跑了去，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找到。原來她住在一間非正式的房子裏，在樓梯側面用木板搭了一個棚，沒有窗戶，僅僅一扇擠得進一個人的門，房子自然是矮小到再不能矮小的地步了。走進去，我微笑着向她點了點頭。

『日本鬼真可惡。他在漢口丟炸彈，我們的媳婦帶着孫兒跑了，我天天想念他們，人都想暈了。』

真像有點害神經病似的，她憤憤向我們說着

「我們是去打日本鬼的，打敗了他，你的孫子就可回來了。我安慰着她。

「是的，你家，我的兒子也有一個在當兵，他也開到前線去打日本鬼去了。」
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說：「日本鬼真可惡！不倒倒他，我們都不能活的。」

後面兩句是多麼有力的話，只要每個中國人，都清楚了「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一齊起來參加抗戰，中國沒有不勝利的。

我們給錢她，她堅決地不接受。

「這是給你一點買紙的錢。」

「要不要，你家們去打仗，多麼辛苦，用點紙算什麼。」

第一次在征途中便遇着這麼一個仁慈和藹，而又深明大義的老太婆，我們都感到非常高興。

（十六夜於江新輪上）

南京一瞥

早晨五點半就起來了。洗完臉後，喝了幾口冷水，胃有點痛，但我沒有理她，一個人悄悄地跑去飯廳裏寫日記。這次出發，我看太苦了！以病軀來負責全團的責任，每個人的生活，言語，行動，我都要隨時關心她們。我像一個保姆看護着十六個孩子；白天擔心她們飢餓，晚上擔心她們受涼，還要時時刻刻告訴她們如何守紀律，吃飯不要說話，走路要輕，動作要敏捷，服裝要整齊……許多瑣碎的事。

十點半，船就到了南京，匆匆地給特寫了一個明信片，我帶了王少雲先上岸去寄行李。爲了尋找呂儒貞同學的住址，整整地花去我一個鐘頭。南京的門牌號數實在太亂了，在一百二十一號的旁邊，又是二百號，甚至隔壁兩家都不知道誰家的門牌號數是多少。幸而有兩位小朋友和一位老人很熱心，他領我們到處去找，結果終

於找到了，祇是主人都不在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行李丟下，留了幾行字在名片上就走了。真想不到在路上會無意中遇着同學劉樸明，她也是武漢時代的女兵，她見了我特別親熱，爲了三個孩子纏住了她，不能到前線去，她覺得很懊惱。

她告訴我，南京昨夜已有敵機來過，不過只飛至棲霞山就被我們的高射炮打回去了；又說南京的漢奸特別多，而且特別厲害，他們居然化裝徯仁慈的人，買了許多慰勞品送到前方去，其實裏面都放了毒藥的，如果一吃，就會中毒。繁華熱鬧的花牌樓，現在變得蕭條不堪了！許多店舖關了門；正在營業的，顧客也是寥寥無幾。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到處都挖了地洞，到處都是一堆堆黃土築成的防禦工事。穿高跟鞋，着花花綠綠的摩登姑娘一個也沒有遇到，可是在車箱裏遇着一位奇異的小姐，硬要跟我們到前線去。

『不可能了！』我說。

『怎麼不可能。難道一定要你們湖南人才能去嗎？』

她似乎有點生氣了，我連忙把理由已經分述好了，不能隨時加入的原因告訴她；同時希望她在南京多看護調總和軍事訓練，以備將來好到前線去工作。

我已經報名參加這裏的戰地服務團了，也許不久我們就可在前線相見。」

車子停在華僑路，她要下去了連忙把右手提的東西丟下，她和我緊握着手：

「再見吧，祝你們勝利！」

車子開了，還遠遠地看見她在人叢中向我揮手。

回到下關，隊伍都下船了，婦戰團暫在下關小學休息。王忠一同志正在找我去看房子，一連找了幾家，都是閉門謝絕；有些逃難去了，有些怕我們是男兵，不敢開門，最後找到了忽德里十七號樓上一間大房間，我們全體都住在這裏。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婆起初拒絕我們，後來知道都是女人，她又大笑起來了。

『呵，原來都是女人，不要緊，不要緊，都住在這裏好了！』

（九月十七日於南京）

恐怖的九一八

昨夜兩點上車，只開到離南京十里的和平門又停住了，一直到今天早晨六點才開。七時半抵鎮江，車一停，立刻就有慰勞團的工友提了開水，熱水來給我們止渴，洗臉。

關了一夜的她們，像出了籠的小鳥那麼高興。一跳下車，就洗的洗臉，漱的漱口，忙個不亦樂乎。

真沒有想到，這麼早就有歌詠隊來車站慰勞我們。范處長真愛開玩笑，把我的名字介紹給他們，立刻掌聲起了，接着是高呼×××萬歲的口號，害得我很難為情，還要和他們說幾句話都不好意思。他們派了孫若溪同志等三個男代表來慰勞我們，同時要求我給他們一些戰地通訊的稿件。

『前方的士兵兄弟，如果需要什麼，都請寫信告訴，我們一定要募集送來。』歌詠團的救亡進行曲開始了，我們的團員也一齊合唱；寂靜的車站，頓時變得熱鬧起來。從上海開來一列裝滿了難民的火車，他遮斷了我們和鎮江歌詠隊的視線，但並沒有遮斷我們雄壯的歌聲。

x
x
x
x

車抵新開鎮，忽聽到空襲警報，弟兄們都下車了，我們也隨着下來，躲在草堆裏，大約有五分鐘。不見敵機來，我就掏出小日記本來寫了幾行：

『我此次出發參加抗日，早已下了死的決心，什麼時候犧牲都無所顧慮；但在還沒有到達戰區救護傷兵之前，就做了無謂的犧牲，未免太不值得。』

解除警報的笛子一吹，大家又爭先恐後地奔上車去，士兵們對於躲避敵機非常不高興，他們說：『他媽的，躲幹什麼，把他打下來就完事。』

從十點三刻車停在常州車站開始，一連來過四次警報。敵機已經偵察到我們

的大隊伍停在這兒，所以時時飛來示威。趁着不能開車的機會，我們就把晚飯提前吃了。

說到吃飯，不能不感謝那位老太太，她住在離車站不遠的強華里，已經有十五歲了，看起來還像個三四十歲的中年那麼有精神。她是跛子，走起路來很費力，我們走進她的屋裏，她就特別高興地招待我們。倒水，搬凳，致歡迎辭……忙個不了。吃完飯，她提了一大桶熱水來替我們洗碗筷。每個人的水壺，她都灌滿了開水，她把我們當做是自己的孩子那麼愛護周到，體貼溫存。

『老太太是什麼地方的人？有幾個兒子？』我問她。

『阿拉寧波，有一個兒子在甯波做生意，這兒就只有我和媳婦帶着孩子住家』她回答後，又問起我們出來是否家裏父母都願意的。

『他們不知道，我們都是偷着跑出來的。』

『唉！爲國家出力，真勇敢！』

她感動得流淚了，我見了這種情形，也大樂得說不出話來。我的母親是死了，
而在那一剎那間我把她當做自己母親看待，我愛她，敬她，慈祥愛國的老太太
呵！願你永遠健康，做千萬萬兒女的母親！敵人曾狂喊在「九一八」要佔領上
海，現在呢？上海仍安然無恙地在我們手中，所謂「恐怖的九一八」也不過如此而
已，有什麼可怕的！

（九，一八於常州）

戰地中秋

早晨五點半抵安亭，全體隊伍都由這裏下車，向嘉定前線出發。從這時開始，每個人的行李都要自己挑，我連瑞林送我的那雙長統橡皮靴鞋，以及許多信紙信封都不能帶。說到信紙，不能不向韻笙女士道歉。她是爲了要我寫戰地通信，所以特地跑去中華書局買了十本寫航空信用的薄信紙送我，每個信封上還貼上郵票。季玉知道我，有幾套的毛病，時刻離不了手帕，她買了一打送我。爲了嫌行李太多，我又拿不動，就連這些必需品而且是友人的紀念，我也只得犧牲了。

走了大約有一個鐘頭，發現敵機了。像長蛇似的隊伍，迅速地散開來。偵察機剛飛過，就來了四架轟炸機，我們都躲進竹叢裏休息。每人發兩個冷饅頭，一面吃，一面仰望著天空看熱鬧，士兵們有很多用步槍瞄準，要不是有長官在旁邊，我

想他們的槍早就像編爆似的響起來了。

這裏叫望仙鄉，在竹林的後面有一灣碧綠的溪水，有無數的小魚在那裏游來游去。老莫說：「這兒是『花港觀魚』，我們已來到西子湖濱了。」

這村莊裏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只留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在看守房子，我們在這裏煮飯吃，連鹽也找不到一顆，油是更不用說了。買了幾個南瓜，就這樣煮來淡吃。

——怎麼北伐的時候，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有成千成萬的羣衆放起編爆來歡迎；現在是和倭奴作戰，民衆的情緒應該更熱烈，爲什麼到處呈現着淒涼？他們大都到那裏去了？

我開始感到失望，如果每到一個地方都是這種現象，那麼我們的食鹽首先就發生了問題。而且作戰沒有廣大的羣衆參加，怎麼能夠得到勝利呢？

一休息下來就是三個多鐘頭，我坐得不耐煩了，老是想走；但在軍隊是絕對服

從長官命令的，他不叫你走，你就得安安靜靜地等着。

謝團長，如果我死了，你寫封信告訴我的未婚妻吧，她在貴州一個女子中學唸書。

莫祕書突然這樣對我說。我點了點頭，要他留下通信處；自己也把特在南昌的地址告訴他，還說了下面幾句話：「如果我死了，千萬把我的頭髮剪下來封在信裏，連同我的日記寄給他，也不要告訴我埋在什麼地方，免得他將來難找。」

「還缺少一張相片。」趙科長說。

「好的，就請你們那個替我拍一張吧」

於是在一座長滿了馬鞭草的坟堆上，莫替我拍了一個不帶帽子，綁腿散開了的吊兒郎當的相，她們都大笑起來。

「喂，要不得，要不得，這準備給你做遺像的，你怎麼連嘴都笑歪了，另拍一張吧。」

『笑話！爲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而犧牲，是最光榮的，安得不笑！』

我以大道理拒絕了莫的要求。

想起半個月前還在南岳肺癆療養院躺着的我，今天居然提了東西一連走了四五十里路，真要學着特的腔調，大叫一聲：「了不起，了不起！」

不是范說起，誰也忘記了今天是中秋。晚宿營外岡，前線的炮聲不絕，這就是戰地的中秋。

月明如晝，想念特失眠，燃起臘燭給他寫了一封『情』書——其實都是報告一路來的經過。

九月十九夜於外岡

「你們是那一個的人？」

我們住的這家，是做賣油生意的，房子很舊，到處現着破落蕭條的景象，我們就在那些薄薄的稻草上鋪上毯子就躺下了。今早醒來，看到稻草上的血跡，知道這兒曾住過傷兵。

「你們怎麼連板子都沒有鋪一塊就在地上睡覺，太髒了，很多傷兵曾在這裏住過，還留下一些不可多得的紀念，如大便小便之類。」

一位兵站的副官跑來這樣說「呵，怪不得這麼臭。」她們嚷起來了，我說：「有什麼關係呢？既然睡過一晚了，難道就不能睡第二晚嗎？」她們表面上雖承認什麼苦都能吃，但實行起來却為難了。第二晚彭菱娟她們那一組就把兩張方桌揜起來當做床睡，周銜她們四個人睡在一個盛谷子的大籬筐裏。

很早就有好幾十個人把麵粉來堆積在前面房子裏，他們都眼睜睜地看我，有一個中年人突然問：

「你們是那一個的人？」

天，聽了這話，真叫我們啼笑皆非，連我們是那一個的都不知道，還談什麼組織民衆，全民抗戰呵！抓住了這個機會向他們宣傳，說了半天，他們才懂得「東洋人壞來兮，所以要去打他。」那位副官聽到我們在和工人談話，他連忙插進來說：

「這裏的老百姓太不行了，一個字也不認識，我們說的話，他一句都不懂；更不知道日本鬼是我們的敵人，他們許多都願意去做漢奸。」

這不能怪老百姓太不行，只能怪過去太沒有注意民衆教育和民衆生活了。他們因爲無知識，所以連自己屬於那一國的都弄不清楚，又因爲生活窮困，腦筋簡單，所以才被敵人利用去當漢奸。

我正在替老百姓辯護時，敵機忽然飛到屋頂上來了，工人們不知道隱伏在屋角

裏，只是往外亂跑，幸而沒有投彈，否則我們大家都同歸於盡了。

x
x
x
x

手腫得很厲害，跑去五十一師的軍醫處要碘酒，馬醫官談及前方的漢奸，多如過江之鱗。他說有次在外岡捉到了一個漢奸，審問時他直認不諱，而且說：「我沒有飯吃，所以不能不做漢奸。」他們有些論月的，一月可得三十元生活費；有些比較高明點的漢奸，每天可拿到五塊錢，但領到第五天，這人就得準備自己的腦袋去獻給狗主子了。

伙夫把我們的洗腳盆拿去盛湯，她們又氣得大跳起來，但結果還是吃得乾乾淨淨，一口也不留。

（九月二十夜於外岡）

橋上的傷兵

早晨接到××師通告，說傷兵到了，要我派人去野戰醫院服務，立刻就派了一二兩組隨王處員出發。三、四組的團員，大不高興，她們都圍着我質問：

團長，爲什麼不派我們去呢？老住在這裏真沒有意思。

我告訴她們，在團體中工作，只能服從紀律的，不能由你高興不高興。我們無論做什麼事，要能持久，不可憑着一時的感情衝動。到火線上去的目的，遲早要達到的，說不定今晚我們就要離開此地了。

我真像個預言家，下午自點的時候果然接到出發的命令，她們都忙着綑行李，雖然才出發一星期，動作比以前敏捷多了，把被蓋交給担架兵，每人背着包袱和乾糧袋，頭上都插了竹葉做偽裝，遠遠地望去，活像一羣上古時代的野人，怪有趣

味。

爲了避免敵機的注目，我們都散開來走，每隊最多不能超過十人。

路是那麽遠，整整地走了四個鐘頭才停下來休息。

還沒有到嗎？

戴雲走得氣喘喘地問我。

『還沒有，還得很呢，你這樣走不動，不應該到前綫來的。』

我並沒有說難走，不過問一問。』

她很巧妙地回答我。

肚子餓得要暴動起來，但誰也不敢說要吃東西，即便說也是枉然，一路都沒有看見有東西賣的店舖，只看見破落的村莊。

晚上，經過一座橋，聽到有斷續的呻吟聲，我們都站住了，一個倚在橋欄邊傷了左腿的兵用着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們：

「他（指着躺在担架床裏呻吟的另一個傷兵）傷得太慘了，肚子完全打穿了，腦袋也去了半邊，抬他的人因為兩天沒有吃飯，走半里就要放下來休息，唉，我怕他挨不到醫院就完了！」

「你自己不是也傷了嗎？」我問他。

「可不是？我受傷已經兩天了，因為沒有人抬，好容易掙扎着走到了這裏，同志，你們知道××師的醫院在那裏嗎？」

「就在前面，過兩道橋，那裏擺了幾部汽車的，往右手拐灣就是。」
王處員詳細地告訴他，因為上午他去過的。

初次看到這種慘狀，心裏非常感到不安，我們很想幾個人把傷兵抬到野戰醫院去，但自己又要走路，如果趕脫了隊伍不認識路也不好辦，何況又是在晚上。

我生怕那個，傷重的死了，連忙從袋裏摸出慕棠買給我的洋參來，送一枝到他的嘴裏。

「你含着吧，這是洋參，吃了可以養神的。」

「唉！還養——什麼神呵，早……早點死就好了。媽呀，痛呵！……」
我的眼淚也被他慘悽的叫聲迸出來了。蹲下去，說了些安慰的話，但有什麼用呢？這時只有麻醉藥能夠解除他的痛苦。

担架兵滔滔地敘述着前綫砲火的猛烈，我們都聽得入神不想走了。

繼續地又來了許多傷兵，一個個從我們的身邊抬過，有些一面走，一面滴血。爲了要趕路我們只得丟下他們不管，忍心地走了。

（九月二十一日）

美麗的村姑

昨夜一點多鐘到這裏，爲了太疲倦，倒下床去就睡着了。今早起來跑去門外眺望，原來這裏還是個美麗的村莊，四週都是翠綠的竹林圍着，房子很矮，像蝟棚似的。在沒有窗戶的黑房子裏關了一夜，來到竹林中伸一伸腰，呼吸點新鮮空氣，好像一個囚犯得着了自由那麼高興！

這兒叫做石岡，離外岡有二十多里，我們住的這家戶主姓封，昨夜初來的時候，他的老婆和女兒都躲在房裏，不敢出來，直到發現了我們是女兵，才敢圍攏來細細地看。

屋外有一條小溪，可是水不大流動，非常骯髒，一位老太婆剛洗完馬桶，我們就蹲下來洗臉。在軍隊中生活根本談不上衛生，平時在醫院裏天天講消毒，漱口一

定要用冷開水的他們，如今來到這裏，什麼都不在乎了。她們一個個拿了牙刷毛巾到污水裏去工作，不但不嫌髒，而且生怕來晚了，找不到一塊地方站足。

吃早飯的時候，范處長突然喊道：

「看蝴蝶，看蝴蝶，大家快來看蝴蝶！」

順着他的手指去，在門角裏發現了一個美麗的村姑，她有一對活溜溜的大眼睛，兩個深深的笑渦，整個面部的輪廓，很像那個真正的蝴蝶，只是笑時嘴吧稍爲嫌寬了一點。雖是穿的一身布衣，却很潔淨整齊，頭髮卷曲得像燙過似的，望到我們都把視線集中在他的身上，羞得忙把頭低下，他那種嬌羞可愛的姿態，惹得大家都笑了。

最有趣的是我們居然忘了自己是女人，也找她來開玩笑；這時突然又走進來兩個上身完全赤膊（只掛了一個小兜肚）的少婦，他們好像如入無人之境似的把眼睛

東張西望，我們笑她是半裸美人，她也不理，只是呆呆地注視我們。

這裏的老百姓太不講究衛生了，屎缸尿桶滿地都是。蒼蠅到處飛，所有的房子十有八九不開窗戶。據他們說，我們睡的那間房裏簡直比廁所裏還臭，幸而我的鼻子早已失去了嗅覺，否則也許會作嘔的。

x
x
x
x

聽說×十師已到了很多傷兵，於是立刻帶了三四兩組的團員來野戰醫院服務，把日班夜班分配好了之後，飯也沒有吃，又同重誨去×九師軍醫處看他們，爲了有許多話要和劉說，今晚就住在那邊。

走進換藥室一看，真太慘了！他們有的炸毀了大腿，有的打穿了頭蓋，有的腰部被開花彈炸得只剩半邊了，有的肚子上被機關槍打穿了許多大窟窿，有的眼睛打瞎了，嘴巴被炸去了半邊，種種慘狀，真令人一見傷心！

（九月二十二夜于嘉定）

戰士的血染紅了我們的手

××師剛接火兩天，就到了七百多傷兵，天井裏，階檐下，過道……什麼地方都躺滿了！聽周衛說軍醫處的藥品很感缺乏，四五個人共一把剪刀，非常不方便，紗布棉花發生恐慌。因為誰也想不到死傷的人數是這麼多的，有些藥品都在後方趕不及運來，大家都在着急此後怎麼辦呢？

我跑去軍部和吳參謀長商量，他說：

「真不好辦，這裏是火綫，怎能弄到醫藥方面的用品呢？」

「一面快點專人去蘇州或者上海買，一面打電報給後方的救亡團體捐助。」

我立刻掛了打給鎮江漢口抗敵會長沙湘雅醫院楊濟時先生的幾個電報，請他們立刻捐送紗布綁帶，棉花藥品和剪子，鑷子來。

在軍醫處遇到三四九團迫擊炮連的宋連長，他是二十二日上午在羅店受傷的，右手腕被機關槍打斷了。但他好像絲毫也不感到苦痛，很有精神地和我談到作戰時的壯烈：

兩天來我們犧牲的官兵，簡直多得駭人，光就三五四團來說，團長陣亡，營長連長都死了，但誰也不覺得可怕，死的越多，衝上去的越勇敢。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犧牲精神！

談到了他的家，他把頭搖了搖：我離家已經八年了，從沒有回去過，這回老婆帶着兩個孩子從廣東起來，剛見面，我就出發了，如今還住在長沙飛湖旅館，想要寫封信去也不可能。

說時舉起了他的右手，鮮血又滂了出來染在剛換好的綑帶上。

「我替你寫吧，請將尊夫人的名字告訴我。」

「他叫雷蕙芳，還是不告訴他吧，免得他又急得要命，其實受傷在我們軍人實

在太平常了，有什麼關係呢，右手雖然打斷了，我還有左手呀！

他微笑地說着，我們聽了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x
x
x
x

回到團部來，只見滿地躺滿了鮮血淋漓的傷兵，我趕快加入工作，一個屁股被大炮炸去了半邊的士兵，正斜臥在凳子上吱啞吱啞地叫個不住，我的心裏一酸，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了。好容易三個人把他的傷口裏好了，一雙手像浸在血泊裏似的染得通紅。

如果是在醫院裏看完第一個病人，要消毒才能替第二個人施手術。但在這兒根本談不上那些。也不允許你有一分鐘的休息。傷兵躺了三百多在等待我們醫治，連醫官，看護兵，我們在這裏工作的團員一共都不到二十人，試想我們的工作是多麼緊張！戰士的血，是多麼寶貴的，他染在我的手上，我好像親自上過火綫受了傷似的感到榮幸，感到愉快。我並沒有洗掉手上的血就去繼續着替第二個，第三個……

…裏傷。

一聲一分鐘比一分鐘地響近了，但我們仍然很安靜地工作着，一見傷兵抬來，大家都想到不要讓他們等久了才好。可是事實上他們是不能不等的。

這時已經是晚上十二點了，趁着沒有傷兵來的一剎那，我補寫了今天的日記。昨夜失眠，今天又忙了一天，本來晚上應該休息的，但爲了我是夜班，雖然頭痛欲裂，也不能不負病工作。

据受傷的弟兄說，火線上因爲河流太多，所以很多都被淹死了。

「沒有學會游泳，是不能打仗的。」
一個士兵憤憤地說，這確是經驗之談。

今天下午抬來的兩個傷重的連長和三個士兵都氣絕了，當我在黑夜中用手電照着他們的屍體時，心裏感到萬分悲痛，這五位英勇爲國犧牲的戰士，他們是安靜地得到永久的休息了，我們呢？我們這些不戰的，又增加了許多責任。

（九月二十夜於野戰醫院）

我們是死不完的

昨晚吃了一片安眠藥才睡覺，今早五點半就起來了。政訓處的王處員來告訴我，他們已搬到了我們的附近來住。

「我要他們準備一張桌子給你寫文章，練處長和古醫官聽到你就是那位女兵，非常高興，他們等着看你的第二部從軍日記呢。」

「謝謝你，只要有一張桌子，我一定寫幾篇文章，以答雅意。」

我正在感激他，桌子果然搬來了。我把前天從嘉定帶來的那個琴婆婆和胖娃娃擺上去，害得王處員和她們都大笑起來，胖娃娃的左手拿着切切，右手拿着小鼓，有繩子連繫着，打起來時，聲音雖小，可是怪有趣味，我就地表現了一套給他們看，每個人都笑得伸不起腰來。

那裏弄來的兩個寶貝？

王處員問我，

「×九師的軍醫處，他們住在一家大闊老的屋子裏，那兒有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屋子裏全擺滿了，那邊的團員們，做完事後有的讀人家寫給那位房東小姐的情書，有的玩小把戲，有的看畫冊，生活得很快樂；我們這邊太嚴肅了，所以帶了兩件小玩意兒來調劑調劑。」

吃完早飯，正想睡一下，却不料那位在長沙趕脫了火車的彭慶齡君跑來了，她一見我就快樂得掉下淚來。

團長，我終於找到你了，十五日那天我跑去儲英源，聽到劉女士說你們已出發，不知怎的我竟大哭起來，後來劉說你們在漢口還有兩三天停的，我當夜就搭車去漢，誰知你們又去南京了，趕到南京，還是找不着你，幸而龍女士介紹一位黃參謀帶我來前方，否則還不知要那天才能找到你。」

聽到她敘述着這一路來的經過，暗暗地欽佩她的勇敢，一個人居然從遙遠的長沙趕來前方了，不是下了最大決心的人是做不到的。

x
x
x
x

今天的傷兵更多了，我們的衣服上，鞋襪上通通染上了血跡，吃飯的時候，喜英說：

「我們的飯裏面也有血了。」

真的，什麼地方都塗滿了戰士的血，我吃飯的時候，手也沒有洗，只用棉花蘸點酒精擦了一下那兩個拿筷子的手。他們見了有點害怕，我說：怕什麼？我們這兩天不是生活在血泊裏嗎？

從黃昏到晚上八點，我替他們寫了一百多張負傷證，有位五四〇團的士兵羅飛九，一走進來就哭着說：

「我們這一營的弟兄都死完了，唉！完了！」

古醫官很生氣似的責備他：

「革命英雄只流血不流淚的，有什麼可哭？」

我連忙放下筆跑去看他的傷處，同時安慰他：

「不要傷心，同志！我們的弟兄是死不完的，一營完了，又有一營接上去，士兵完了，有老百姓，丈夫完了還有妻子，我們是永遠死不完的！」

「唉！敵人的大炮飛機太厲害了，我們都是拿血肉和他們拚呵！」

「同志，你們這種英勇抗戰的犧牲精神是偉大的！光榮的！敵人已殺到我們的頭上來了，明知是死也非抵抗不可的。」

我和古醫官替他換藥，一點點亮晶晶的淚珠落在我的手上，我的心像刀刺着一般難受，我了解他的傷心，他並不把自己的受傷放在心上，不，他簡直忘記了自己，他所掛記着的是：這一營的弟兄都死完了！人心是肉做成的，怎能眼巴巴地望着朝夕與自己生活在一塊的弟兄們一堆堆死在敵人的槍炮下而不傷心呢？

那個大戰東林寺，獲得了敵人的頭顱五十餘個，槍枝百餘桿的營長（五三六團一營營長）袁玉光陣亡了，還有三五六團機關槍一營一連的連長呂甫珍也陣亡了，據說他當了三年的連長，曾經帶過很多次花，今年春天剛結婚，現在妻子還在貴州某女高中唸書。他很年輕，還只有二十多歲。

唉！「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死了的且不去管他，只是誰都掛念着他的妻子太可憐了！

（二十四日夜十一時於野戰醫院）

『怕飛機』

天一晴，敵機一清早就來向我們請安了，喜英是最怕飛機的，聽到嗚嗚嗚的聲音老是圍着我們的房子叫，她嚇得睜大了眼睛，把兩手插在褲袋裏，不住地在房子裏打圈。

『團長，不得了，不得了，飛機太可怕了，我不能忍受，怎麼辦呢？我想回去了。』

『想回去？如果不是說來玩的，我真要大罵你了，這許多人都不怕飛機，獨你一個人怕，當初爲什麼要來？』

『我那裏知道飛機的威嚇是這麼厲害的。』

我用哄孩子的方法，對她說了許多好話，要她回想一下出發的時情景，以及要

求加入婦戰團時說的那許多話，她聽了臉紅紅地不好意思走開了。

突然敵機在我們房子的附近，一連丟了五顆炸彈，我正在寫那篇不願做俘虜的戰士，練處長來邀我去火線上巡禮，喜英聽到了，慌慌張張地從隔壁跑來說：

「不能，不能！團長今天絕不能離開我們的；飛機這樣厲害，她不在這裏，我們都失了重心，團長你不要離開我們吧，要去也得等明天。」

我看她的話說得太可憐，又加之來了很多傷兵，就答應練處長明天去，他一個人先走了。

我現在再也不怕傷口了，無論牠是被開花彈炸的也好，被機關槍打的也好，我再也不像第一天那樣洗傷口時拿着兩個手指！不住地顫抖連棉花都掉了。

x

x

x

x

吃午飯時，她們都問我：「團長，我們的衣服只有一身，現在每個人都染上了血跡，要脫下來洗，拿什麼更換呢？」

我告訴他們已經和練處長說到這件事來了，他不但答應每人添一套綠軍服，而且送一件雨衣。她們聽了都哈哈大笑，只有喜英站在一旁縐着眉頭不做聲。

「你又有什麼事不高興？」

「我在聽飛機是不是又來了。」

從這時起，大家賜了她一個綽號——怕風機。

那位替我們倒馬桶的老太婆，真可憐極了！也許因為沒有飯吃的原故，瘦得連皮都垂下來，我今天送這兩碗飯，半碗菜給她，她感激得做了許多揖，連說了不知多少個謝謝儂，謝謝儂！」

另一個和她同住的小姑娘，看到她端了雪白的飯回去，她也跑來了，我給了她幾個「光餅」——這是上海慰勞會送給士兵在戰壕裏吃的，她似乎有點不滿足，我了解她的心理，她也希望得到雪白的飯呵！

（廿五日於野戰醫院）

戰地砲聲

胃病又發了，今早吃飯時吞下兩口就作痛，已經四天沒有大便了。我擔心着此後的吃飯問題。佩蘭說：要子春去買雞蛋來吧，你整天不吃飯，那來的精神做事呢？

子春曾經在特服務過的長沙高中當過兩年校工，這次我們出發，他從衡陽趕來也要求參加。全團中只有他是異性，人很老實，性情溫柔，說起話來聲音有點像女人。他也和我們一樣每天去上班替傷兵服務，不過因為他不認識藥，只能做做遞剪子，取紗布，掃地，扶傷兵，替他們倒開水一些瑣碎的事情，他也和我們一樣，從早到晚，都是忙個不停的。

一點半的時候，練處長着勤務兵來接我去前方，我帶了佩蘭同去。一路經過許

多彎曲的河流，許多用茅草蓋成屋子的小村落，勤務兵走路像賽跑，我們也只好跟着拚命地追。這一帶的小河和村落，實在太複雜了，一坵坵的稻田棉土，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看來樣子差不多，但是如果不小心，拐錯了一個灣，或者渡錯了一道河，不但走不到目的地，而且有時會誤踏進敵人的方向去了，多麼危險。

在衛生連休息了一會，然後由練處長帶我們到指揮部，軍長和歐韓兩師長見我們來了，連忙跑到門口來歡迎。

『怎麼？你們真的也來了，這裏的炮火很利害呢！』

軍長微笑着說。

『我們不怕炮火，你們能到的地方，我們也能到。』

他們在暗暗地稱贊我們的勇敢，其實這算得什麼呢？越走到前方，胆子越大，聽到大炮聲，炸彈聲，我從沒有想到害怕是怎麼回事，只默禱我們的弟兄平安，我們晚上的反攻得勝。

歐師長忙着接電話，大家靜靜地聽着：

「呵，兩個都受了傷？那一連的，傷的很重吧？要他們下來好了，免得妨礙了其他的人作戰。」

等他放下電話筒，我問他什麼人受了傷，他說：「五四〇團有兩個連長都受了傷，但還在那裏流着血和敵人作戰，無論如何不肯下來。他們那種英勇犧牲的精神，實在太令人欽佩感動了。這兒離火線只有八里路，敵機像烏雅似的圍着屋頂滿天飛，機關槍像編炮似的響過不停。女房主人駭得面色慘白，拖住了我的手說：

「怎麼得了？大炮打進屋裏來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有我們在這裏保護你，不會害怕的，什麼地方都有大炮飛機，逃到那裏都不安全。」

我安慰着她，她點了點頭，苦喪着臉走進自己的睡房裏去了。

「空隆」一聲，像夏天一個暴雷打在屋頂上，房子的四壁都震動了。桌子上幾

只茶杯，也跳起舞來，歐師長帶着滑稽的口吻說：

「今天下午炮聲特別響得厲害，你們聽，越來越近了！說不定我們今夜就要葬
送在炮火中呢。」

話剛說完，敵機在房子的後面丟炸彈了，瓦片飛走了很多，一個衛士跑進來
說：

「這裏一定有漢奸，不然飛機怎麼老是圍着這裏轉。」

空氣越來越緊張了，炸彈的響聲，大炮聲，機關槍聲，奏成了一曲戰場的悲壯
音樂，我首先提議：各位長官，我們來把遺書寫好吧，也許在五分鐘之內，我們
的生命就要完結了。軍長第一個實行，接着是我借了他的信紙給特寫信，歐師長
說：「我也來一封吧。只有韓師長坐在電話機旁邊，默默不做聲，等我們都寫完
了，他要求要看信

『這是遺書，公開沒有關係，反正都是悲壯些，憤慨的話。』

歐師長說，我們都同意了，大家交換着看了一遍。我微笑着把自己的信封起來，想到如果真的犧牲了，該是多麼幸福，死在戰場無論如何要比死在後方的來得痛快，值得光榮。

今天不能去火綫了，就和佩蘭住在老板娘的隔壁房裏聽炮聲。

(二十六莊於北王宅)

兩個無知的老百姓

早晨接三四組來電話，說有要緊事希望我趕快回去。火綫上巡視的目的，今天又不能達到了。

一路走來看到的盡是我們的弟兄在做工事。許多受傷了的戰士，流着鮮血，在掙扎着一步一步地走；有些傷重的，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真慘極了！聽說有一個連長，陷在泥田裏過了兩天兩夜，好容易才遇到兩個老百姓走那裏經過，連長出兩塊錢的代價，請他們抬到野戰醫院；他們要求先交錢，後抬人，連長照辦了。誰知抬到半途，他們將傷者往路上一丟就跑開了。幸而遇着一個伙伕從那裏經過，把他背了回來。

凡是聽到這件事的，誰都責備那兩個老百姓太沒良心了。的確，這是對不起

受傷戰士的事，應該要責備他的。但可憐這些無知的民衆，是爲了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受過訓練，所以不知道愛護國家，愛護爲國犧牲的戰士。我們與其責備民衆本身，不如責備地方政府，過去太不把民衆放在眼裏，太不注意到他們的教育了！

剛剛到家，就聽到轟隆幾聲，炸彈響得驚天動地。不到一刻鐘，有人來報告了，炸死了六個挑夫，八個傷兵，地點正在我們剛才經過的橋邊。

「傷兵死得太慘了，有一個炸碎了頭；有一個炸斷了下身，眼睛還是開着的，有一個腿子掛在樹枝上，一隻手浮在水裏……」

這一幅血肉橫飛的畫圖，活鮮鮮地印到我的腦海裏來了。我正想去，不料抬來了四個重傷兵，需要親自去看護；同時一二組派了人來報告她們今天捉到兩個女漢奸，問我要怎樣處置。

漢奸裏面有女的，我覺得這是女界中莫大的羞恥。雖然我的上海話說得太不像，但很願意親自去審問一番。

接到特的信了，自從出發以來，這是第一次接他的信。他報告我南昌幾次的轟炸，報告他們學校防空的情形，他給我許多有力的鼓勵，沒有半點兒女私情。他說：『你安心地工作吧，不要念我，不久我也要到前線來的，我們的血要流在戰場上去，不願意在後方坐着等待敵人來轟炸……』

我真高興，爲了抗戰，我們都把愛情武裝起來了。估據在腦海中的只有敵人的凶像，和我們爲國犧牲的信念與決心。

下午去嘉定，馬路邊的碎屍，已經有人埋了，只剩下一堆堆的血痕，任行人踐踏！唉！戰士的血呵，馬路都被染紅了！

（廿七夜十二時記）

嘉定城巡禮

昨夜到兩點多鐘才睡，今早起來，眼睛痛得睜不開。吃了早飯，趁着沒有多少傷兵的機曾，我帶着佩蘭、咏芬和古醫官一同去嘉定。

這裏在平時一定是很熱鬧的，雖然大街上的洋樓都被敵機炸燬了，但到處可以發現摩登的器具和一切高貴的舶來品。

無意中走過××部的門口，大家被一種好奇心吸引走了進去，只見大門口的桌子上擺着一顆官印，拿起來一看，是××部執委會的。

「真要命，只願自己逃走，連圖章都不要了！」

咏芬憤憤地說着，我們又發現了滿地都是信紙信封，走進辦公室，更熱鬧了，重要的文件（有許多上面寫着秘密兩字的）印章，私人的名片，相片以及他們女朋

友或者老婆來的情書等等攤滿了桌上，地上，桌上的玻璃板底下，還夾着摩登姑娘的相片，這些情書和照片要在平時不知多麼寶貴，到了逃難的時候，他們也做了犧牲品了。

『唉！這就是領導羣衆的機關！這些文件圖章和團體照片，假若落到敵人的手裏，多麼糟糕！無論怎樣危急，萬一帶不了，也應該把牠一起燒掉的。』

我搖了搖頭，古醫官接着說：

『平時他們高喊着××高於一切，到了逃難時，他們個人的生命高於一切了。』

沒有料到老莫和老趙他們也來了，大家對着損壞了玻璃的總理遺像和零亂地丟在地上的黨國旗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冷氣。

走出××部，我們仍然無目的地信步走去，忽然在一座被炸燬了一半的屋子門口，聽到有嚶嚶嚶的響聲，我們以爲有誰在那裏『發洋財』，走進去一看，只見

一隻餓狗含着一塊人肉在吃，天，這是個什麼世界呵？用人肉來喂狗！這是日本盜的賜與，我們萬世萬代的子孫，都應該永久地記着這深仇大恨的！

越往前走，街上的景象越現得淒涼，即使沒有被炸的房屋，也大半被震倒了，衣服，鞋子，被蓋到處都是，許多五金店，百貨店藥房的玻璃，粉碎了一滿地，如果打赤腳從這裏經過，不知要流下多少鮮血

在平時省儉的老太婆們，一塊破布也要拾起來留作打鞋底用，一片破銅碎鐵，要留着兌碗換杯，甚至幾根頭髮，她也要保留起來兌針；如今是一切都不能顧及了，只有一條命是無上的價寶，逃，逃，逃向內地，逃向偏僻的農村，但她沒有想到敵機到處可以去，整個的中華民族不能保存，還那裏有個人生命的存在？

『只可惜多少資本公司，他們苦心苦力，整天拿着算盤，費盡腦筋想出種種巧妙的方法來剝削窮人，好容易弄到萬貫家財，高樓大廈，誰知却被敵人的一顆炸彈在剎那間通通毀滅了！』

老趙帶着滑稽的口吻說着，還深深地嘆了一聲。

『老實說，資本家絕對不會苦的，他們的錢早已存到外國銀行裏去了，中國沒有亡，他可以做漢奸，亡了，他們當傀儡政府的要人，他有什麼苦呢？真正苦的是
一般工農勞苦大眾以及小商人和知識份子。』

『還有小資產階級，經過這一次大戰，都要淪為無產階級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像開辯論會似的，說個不停，我祇是默默地走着，注意那些被炸的房屋還在那兒冒烟。

有許多士兵在拆除破屋上的樑木和門板搬去前方做工事，有時不提防一堆磚瓦倒下來，頭都打破了，一個廣東兵憤憤地說：

『丟那媽，他們到處炸燬我們的房屋，我們的飛機為什麼不去東京轟炸？』

大家聽了啞口無言，我們遇到這類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每次給他們的答復。總不能使對方滿意的，試問在前方的人，誰不盼望有我們的飛機去轟炸敵人的陣地，

轟炸敵人的都市呢？

我們已經走完了西門大街，過橋，看到一個老婆婆坐在瓦礫堆裏哭得很傷心，跑去一問，原來牠的小房子也被炸了，丈夫和兒子通通炸死了，媳婦帶着小孫兒，不知是逃了還是被活埋在什麼地方，另一家有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從半開着門縫裏伸出一個頭來說：

『先生怎麼得了，我們不被炸死，餓也要餓死了！』

『爲什麼不逃走？』

『我們只有兩夫妻，老婆病得快要死了，走不動，唉！唉！還逃什麼呢？窮人只有等死，有錢的早跑光了，先生，恭喜你們打勝仗吧，我們死了不要緊！』

『該死的貪官污吏，平日只知道剝削老百姓刮地皮抽捐稅，到了這時連鬼影子都看不到一個，如果有幾個假慈善家出來，施點粥救濟救濟難民，真是功德無量呢。』

老王也發起牢騷來了，爲了時間的關係，我們不能再繼續參觀了，只得懷着滿腔的悲憤與憤痛歸來。

九月廿八日

又在戰場上見面了

上午十點半鐘，帶着雁虹，岑澈去×十師指揮部慰勞，地點在顧家村。張祕書宗齋因為我們不認識路，所以特地來到嘉定南站接我們。

張祕書和陳副師長都是以前十九路軍的老將，一二八抗戰時我們在上海就認識了的，所以見面的第一句話都是不約而同地說：

『我們又在戰場上見面了！』

談到抗戰前途，陳副師長說：

『我最耽心的是沒有民衆來幫助軍隊，這的確是太危險了！全民抗戰是要動員全國的民衆，不論男女老幼，都要對抗戰有深刻的認識，有犧牲一切奮鬥到底的決心，才能爭取勝利，否則單靠武力絕對不行的！一二八那次抗戰，如果不是民衆通

通起來幫助我們，怎麼能支持這麼久？這回我們到前方來，情形與五年前不同了，這一個帶路的嚮導都不容易找，到處都是漢奸……」

副團長說到這裏不住地搖頭，我知道如果接着他的話題說下去是有許多牢騷發的，爲了要明瞭此次敵人的力量與「一二八」時候的有什麼不同所以換了個話題。

「這次敵人的軍火比起「一二八」那次來如何？」

「敵人的武器倒是進步多了，只是戰鬥力太薄弱，有許多官長和士兵都是上過「一二八」的當來的，他們知道中國士兵的勇敢，所以這回更不敢和我軍肉搏，只靠着飛機大炮毒瓦斯來掩護他們，你聽，現在大炮又在放鞭炮了。」

「是的，我們在前方的人，天天在過年，鞭炮響得怪熱鬧的。」

我回答着他，大家都笑了。

政訓處的劉處長是長沙人，他要求我派幾個團員去他那邊工作，我把現在救護傷兵的忙碌情形告訴他，他說：

「當然，救護傷兵是很重要的工作，但組織民衆在目前更是重要的事，老實說，女同志來做宣傳工作，收效是很大的，第一個好處，老百姓看見你們就不害怕，不會逃掉。」

我答應他，祇等傷兵稍爲減少一點，就派一組去他那邊工作。

火綫夜行

接軍部張祕書來電話，要我派四個團員去參加鋤奸團的工作，同時出席下午六時的會議，又只得匆忙地跑回來。

鋤奸的工作是比較宣傳救護困難得多，負責這工作的人第一胆要大；第二心要細；第三能說本地話；第四有偵探的本領，有法官的口才；頭腦活潑，態度沉着，動作敏捷，能運用武器，能跑快路。

她們有十多個人都願意參加這種工作，因為誰都痛恨漢奸，但能說本地話的只有張詠芬和傅恩萍兩人，而傅的胆子比較小不敢擔任，結果另外加上彭菱娟，王雁虹，歐陽岑澈三人，她們從明天起就不上班救護傷兵了，開始下鄉做宣傳民衆和偵緝漢奸的工作。

會開完之後，已經是八點半了，黃參議說：前次去火綫的目的沒有達到，你
一定不高興的，今晚軍長和我又要去，你有精神和我們同去嗎？

他是知道我剛由前綫跑回來開會的，所以這樣問。絲毫不猶豫，我帶了佩蘭
就隨着他們出發。

今晚是坐船去的，連衛士，傳令兵，參謀共有二十六個人。船搖得很慢，兩岸
的風景，在模糊的夜色中，顯現出一種神祕之美。天空沒有一顆星，英勇的隊伍在
岸上摸索着前進，他們的脚步是那麼輕，像燕子飛過，半點聲音都沒有。有許多馬
和驢子載着笨重的子彈和輕機關槍，牠們也輕輕地走着，間或發出幾聲嘶鳴，我提
心吊胆地生怕被敵人聽到了。

「你看他們在黑暗中的隊伍，多麼整齊，動作是這樣輕而敏捷，要不是走到面
前來了，誰知道呢？」

我對佩蘭說，一個衛士告訴我這隊伍是開去夜襲的，今晚我們要向敵下總攻

擊，所以砲聲比平時密得多。

『你聽，這是我們的迫擊砲，空——孔——拱！如果是敵人的，就是嘭——嘭——綑。』他很興奮地說。

另一個衛士也接着談起關於砲聲的話來：

『只要多聽幾天，我們的和敵人的砲聲都可分別出來，比方機關槍吧，敵人的響起來時『踏踏踏』，我們的是『撲撲撲』。他們的大砲聲音很大，但我們聽了一點都不害怕，只是振聾了耳朵，有點討厭；我們的大砲聲音是尖銳的，尾音拖得很長很長，敵人一聽到就嚇得屁滾尿流。』

大家都笑了，笑他會描寫，會宣傳。

在東邊的天角上，砲火照耀得通紅，紅綠白各種信號彈像電燈似的掛在黑雲裏，點綴着戰地的夜景，多麼壯麗呵！

（廿九夜一點於北王宅）

信管的故事

一清早，敵機就像烏鴉似的圍着我們的房子滿天飛，簡直不能出門，吃了昨夜煮好的飯就和老百姓談天，他們的話我通通懂，可惜我說的她們只聽得懂一半，真悲哀。

下午一點的時候，大概司機的回去吃飯去了，所以暫時停止轟炸，我們就立刻披上偽裝出發。

走到白話溝一座古老不堪的平房前面，忽聽到裏面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歌聲，我驚訝起來。

『怎麼？在火綫上也有收音機？』

我問黃參議，他說：『你進去看吧，這裏是×一師師部，副師長還是你們的同

鄉。」

主人聽到外面有聲音，打開門來迎接，軍長早就來到這裏了的，他們正在看地圖，見我們來了，連忙站起來說：

『來得正好，我們剛要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了呢。』

『你們真享福，在砲火連天的戰地，居然還有閒情來聽大都市裏的歌聲。』

我說完之後又悔起來，閒情兩字用得太過火了，我以為主人聽了會生氣的，

彭師長却笑着回答我：

『整天聽大砲，機關槍，炸彈的聲音太單調了，應該來一點像義勇軍進行曲之類的歌曲調劑調劑精神。』

『實在我們裝收音機的目的，還是在要曉得國內外的時事，和各戰場的戰況。』

副師長又加上幾句解釋的話，更令我不安起來，我本是隨便說的，却不料他們

竟把閒情當做真話了。

大家圍着那張用兩張方桌拚成的長桌坐着，×師長開始敘述那個信管的故事了。

「是前天的晚上，我們聽到從敵人的陣地打來許多大砲，落在屋頂上，打碎了
很多瓦，却沒有一顆是爆炸的，我們想也許敵人又在丟石頭了，他是常常用這方法
試探屋子裏是否駐在部隊的，我們都沒有理會，仍然很鎮靜地睡着，等到今早黎明
打開門一看原來都是些空砲彈。」

「怎麼，空砲彈？——我驚奇地問。」

「你看，這就是那個砲彈帽，叫做信管，是敵方的東北人打過來的：他因為愛
祖國，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這條妙計來把信管的螺絲扭開，使
牠不爆炸，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顆砲彈，都是響而不炸，可是第二天敵人知道他們
幹的祕密了，就用機關砲掃射死了兩百多，從此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

監視，因此現在再也聽不到像石頭似的大砲了。」

「唉！偉大的東北戰士，他們做了壯烈的犧牲！」

我被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爲了還要到最前綫去，吃了主人招待的牛乳餅乾後，就辭別了他們向金家店出

發。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討厭的天，又下起雨來了，起初是牛毛雨，後來越下越大，衣服全都打溼了。從白齋溝到金家店雖然只有五里路，可是因爲到處是戰壕，泥土小路又特別地滑，所以走起來非常困難，一里要當做兩里半計算才行。

他們走得很慢，我和佩蘭都落伍了，當我跨過戰壕時，埋伏在裏面的弟兄都伸出頭來探望，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壕溝裏的戰士是這麼辛苦的：每一個散兵壕裏，堆集着好幾個人，雨珠洒在他們的身上，有的在打瞌睡，有的正在吃飯，每個人的身上都塗滿了泥漿，壕裏的水大概很深，他們走動時我聽到有洞洞洞的聲音，他們都冷得發抖，有時一連餓兩三天都沒有飯吃，不要說飯，連一口水都弄不到，除了喝屍水，喝泥漿。

因爲我彎着腰去望，不留神滑了一交，衣服都弄髒了。幸而好，沒有掉下壕溝裏去，否則恐怕半天還爬不上來。

真的到了火綫上了，流彈到處亂飛，大家都彎着腰匍匐地走，生怕給敵人的步哨望到了，或者中了流彈。忽然一個像蜻蜓似的東西，從我頭上飛過，掉在小溪裏「吱——」地響了一聲。天，這正是流彈，如果落在我的身上，此時恐怕不能在這裏寫日記了。

「喂，謝團長，趕快躲到隱蔽部去，大砲向這邊打來了。」

黃參議在牛車篷裏大聲喊着，我因爲要追上他們去金家店，所以沒有聽從他的話，反而更迅速地向前走。

「路太不好走了，你們還是轉去吧！」×軍長也在搖手阻止我們。

「笑話，上火綫，那有向後退的道理！」我自言自語地說，跌了一交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跌下去，兩個衛士望着我在格格地笑，我聽了不但不生氣，而且覺得

很笨幸似的。

空隆幾聲，大砲好像打近身邊來了，泥土和水噴起了三丈多高，「踏踏踏」的機關槍，也愈響愈密了，敵機正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

「你看，那是我們方才來的路，現在正在那裏冒烟，那幾棟小房子是剛剛被炸的。」

一個衛士用手指着西邊的一角給我們看。

加速着脚步，我們已安然地達到目的地了。歐師長正在那裏一面吃飯，一面看地圖，他見了我們，好像很吃驚的樣子。

「唉！怎麼你們也來了，趕快回去吧，這裏說不定五分鐘之後就成了一塊平地。」

「不要緊，我們如果能同你們犧牲在一道，實在太光榮了。」我笑着說。

「明知有危險，故意要來送死，這是不對的；我們是負着死守陣地的責任不能

退，你們不應該犧牲在這裏的，有多少工作要等待你們去做，我們受傷了，馬上就要來找你們。如果你們還比我們先死。那麼許多傷兵怎麼辦呢？歐師長很嚴重地說着，我只是答應他休息半小時以後就走。

和佩蘭跑去找WC，又遇到流彈箭一般射來了，幾個沒有逃走的老百姓，駭得臉色慘白，倉皇失措。那種等待敵人的大砲機關槍來屠殺自己的恐怖而悲慘的情形，實在太令人見了傷心！

我走進一間黑房子裏，床上正躺着一個病重的女人在那裏呻吟：

『快一點，唉！閻羅王喲，你快一點收了我的命去，我再也不願聽大砲聲了！』

我給她五角錢，她一手摔在地上說：『不要，不要，我只希望快點死！』

另一個老太婆告訴我，她是被飛機大炮嚇病的，已經四天不吃一顆飯了，屎都撒在身上。

『先生，你說我們怎麼辦呢？就這樣活活地等死嗎？』她帶着顫抖的聲音問我。

『你走開吧。』我說。

『走到那裏去呵，我們一個錢也沒有，別的地方不也是和這裏一樣有飛機大炮嗎？』

衛士在喊我們了，飛也似的走回去。歐師長送了一張當天作戰的地圖給我，並且告訴我敵人就在前面那條小河的對面，如果用望遠鏡一照，對方有多少人都可看到清清楚楚。正在說時，大炮轟倒了隔壁的房子，他要我們把稻草搓成條，綁在鞋底上面，趕快回去！

『千萬不要走原來的路，那裏已經成爲火線了。』

我們走到門口，他又走出去警告我們。

『爲什麼不給我一支槍？我要殺敵衝鋒去！』

我埋怨×軍長，佩蘭也響應着我的話。

『到了這裏，真不想回去，我們要能夠拿槍走進戰壕就好了。』

來時那條路，果真成了火綫了，那座被炸去一半，方才有許多士兵坐在那裏休息的破房子，如今成了一塊平地。該沒有把他們都炸死吧，我心裏時刻掛念着。

回到軍部來，我非常不高興，我嫌這裏是後方，精神沒有在金家店痛快。想打電話告訴三四組的團員，我今晚不能回去；因為戰事緊張打不通，吃完晚飯就睡了。

(三十夜於北王宅)

恐怖的一日

昨夜一點的時候，被大炮轟醒，再也睡不着了，爬起來點支臘燭寫文章，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寫完之後，就默默地坐着聽炮聲。

在炮聲裏，我感覺到宇宙間最殘酷的是戰爭，最悲壯的是戰爭，而最偉大的也是戰爭！每一聲大炮，不知要毀掉多少田園房屋，犧牲多少生命。我們這些英勇的戰士，爲了保衛祖國，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他們是有代價的光榮的；只有被帝國主義者軍閥驅使來當炮灰的日本兵實在死得太冤枉，太不值得了。

天剛亮，我們就吃飯了，爲了避免敵機轟炸，做無謂的犧牲，白天是不敢燒火煮飯的。因此我們早晨吃完飯，要餓到天黑才有第二頓進口。初來，團員們都感到飢餓；慢慢地日子一久，也就習慣了。

八點二十分的時候，我們坐了一隻比較大的船返嘉定，本來我們還要去×十師的，爲了有八架敵機老是圍着我們的船低飛，而且又在附近一連丟了十餘枚炸彈，所以只得靠在竹林下面休息，決計不去師部了。

方才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原來有一顆炸彈正丟在河邊的田裏，泥土像冰雹似的打在我們的身上。我以爲第二顆炸彈一定會落到我們的頭頂上來的，誰知他又沒有瞄準，投入河裏去了，一時水浪滔天，要不是船艙裏裝了許多槍械壓住着，也許早就翻了。

『糟糕，今天我們恐怕逃不掉了，竹林裏都是我們的炮兵陣地，不能去躲避的，只好停在這裏等牠來轟炸吧。』

黃參議說着，×軍長微笑了一聲：

『不要緊，死在這裏太享福了！』

『真的，如果死在這裏，實在太美了。綠的竹林，綠的河流……』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黃參議就搶着說：

「且慢，還是讓我們先死吧，留着你還可多替我們的抗日英雄寫文章。」

「說那裏話！你們這些民族將領才真的死不得，我們算得什麼呢。」

我們是這樣在敵機的轟炸下愉快地談笑着，來消磨時間。（以上寫於小船中）回到家了，她們都圍着我歡呼：我們的團長回來了，我們的團長到底回來了！

「怎麼？你們難道還當做我死了嗎？」

我帶着幾分不大高興的神氣問。

我們以爲不死也會受傷的，因爲聽到從前方下來的傷兵說，這兩天是敵人向我們總攻的日子，所以特別危險。

喜英說着，忽然一手抱住了我，原來她是順風耳，已經聽到敵機來了。我正在換衣服的時候，敵機從我們的屋頂上「唔」的一聲飛過，接着是轟隆幾聲，房子的

四壁都震動了。她們五個人連忙蹲下來用棉被罩住頭；只有我仍然站着。我希望能夠細細地看他丟炸彈，以便描寫轟炸的文章。

三團長快倒下來，站着太危險了。

不！我要站着死！

她們還在那裏着急得要命，飛機已離開這裏了。

古醫官着人來喊，非要我們進地窖去躲避不可，我覺得那裏太悶，鑽進鑽出很麻煩，不如索性在這裏任他轟炸好了。

『不，我們不能讓你一個人在這裏，我們要死大家死在一堆吧。』

真拗不過這些孩子，五個人硬把我拖進地窖裏去了。

這是前幾天才挖成的小洞，平時只能容納七八個人，今天突然增加了兩倍，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

敵機又嗚嗚地從我們的宿舍那邊飛過竹林來了，大家面面相覷，以爲自己的生

命立刻就要消滅了似的那麼緊張。我好不容易從口袋裏摸出特的相片來望了一眼，我想如果真被炸死的話，這一眼是多麼寶貴呵！（以上在地窖裏寫）

正在敵機四處亂飛尋找轟炸目標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一個穿白衣的男人在向天空做手勢，我趕快跑出來趕上去，一手抓住了他。

「你爲什麼穿白衣做手勢，你一定是漢奸。」

這時在竹籬外面也有一個傷兵在大聲叫喊「抓漢奸，抓漢奸，於是大家蜂擁上前，將兩個男人，和那個替我們倒馬桶的老太婆抓住。年老的男人身上，祇搜出一盒火柴，裏面有兩根沒有火藥的；年輕的有一面小鏡子，一盒火柴也是兩根沒有火藥的，剛才他正在搖動小鏡子，所以大家斷定他是漢奸。至於老太婆的身上只搜出兩個古銅錢和一毛角票，票子用無敵盾口紙包着。她被捕的原因是敵機來時，穿着白衣在外面跑來跑去，不躲進屋裏，所以他也有幾分嫌疑。

我和幾個軍醫處去看護兵，解送他們三個到嘉定軍部去。走到埋葬陣亡將士的

坎堆前，遇到二十六架飛機，分三路來轟炸嘉定，我們這一行人，不待說早就被他們看到了，所以就扔下五六顆炸彈。我用兩手緊緊地封住耳朵，不讓他聽到這慘酷而討厭的聲音。突然像炸雷似的響了一下，碎土把我整個地蓋上了，我以為早已死去，用手摸一摸頭，牠還好好地存在着，於是我勝利地笑了。

小心點，不要讓漢奸逃掉了。我對看護兵說。

不會的，繩子網得很緊。

到處只聽得轟隆，空隆，拍，拍，拍的轟炸與機槍的掃射聲，附近周圍五里以內，簡直成了戰區。一小時以後，敵機飛遠了，我們趕快爬起來繼續前進。

一進西門，就看到×九師軍醫處對面那一排房屋通通炸平了，還炸翻了一只剛從前方運回來的傷兵船，死了三十多個，只有那個跳進水裏去的得救了。

據說其所以今天轟炸得厲害的，完全因為漢奸全體動員的緣故。

我把三個有漢奸嫌疑的人，交給軍部，由新近從上海來的吳海若同志他們去審

問就回來了。

(十月一夜於野戰醫院)

到上海去

爲了要向文化救亡團體徵求贈送救亡書報，向婦女慰勞會要求捐送藥品，紗布，棉花，同時替木團募集棉被，所以要到上海走一趟。

車是上午八點十分開的，剛好一個鐘頭就到了上海，途中曾躲過飛機四次，沒有被炸，總算是幸運了。

見到亞子先生一家人，快樂得不知說什麼好，來不及坐，就大談起前方的戰況來。

我真擔心你的身體，怎麼吃得消。」

柳夫人說着，緊緊地握住我的兩手。

『不要打插，讓她報告前方的戰況吧。』

亞子以爲我來會休息幾天的，聽到我說明天就走，他非常失望。

首先去辣斐坊拜訪何香凝先生，她正病着躺在椅子上，見我進來，握着手很久都說不出話來。她太興奮了，一面叫廖小姐打電話找茲九和蘭哇來，一面吩咐定慧她們替我準備慰勞品，棉襪。

我聽說你有胃病，非常耽心，前方的飯很難吃吧，我去買麵包送你。

她像我的母親那麼關心着我。對於她，實在太使我感動，太使我崇拜了！雖然在病中，還是那麼努力於救亡工作，整個婦女慰勞會的責任，都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計劃工作，分配職務，發號施令，都要她來做主。

今天見要你，我連病都忘了，我要送首詩給你。定慧，給我拿紙來，我馬上寫。

她一古碌地從椅上爬起來，走向桌子那邊去，我望着她寫，隨着那隻乾瘦的手，顫抖着寫出來的詩是：

征衣穿上到軍中，巾幗英雄武士風；

錦繡江山遭慘禍，深閨娘子去從軍。

『何先生，信手拈來絕妙詩，實在寫得太好了！』

我很感激地把詩接過來，她連忙說：

『我太興奮了，來不及思索，就這樣亂塗起來，你帶到前綫去留個紀念吧。』

恰在這時，茲九和蘭畦來了，三個人一見面就是幾聲大叫。蘭畦說：『過幾天我也要前綫去。』茲九一見面就是討債——要文章。我們的話匣子一打開，好像永遠不會停止似的說個不了，但爲了已經約好了十二點回亞子家吃飯，所以只得匆匆地和她們握別了。

真想不到嬌小的無垢，居然也做了母親，看到她痛愛孩子的那種表情，我有無限的感想。

跑去宇宙風社，亢德和嘉音都在那裏，他們硬要我的從軍日記，我說沒有時間

抄，讓我給你們來一點隨軍雜記吧。

從這裏出來，就到錦江小餐館應定慧之約去吃晚飯，要會的沫若，阿英，長江，靈鳳，重遠，倚虹……幾位朋友都在這裏見着了，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吃完飯，先到救亡日報社去接洽，他們答應每天送一百份報給前方的將士看，但有一個條件，要我經常寄戰地通信來，我自自然滿口答應了。

在蘭畦家見到逸霄，她也答應每天送五十份大公報由我轉給前方的將士看，但條件也和救亡日報一樣，我當時把寫好的兩篇在火綫上交給她了。

回來已是十一點，不敢驚醒她們，腳也沒有洗，就悄悄地走進客廳裏睡覺。

（十月二號午夜於上海亞子家）

『千萬不要談戀愛』

照理睡了半個多月的地舖，一旦躺在軟綿綿的銅絲床上，應該睡得很舒服才對，但我昨夜竟失眠了。三點爬起來開了電燈寫那篇代表前線將士向後方呼籲的文章，一天亮就跑去茲九家吃稀飯，這是昨天約好了的。在那裏會着西荅和潛修。西荅正在組織救亡演劇隊，忙個不了；我却希望他能上火綫多拍些抗戰的影片來後方放演，一面暴露敵人的殘忍兇暴，一面表揚我軍那種英勇抗戰的精神。

九時應潛修的約，赴留日同學救亡會主辦的難民收容所參觀，他們要求我報告前方的情況以及我們婦戰團在那邊的工作情形。講完，他們把Album堆成兩道牆，擺在我的面前要我簽字，把我的頭都圍昏了，竟在一本密司特的Album上，寫了「婦女先鋒」四個字，害得他們都大笑起來。

立報的記者熊嶽蘭女士是特的學生，她一見我就喊師母，弄得我怪難爲情的。她真厲害，把我拖至香凝先生家裏，鎖起門來探訪新聞，我替她取了個名字，叫做綁票記者。

香凝先生特地把我找去，坐在她的床邊，一對銳利的眼睛，緊緊地釘住我，牠嚴肅而又和藹地對我說道：

「我已經對蘭畦說過一遍了，現在又來對你說。千萬不要讓團員們談戀愛，那是會影響到整個婦女的名譽和工作的。民國十五年北伐的時候，婦女曾經有一度抬頭，她們也和男子一樣負起各種革命工作的責任；只因少數人祇知講戀愛，忽視了神聖的工作，所以後來社會一般人，竟因此藉口來破壞婦女，阻止她們參加任何活動。自從抗戰開始，婦女們又出頭了，這一次是中華民族求生存的緊要關頭，也是被壓迫婦女求解放的好機會。」

冰瑩，你們那一團是最初上火綫的，千萬要好好做個榜樣給後來的姊妹們看。

每個人要咬緊牙根，努力工作，切記不要有一個人談戀愛，而影響到千千萬萬的婦女不能上火綫！……」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話呵，每一句裏都有寶貴的教訓，誠懇的勉勵，和熱烈的希望！我回答她：「何先生，你老人家放心吧，絕對不會有人在戰士們流血的時候，去談戀愛的；如果有，她就是涼血動物，害羣之馬，我一定毫不客氣地把她開除。」

「是的，你絕對不能寬容，否則，又要遭反對女人上火綫者的唾罵，甚至造謠中傷。年輕的孩子是最容易引誘的，你要告訴她們各種社會的經驗……」

感謝何先生的好意，我將把這些寶貴的教訓，傳達給全中國從事救亡工作的姊妹們。

x

x

x

x

匆忙地吃完晚飯就是七點多了，一輛大卡車停在香凝先生的門口，婦慰會送的

背心，紗布，棉花，藥品，被窩；留日同學救亡會送的毛巾；和黎明健女士送的背心，還有許多抗敵雜誌和報紙，塞滿了一車，連座位都沒有了。

「你這次來，真是滿載而歸，」

潛修說着，我勝利地笑了，

亞子先生也趕到何先生家來送我上車，我心裏感到難過而又興奮，無垢躺在床上和我握別時她突然哭起來，我也滴下了幾點眼淚，唉！人究竟是個感情的動物
呵！

「二八」抗戰時和我一同參加救護工作的芝英，今晚也被我帶去前方，她的愛人青萍好像很難受的樣子，但芝英反而非常高興。

車子開到了弄堂口，回轉頭來一望，朋友們還在那裏揮手，高呼着 凱旋歸來！」

（十月三夜於嘉定）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昨夜因為換防，路上的隊伍太多，所以到十一點半才抵嘉定。

走進軍部，朱科長告訴我：「×十師野戰醫院的飛機洞被炸，所以他們都搬了，但是搬到什麼地方，這時還不知道，你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幸而三四組的同志就在這條街上，否則今晚還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宿營？

劉副團長告訴我，這兩天因為敵機的威脅太厲害，有少數團員想要請求調到後方醫院去服務。我馬上找了周衛，曹重誨他們來詢問。

沒有，我們並不想回到後方醫院去；因為她自己害怕，想要離開這裏，不好直說出來，所以假託我們害怕。

周衛氣憤憤地說。

「如果真是這樣，我要好好警告她，來到前綫服務，是每個人抱了犧牲的決心才來的，若有人半途退縮，不但個人負着「貪生畏死，臨陣脫隊」的罪名，而且會影響到整個的工作前途。」

說完，我要她們走，把劉找來說了一大堆道理，她說她並沒有這個意思，我也希望她不要有這個意思。

黃昏，奉到命令，要我們在一塊，全團的同志都要團圍了，她們聽了這消息都張開嘴大笑。

一二組的團員都回來了，我們住在軍部的樓上，這是一個大資本家的住宅，房間裏有各種摩登傢具，有沙發，也有鋼絲床，還有一架風琴，彈起救亡歌曲來，大家一同合唱着，誰也忘記了這是恐怖的前方。

房子後面有一座小山，剛好給我們做了飛機洞，密密的竹林裏是我們散步的地方。趁着傷兵都運到地方去了，大家在短時期的休息當中，決定了全體動員去做宣

傳羣衆的工作。

（十月四日於嘉定）

約法 三章

早晨四點鐘的時候，就被勤務兵喚醒起來搬家。

把被窩紮好後，每人發現多了一件小行李，都奇怪起來。原來這是上海婦女慰勞分會送給她們的慰勞袋，裏面裝了一雙襪子，一塊肥皂，一條毛巾和三顆橄欖，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鼓勵受者抗敵的標語。她們互相傳看着，快樂得大笑大跳起來。

x

x

x

x

大約走了有五里路的光景，我們到了金家宅，全團就在這裏住下了。在兩間堂屋裏取下門板來，用長凳搭成集體的床鋪。這裏因為離火綫遠了幾里路，所以老百姓三分之二都沒有走，她們都來圍着看女兵，一個爛了脚的老頭子首先向我們要

藥，芝英給他把傷處洗淨，然後塗了點二百二十，他感激得連聲說了不知多少個謝謝儂，謝謝儂。

我們是醫生的消息，立刻傳佈了這個小村莊，於是眼睛痛的，爛手爛腳的，瀉肚子的都來找我們了。

於是趁着這個機會，就和他們大談起東洋人的罪惡來，連小孩子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對團員們說：你們要記着，首先要給老百姓一點好處，他才高興聽你的宣傳；如果在沒有醫病之前就把救國大道理和他談，一定不會像此刻一樣，收到這麼大的結果的。

俄着肚子整整地開了三個鐘頭的會，首先報告上海各界抗敵救亡的情形，以及何香凝先生所希望於我們的幾點。講到不許談戀愛上面，大家都臉紅紅地笑了；有兩個特別紅得厲害。我生怕她們將來出什麼愛的亂子，所以把約法三章訂出來。

一、如果發現有誰談戀愛，經過兩人以上負責證明者，（並且要舉出事實）由

團長或副團長召集個別談話，用誠懇的態度勸告她。

二，如果她仍然繼續戀愛，就給以多次嚴厲的警告。

三，如果經過幾次的警告都不成，那麼就在會議席上，宣佈她在抗戰期中談戀愛的「罪狀」，徵求全體同意，採取最後的手段開除她！

約法三章通過時，有的大聲叫好，有的默不做聲，我想將來難免不有「戀愛」這玩意發生，唉！真是傷腦筋的事。

把宣傳民衆的方法講完以後，就是下午兩點了，×軍長和黃參議來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前綫的消息。

這兩天，我軍天天打勝仗，光只俘虜都捉到七十幾個，敵死傷一千餘人，其中有一個少校官佐，還有許多地圖及作戰計劃書。

聽到這裏，像編爆似的掌聲起了，每個人好像那許多戰利品都是自己得來的。

臺高興。

也許因爲太疲倦的原故，十一點了還不想睡，只好又拿出安眠藥來吃。

（十月五夜於金家宅）

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

寫完戰地情書，就覺得頭痛，用腦的事究竟我不能多做，還是像十年以前一樣，丟了筆桿，去背起槍來吧。

晚飯在軍部吃，吃了六個大螃蟹，差一點把肚子都脹破了。這裏的螃蟹真便宜，一塊錢可以買到四五十個，吃完飯，×軍長說：

「等下我們要到外岡×八軍羅軍長那裏去，聽說你有一個女同學在那邊服務，想去看她嗎？」

「是不是胡蘭畦？」

「對了，正是這個名字。」

原來蘭畦已經到了外岡，我自然願意見她，於是趕快回家來帶了喜英同去。

汽車停在外岡橋西，一眼望見我們曾在這裏住過兩晚的油房，已經炸平了，一個衛兵背了槍在瓦礫堆前，走來走去，顯得怪淒涼的。

坐上那只小汽船，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覆在船頂和船邊的竹枝籬裝，特別顯得美麗，因為下了一陣毛毛雨的原故，所以一顆顆晶瑩的水珠，從竹枝上垂下，正像一串串的珠子。汽船震動得很厲害，馬達一連壞了幾次，所以雖然只有五里路的水程，却走了將近一個鐘頭。

到了×八軍軍部休息了一會，羅軍長打發勤務兵把蘭畦找來了，和她同來的是楊幸之先生，六年前我們在上海見過面的，他現在擔任秘書處的工作。

蘭畦要我去她那邊對團員們說幾句話，我答應了。三個人每人持了一根手杖，在黑夜裏踏着泥滑的小路摸索着前進，我手裏本來持有一個手電，偶然亮一下，就被衛兵干涉，因為在前方，無論黑暗到什麼地步，都不許任何人打手電；尤其駐有隊伍或機關的地方，更要特別留意，否則給漢奸知道了，馬上就會出危險的。

「此處有一道危橋兮，大家豈不當心哉？過了危橋兮就安全矣。」

蘭畦走在前面，忽然這樣拖腔唱起來了，笑得我幾乎要掉下河去，原來這「兮」的典故只有我和她兩人知道，幸之問我們爲什麼這樣好笑，我只得把典故公開：

前年我在廣西南甯高中教書的時候，有個學生很喜歡模仿古文中的老調作文，有天我出了個「秋」的題目給他們作文，×君一開頭就這樣寫：「聽籬笆之蟋蟀兮，秋已深矣，……古人秉燭飲酒兮，吾人豈不學哉？」恰恰這篇妙文給蘭畦看到了，所以她此後給我來信，每句話的後面總要加上一個「兮」字。

幸之先生聽完，他也大笑起來了。

「蘭畦，你現在當了團長，爲什麼還這樣頑皮？我故意向她開玩笑。」

「你也當了團長兮，頑皮豈亞於我哉？」

又是一陣笑聲，把我們送到了她的營舍。

×

×

×

×

十個年齡在二十左右的女孩，穿着整齊的工人制服，圍坐在桌子旁邊寫什麼。她們本來正在舉行工作檢討會議的，蘭畦聽說我來了，所以臨時停止了會議而找我來對她們做一次簡單的講演。

在戰地會着朋友，是特別使人高興的，尤其都是服務團的同志，所以大家一見面，就歡喜若狂。

我對她們說了一個鐘頭的話，內容分三點（一）來到前方服務，要有真正吃苦耐勞，犧牲一切的精神。（二）要能與士兵共艱苦共患難。（三）深入羣衆，首先要與他們發生感情，了解他們的痛苦和要求，了解他們家庭的環境，才能施以各別談話和宣傳。

謝先生，歡迎你常常來玩吧，今天我們是多麼高興！」

這一羣天真勇敢的小妹妹，是多麼使我留戀呵，爲了今晚還要回到嘉定去，只得又踏着「危橋兮」來。

回到羅軍長那裏，他們正在看敵人的文件和一個日本女人寫給他愛人的情書，我把這些通通借來以便回去細細地看。

不要把材料都偷走了，我們有優先權發表的。

羅軍長滑稽地說着。

「我如果先替你們寫文章，你們都應該謝謝我。」

勤務兵端上粥來了，還有四個冷盤，因為羅軍長也是廣東人，所以吃到了廣東臘味。走到半途，喜英還在念念不忘地說：

「噫，香腸真好吃，團長，過幾天我們再來吧。」

（十月六夜於金家宅）

敵人的秘密

昨夜十二點過後才回來，又失眠了，聽到浙瀝浙瀝的雨聲，知道不會有敵機來，就點了蠟燭，來看敵人的文件，

首先引起我看的興趣的，是一個中校軍官恆岡少佐的日記。他雖然寫得很簡單，但由這裏充分地暴露了他們的殘忍與凶暴。

昭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黃昏時候，在一堆稻草上，發現一個大約兩三歲的幼童屍體，被砍成兩邊，實在令人看了太難受。

九月二十日，這幾天敵人攻擊猛烈，我方死傷甚多。對於焚燬集團房屋，我覺得有點不對。占領某村，若付之一炬，夜間火光照天，明於白晝，前進不易，且招引敵人來攻；以後我們還希望在這裏宿營，更不應該把房屋通通燒掉。

九月二十二日，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中日兩國人民的感情也一天不如一天。有個三十幾歲的女人，不知被那些人強姦死了，滿身是血，還留下一個孩子坐在旁邊啼哭……

只要看了這三天的日記，就可以明瞭敵人在前綫的種種獸行，一個三歲的孩子，與他有什麼冤仇，居然也砍成兩邊，連狼肝狗肺的倭寇軍官，都說出一令人看了太難受的話來，可見他們的殘暴是比禽獸還過甚的。

要不是他們自己供出，也許我們還不相信他的焚殺政策是這麼厲害的。房屋都是集團焚燬，可見他們的狠毒，生怕我們佔領了這些地方時，在那裏宿營，所以凡是到他到過的地方都要燒成一片焦土，把所有不能利用他當奴隸做苦工的老百姓殺光才甘心，女人給他輪姦死了，還要加上幾刀。走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日本強盜來。

又在同一天的日記上，看到了這麼一段：

『山本來報告，士兵作戰不努力，想係因死亡太多的原故，此後對於幹部以下的士兵教育要特別注意，務使其熱心作戰，雖遇挫折亦不應稍退，如此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由這兒我們可以真正相信敵兵是怕死的，是不願做軍閥強盜的犧牲品的；但也不要放過了他們的厲害，有些雖然厭戰，但因為受了強盜們麻醉的宣傳，他們的腦子裏是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存在的。

把二十幾天的日記看完，繼續着看師團會報，裏面有幾句這樣的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屍體的埋葬，至少須以土蒙蔽之，使敵人不知我死亡之多。

由此可見敵死亡之大，並不亞於我們。其實他要掩埋屍體之主要原因，還是在避免他們自己看了害怕而生厭戰之心。我們中國的抗戰勇士，剛剛和敵人相反，他們看到敵人的飛機，大砲，坦克車整天在屠殺自己的弟兄，常常一死就是成千成

萬，他們不但不害怕，反而更激起他們保衛祖國，替弟兄復仇的決心，他們用屍體堆成沙包，築成血肉的長城，來抵禦敵人的炮火。一批犧牲了，又一批接上去；一師完了，又有一師來補充。他們誰也忘記了死的可怕，忘記了個人的存在；他們整個的腦海裏祇知殺敵衝鋒，爭取抗戰的勝利。

太興奮了，我把文件通通看完剛好天亮，就用講故事的口氣將敵人的秘密說給她們聽，誰都切齒痛心地罵：

「這些混蛋的日本野獸，這樣殘殺婦女和小孩，我們為什麼不拿槍去和他拚命！」

其實這並不是我們為什麼不拿槍的問題，而是為什麼不發槍給我們，為什麼不讓女人上火線的問題。

x

x

x

x

兩天我最難過，爲的特又要胸痛了。他在東京獄中所受的酷刑，至今沒有痊

癡，一到兩天，就要發作。我很久不給他寫信了，也許他每天都在擔心我的安全。有什麼辦法呢？在前方即使有功夫寫信，也寄不出去。郵局早已關門，綠衣使者也不知逃向何處去了。

（十月七日晚九時於金家宅）

在戰地過生日

又是雨，我心裏難過極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且又是滿三十。在戰地做生，我還是生平第一次。本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不知怎的不小心，透露了這消息，一時她們哄動了，大清早就全體起來，喊「拜壽」。有的忙着掃地，有的忙着整理鋪蓋，整理桌子。我問她們這樣忙幹什麼，她們的回答是：

我們替團長做生日。

爲了不使她們失望，我叫子春去買些麵和肉來。還有雞和螃蟹，也是她們最喜歡吃的，趁着這個機會，請她們這些孩子們大嚼一頓也好。

團長，千萬不要忘記買酒，還要一封鞭炮。峇澈頑皮地說着。

「鞭炮？大砲整天響個不停，難道還不夠熱鬧嗎？你們不要太孩子氣了，如果還鬧，我要生氣的。」

我故意裝出嚴肅的面孔給她們看，誰知沒有一個害怕的，她們仍然在進行各人的工作。

喂，你是吳團長嗎？今天下午四點，請你們貴團的同志過這邊來吃麵，因為我們的團長……

「喜英，你太豈有此理了，這玩笑也能開的嗎？快點把電話掛上。」

那時我正在和房東太太商量煮飯的問題，忽然聽到「怕飛機」在打電話，真氣得我發抖。

唉！團長，你老不要發脾氣，有什麼關係呢？今天是雨天，又沒有飛機來，讓我們熱鬧熱鬧多好。在前線做生意，是很難得的，何況我們的生命，在敵人的炮火下朝不保夕，也許今天吃了這席酒，明天就被炸死了……

「喜英說話三句不離本行，開口飛機，閉口炸死。」

「你們真殺風景，今天是團長生日，我們應該慶祝，為什麼一個兩個都說死呢？」

她們你一句我一句，鬧得我煩惱起來，發了幾句脾氣，才把她們鎮壓住了。

十二點鐘的時候，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劉述周和朱阿寶兩同志送來兩瓶本地酒和兩只大肥雞。

「這裏有兩首打油詩，是我和海若贈你的，也請不客氣地收下。」

我打開紙來一看，海若的是：

十年戰鬥一女兵，海內縱橫影伴文，再度戎裝驅日寇，戰場秋雨祝嚴樽」
再看述周同志的，一開首就是 謝家衛國女英豪，真有點不好意思讀下去，

因為他寫得太「那個」了。但爲了要保存做個紀念，我終於把他抄在日記上：

「謝家衛國女英豪，十載縱橫筆與刀，自述宣揚巾幗史，文章掀起革新潮；

當年北伐留勳績，前度東遊探賊巢。二秩戎裝圖雪恥，願將敵血祝今朝。

讀後更加感到憤慨，如果我能在今天獲得一顆敵人的頭顱，那才值得紀念今天戰地的生日。

下午四點的時候，軍長和黃參議吳參謀長都來了，他們帶來許多螃蟹和蘋菓蜜橘，這些珍貴的水菓，是上海慰勞會送來的，誰看了都要垂涎。在戰地吃到水菓，真是太希罕的事。

所有的菜，都是她們和常子春自己做出來的，味道非常好，岑澈，佩蘭，喜英都唱醉了。

吃完飯，戰地服務團舉行了一次會議，三位長官對於工作都有所指示吳軍長說：

『在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民衆不能幫助自己的軍隊作戰，而反被敵人利用去當漢奸。我們要怎樣使民衆自動起來參加抗戰，怎樣使民衆自動告發漢奸，剷除漢

奸，認清自身的責任，認清民衆與國家的關係；最低限度也要使民衆不做漢奸，不破壞我們的抗戰……這些都是你們的責任。

的確，在前方的每一個士兵，每一個官長，每一個做政治工作的人員，誰也感到過去民衆運動的失敗。等着敵人的炸彈，落到老百姓頭上來的時候，才開始發動羣衆抗戰，實在太遲了！

政治工作要與軍事工作打成一片，民衆要有與士兵偕亡的決心，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

吳參謀長這樣說。

最後我也說了些自己工作經驗方面的話，散會時已經七點半了。

（十月八夜於金家宅）

太寂寞了，到火綫去！

一連三天沒有看到飛機，也聽不到隆隆的大炮，覺得太寂寞了，決定和佩蘭到×十師去。那裏距火綫只有五里，也許傷兵很多。

路，泥滑得太不好走了，一脚踏下去，半截腿就埋在泥裏，好容易把右脚抽出來，左脚又陷進去了。在走向軍部的這一段泥路中，我一連跌了四交，不但滿身是泥，就連臉上也幾乎成了個泥菩薩。

重海她們打發來接我的傳令兵，已經在西門碼頭等候着了。

雨，越下越大，我們用雨衣蓋了頭，用稻草鋪在潮溼的船艙裏，三個人開始談着前方的戰事。

——同志，你知道這兩天前線打得好不好？——

是我先問傳令兵。

「好，好，這兩天我們打勝仗！只要下雨，敵人就得打敗仗的。日本兵一遇雨天，簡直半步也走不動，那些指揮軍官，穿了長統靴子，常常摔交翻筋斗。如果川望遠鏡看，真是怪好玩的。下雨天，才是我們的世界，又沒飛機來，打砲也沒有晴天的厲害。同志，你知道嗎？每次打大炮，都是飛機指示了目標，才這麼打得準的。」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聽聲音好像是江西老表，問他，他回答是湖南平江人。

「×師的傷兵不多吧？」

「不多，因為只有右翼一點小接觸，所以每天不過有二三十個傷兵下來。說也奇怪，敵人知道守這一道防綫的是×十師，他駭得不敢來和我們打。你知道這原因吧？」「二八」在上海，他們都吃過我們的老虧來的，所以一聽到×十師就害怕。」

「呵，原來你也參加過那次戰下來的！」我像遇着一個老朋友似的那麼高興。

那時我不是傳令兵，我是炮兵第一連的士兵。在真茹我還帶過花，子彈從腰部貫通，屁股上也中了好幾彈，在蘇州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才好。這次打得比那次凶多了，我每天都想上火線和日本鬼拚命去，連長說我特別跑得快，又熟悉路線，所以要我當傳令，其實這工作，我實在不願意幹。

他帶着幾分發牢騷的語氣說着，我安慰他：

「只要對於抗戰有利益的，什麼工作都是一樣，何況傳令在軍隊中是很重要的工作。」

舟子慢慢地搖着，不知不覺就到了目的地。

先到×十師軍醫處，重誨一手就把我拖去房裏，附在耳邊輕輕地說道

「這裏的醫官和看護兵都很多，我們來了兩天還沒有事做，因為這裏離火線太近，處長不願我們去前方救護傷兵。這成什麼話，我們難道是來吃飯的嗎？」

我勸她們不要着急，也許這位處長根本不懂得我們是來工作，而不是來吃飯

的。孩子們太性急了，恨不得全體回嘉定。我跑去師部和張祕書談談，他說：

「那有這樣的事，我們特地打電話請你派同志來幫忙，那裏有放她們回去的道理。這兩天因為傷兵少，所以大家都閒着，政訓處的劉處長還要你派一組來做宣傳工作，如果她們嫌太閒，那麼先調她們去政訓處如何？」

一會兒，劉處長親自來接我們了，一見面就打着一口長沙腔說：

『報告團長：我們已經替你把行營佈置好了，請團長下令將團部移到敵師來。』
陳師長和陳副師長，本來不大笑的，此時看了劉處長那種滑稽的態度，不覺大笑起來。

吃完飯後，提出她們的工作問題來談，劉處長的意思是：「在戰區組織民衆，似乎比救護傷兵還重要，根據漢奸破壞我們，民衆不肯幫助軍隊，視軍人如老虎的種種事實，我們非立刻全體動員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不可。政訓處的職員都是男性的，不容易和百姓接觸，尤其婦女，一見男兵就躲起來，甚至關了大門謝絕入內。」

如果是女同志來參加工作，那就方便多了，第一老百姓不害怕，第二女人究竟性情溫和，耐得煩，無論宣傳士兵，宣傳民衆，收效都要比男子大。

當夜就決定了，三個團員明早隨我回去，三個留在政訓處工作。

（十月九夜於顧家宅）

回到太倉

回到軍部，奉命令要我們全體搬去太倉。

「軍部是不是一起搬？」我問鄧副官。

「是的，通通要搬，這裏只設一個留守處。」

我聽了非常難過，爲什麼要搬回後方，難道軍事上有什麼失利的事嗎？爲什麼我剛才在×十師聽來的消息都是好的，難道他們在騙我嗎？服從命令，我只好坐着等候金家宅的那批團員來一同出發。

全身都被雨打溼了，凍得真有點忍耐不住。好容易等到兩點半鐘，劉來了，她的腳還沒有跨過門檻，就大發起牢騷來：

「今天是雙十節，有兩組同志都出外宣傳去了，一直到此刻還沒有回來。方才

奉到命令要搬家，岑澈又病了，這多行李要我一個人來收拾，真要命！
此公的脾氣，我是知道的，只好拿勞苦功高的話來獎勵她，慰勞她。

x
x
x
x

我們搬到太倉南橋附近一里多路的鄉村陸家宅來了，和上海戰地服務團住在一道。他們往前進，我們住後進。房東叫陸阿三，有四兄弟，父母都死了。阿三特別歡迎我們去住他的堂屋，所以把凳子通通搬來送給我們搭鋪。輪到吳海若同志他們來，只能睡地上了。

不公平，不公平，你們太舒服，我們太苦了。

老吳半真半假地說。

「當今之世，女權高於一切，你身為團長，難道連這一點都不懂嗎？」

我的回答，竟連房東太太都笑起來了，其實她是根本不懂得我說了什麼的。

行李一直到晚上八點多鐘才送到，一切都像從河裏撈起來的一樣溼得不成樣子。

了。

今晚我們拿什麼蓋呢？誰都着急這個問題，但誰都沒有辦法解決，女房東呆呆地站在門邊望着這幾担溼行李發愁。

小姐，你們太辛苦了，今晚怎樣睡呢？

沒有辦法，只好坐到天亮，或者就把溼的蓋了。

她聽了我的話，不住地搖頭，臉上表現着可憐我們而又不能幫助我們的苦悶。有人提議燒火烤乾，但太溼了，這個建議不能通過。有人提議燒了火大家圍着談天，來消磨這漫漫的雨夜，也不能通過。結果只燒了一鍋熱水，讓每個人的腳得着一剎那的溫暖後，就各人擁着水淋淋的被窩睡了。

(十月十夜於太倉陸家村)

蘇州的警報

還好，昨夜雖受了涼，今早並沒有病，只是頭有點痛而已。

爲了要和那位寫信來要求加入我們團體的嚴超談話，同時買些寫標語宣言壁報的紙，就借少雲搭着軍長的小汽車到了蘇州。

在軍部總站休息了一會後，就去十梓街×軍留守處取信，誰知一封也沒有拿到，實在太使人失望了。

林祕書告訴我，鎮江民衆委員會派了一位宣傳股的股長任季瑤女士送了大批的紗布棉花和藥品來了，我知道這是我那個電報的效力，心裏非常高興，可是任女士不知到那裏去了，等了很久，都沒有看見她來。

跑去找嚴超，誰知她不在家，留下了我的住址，就跑去買東西。剛走到觀前

街，警報來了，我們還是像在戰區似的那麼安閒地走着。

「同志，請你趕快到避難室去，這是緊急警報。」

一個憲兵把我們攔住了，沒法，只好跑去一家書店裏暫時站一下。一會兒，敵機果然來了，大概又是炸火車站，一連丟了二十幾顆炸彈。解除警報剛放過，又是緊急警報來了，到處都實行交通管制，不許行走，真急得我跳起來，因為當天五點還要回前方去的。

少雲因為今天發了六塊錢的餉，所以要去買根好皮帶，跑進一家叫做戎鎰昌皮件廠的，看到一位穿西裝的摩登太太在做生意，她一見我們就問是不是從前方下來的？

「是的，我笑着回答她，同時問她一口小皮箱要多少錢。」

「你們是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嗎？」

「對了！」

「那就不要買，不要買，我送你一口好了，你們在前方工作是多麼辛苦，我們在後方的應該慰勞慰勞的。」她慷慨地說着，末了又問一聲，「謝冰瑩現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裏。」少雲指着我哈哈大笑起來。

老板娘連忙和我握手，說她天天留心我的消息，希望我不要生病，不要受傷，多寫些前線的故事給大家看。她告訴我這舖子是她開的，她叫戎徐穎，對於抗戰她非常熱心幫助。

每次遇到武裝同志來買東西，我總特別優待，表示一點我們對他的敬意和鼓勵。

她真會交際，說話是那樣地親切，熱情，誰聽了不感激呢？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名字寫在我的日記簿上，要我給她寫信，至於小皮箱她硬要送我，看牌子標價是五元五，我照數給她，經過很久的交涉，她才肯收下三元。

把紅綠紙和粉筆買好之後，就急急地回到軍部，嚴超已在等着我了。她是個十七歲的孩子，眼睛有一點近視，可是人很聰明活潑，曾在無錫學過警察，而且在警察所有過六個月服務的經驗，她現在願意參加我們的團體，雖然沒有學過看護，但是偵緝漢奸的工作是可以擔任的。

你應當把團部擴充才行，嚴同志既然這樣熱心要去前方，那麼就帶她去好了。』

軍長說着，嚴超更加高興起來，於是就決定了，她明天或者後天只要有車就去太倉找我。

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晚餐後，我們就乘着「獨眼龍」汽車返前方。說起「獨眼龍」來，有許多動聽的故事。牠是財政部長送給吳軍長的一部避飛機的敞車，晴天總是把篷放下，任天刮多大的西北風，也只好讓牠吹。

要上陣地，老是坐着這部小車子去，因此牠幾乎每天都遇到敵機用機槍掃射，

去炸彈，但從來沒有受傷過。有一次炸彈就丟在牠的旁邊，一輛軍用大汽車全體被炸燬了，牠却除了震破兩塊玻璃外，其餘却安然無恙。又有一次，因為前面的玻璃窗沒有關，司機的被機關槍打傷了，牠却仍然能夠迅速地行走，可是不知那天晚上，牠的眼睛忽然壞了一隻，又沒有時間開到後方去修整，所以我呼牠為「獨眼龍」。

真危險，突然駛至半途，「獨眼龍」又壞了！現在汽車完全成了瞎子，前面是黑漆漆地伸手看不見五指，怎麼辦呢？馬路的左邊是河流，右邊是水田，如果開到泥田裏還不要緊，若不小心掉下河裏去，五個人的生命豈不都完了？還有比這更危險的，前面的大汽車絡繹不絕地開來，牠們的燈一亮一熄的使你自然而然地感到恐怖，因為照普通戰地開車的規矩，對方的燈亮一下，是表示牠問你前面有冇有汽車，那麼你回答他一個「有」，就得把燈亮一下，否則對方就可放心大胆地開來。今晚我們就苦倒了，半路上壞了燈，又沒有方法可修理，只好把我帶的那個小手電

打起來代替，燈光是微弱得這樣可憐，連一丈遠的路程都看不到，天又下着雨，淒厲的北風吹入骨髓又冰又痛，把手伸出外面，不到五分鐘，就失了知覺，拿不住手電。

『怎麼辦呢？這裏離太倉還有二十多里，又沒有村莊可以休息，雨下得越大，車越不好開，危險，危險！』

陶司機素來是胆大的，今夜可害怕起來了。遇到前面來了汽車，老遠我們就把車停了；同時放開嗓子大聲喊：

『這裏有汽車，我們的燈壞了，請留心點開。』

還好，雖然一連遇着三次大車撞我們，幸而沒有遇險。

大家都在胆戰心驚地熬着我們的瞎子汽車出危險，打手電的工作起初由少雲担任，後來歸我負責，最後軍長來接班；但老陶說：『你們都沒有謝團長的打得好，還是由她來吧。』

黃參議默默地不做聲，問他爲什麼這樣靜默，他說：

「我在祈禱上帝把路縮短呢。」

汽車終於在我那一線光明之下，從茫茫的黑夜裏，駛到了我們戰地的家。

（十月十一夜二點記於床上）

歡迎新同志

昨夜剛剛躺下不久，就聽到一陣嘈雜的聲音，原來芝英和傅恩萍還有兩個新自上海加入我們團體的同志章若霧，羅雲錦來了。她們一身淋得像落水雞似的那麼可憐，我要佩蘭起來燒水給她們洗腳，芝英堅決不許可，她說我們脫下鞋襪睡一下算了，反正就要天亮了。

兩個初次見面的新同志都跑進床前來和我握手，她們的臉上充滿了愉快和興奮的表情。

我很歡迎兩位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團體，和我們一同吃苦，一同奮鬥！

我致了簡單的歡迎辭後，就起來披上衣，安排她們睡的地方，我沒有要她們兩個新來的睡在一塊，而把她們分配到舊團員的床上去，她們正在睡得很甜的時候，

忽然增加一個冰冷的身子，有兩個被驚醒了，經我介紹，她們立刻成了好朋友，就細細地攀談起來。

芝英告訴我她們前天晚上已經來到南翔了，因為汽車壞了，只得又搭了救護車回上海，這兩位都是上海幼稚師範的學生，而且和她同班。

「若霧的環境比較困難，她很能吃苦耐勞；雲錦家裏很有錢，她是個千金小姐，但這回是下了最大的決心來奮鬥的。」

芝英介紹她倆的簡歷，我們就這樣談着話等待天明。

x x x x

因前夜受涼而病了的雁虹，岑澈，子春都沒有好，請了古醫官來看病，他說岑澈是瘧疾，雁虹是痢疾，兩人的病勢都不輕，真把我急壞了。

下午七點開座談會，歡迎新加入的同志，同時我演講「怎樣做宣傳工作？」足足講了兩個半鐘頭，口都講乾了，新來的章若霧做了臨時書記，她寫的字還不壞，

而且相當的快，文字也很流利，我決定派她和傅恩萍到×九師政訓處去工作。

從今天起決定，不論是做政治工作或救護工作的，每天都要寫工作報告。譬如出外宣傳的，今天出發的地點是什麼村，有多少居民，村長叫什麼名字，用什麼方法和他們宣傳，效果如何，他們有什麼苦痛，有什麼要求，是否受到士兵的騷擾？一家有多少壯丁，多少婦女，多少小孩，都要調查得清清楚楚，以便下次好組織他們。每天工作完畢，要開一次工作檢討會議：一面檢查本日工作的成績，有無缺點，有無困難；一面決定次日的宣傳地點，商定最好的宣傳方式。做救護工作的，每日醫治過多少傷兵，他們傷了什麼部位，是什麼子彈打的，用什麼藥治療，效果如何？傷兵最感到苦痛的是什麼？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是什麼？他們需不需要有人替他寫家信……這一切都可詳細記下。不但從這些裏面可以獲得不少寫作的材料，而且由此可以知道統計敵人殘害我們的是那些武器，我們的藥品應注意那方面的添置，我們對於傷兵感到困難和需要的，應如何地補救。

對於這個每天每人要交一篇工作報告或日記的建議，大家都通過了，誰也沒有異議，只是有少數文字比較差點的，着急的了不得。

『團長，我根本不知道從那裏寫起，還是請你允許我用口頭報告吧。』
恩萍像孩子似的撒嬌說。

不行，團體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你們的文字寫不好，正好借這機會練習，練習。

經我這樣一說，其餘的都不敢做聲了。

（十月十二夜於陸家宅）

軍民合作

昨晚半夜被喜英叫醒，說是上海來了幾位女同志要找我。糊里糊塗爬起來，客人已經走近床邊了，原來他們是十五師的戰地服務團，今晚剛到此地，所以特地來找我談談關於怎樣做宣傳及救護工作方面的話。她們一整天沒有吃飯，我要喜英叫醒少雲起來燒火煮麵給他們吃，起初她們不肯，後來煮好了，她們都一吃而盡，可見肚子是不能讓你講客氣的。

吃完早飯，在軍部看到了三張祕密情報。日本瘋狗居然發出這樣的狂吠，他說在本月十五號以前，一定要佔領開北，嘉定，瀏河；否則，他們要主張停戰。

「我們的態度怎樣？」我問軍長。

「還不是當他在放屁，誰理他。我們是要抗戰到底，決不妥協的！雖然敵人近

來在上海大肆活動，很想要求停戰，而少數漢奸也在附和着講和；但最高統帥和一切將領都一致主張抗戰到底的，你放心好了！」

回到團部來，我把在軍部所得來的許多新消息，告訴她們。大家都很興奮，除了留兩個值日的外，其餘全體出發宣傳去了。

現在感到最困難的，是語言問題。全團中只有五個能說上海話；而太倉的話又與上海不同，不過十分之八九是聽得懂的。因此平均一個會講上海話的，要帶五個講湖南話的出外宣傳才行。好在吳同志那邊的八位，都是江浙一帶的，否則，更要感到麻煩。

軍長和參謀長因為要去訪問老百姓，所以找了嚴超當翻譯。我們從對面的小山走過去，一個老太婆和少婦，正在山裏拾棉花，我跑去和她們說話，少婦拚命向前逃走，老太婆也睜着兩眼恐怖地說：

「儂要做啥？」

嚴超告訴她們我們都是女人，看她們採棉花太辛苦了，所以想來相幫相幫。她聽了馬上露出笑容，我想要給她拍照，她飛快地跑了。問她爲什麼要跑，她說：

「我們穿了這樣的破衣裳，照相太難看了！」

啊，原來她們不肯照相，是爲了衣服太破爛，並不是怕女兵。

「只要我們對老百姓好，老百姓沒有不對我們好的，」

一路來軍長都談着軍民合作的問題。

「當然，老百姓最害怕的是士兵跑進他的屋裏拿了東西不送還；吃了東西不算錢；或者強姦他的妻子女兒，砍破凳子桌椅做柴燒。如果我們把他當做自己家裏的親人看待，真正愛護他，穿他一雙草鞋，吃個幾粒花生也要算錢給他，他沒有不愛護士兵，不幫助士兵的。」

我們慢慢地走着，來到一個小村莊，那裏有許多白果樹和竹子。一個十多歲的孩子端了一篩白果來賣，軍長給了他一塊錢；於是一個老太婆，還有一個中年人都

軍長先恐後地跑來。軍長給了老太婆一塊錢說：

「你年紀老了，不能做事體，這錢給你吧，白果你拿回去。」

老太婆感激得提着籃子不住地做揖，中年人站在一邊好像很失望的樣子。

「你是壯年，你有力，替我們去做工吧，有飯的你吃，還有工錢。」

吳參謀長說着，老百姓聽了莫名其妙。經嚴超翻譯，大家才微笑着點了點頭。

快走近西碼頭了，遠遠地望見有一座石橋橫過江心；橋上還有座美麗的亭子，聽說這兒曾經敵機五次轟炸，都沒有投中，不可不謂僥倖。

坐在柔輦的草地上，望着靜靜的河流，心裏像江水一般平靜。一對夫婦在對面的山裏鋤土，一起一落的鋤頭，像有節拍似的舞動着，偶然兩人不約而同地停住休息，那情景活像晚禱中的那幅畫圖。

「謝團長，這裏的風景太美了，你是在做詩嗎？」

參謀長問我，我想老實地告訴他，這時腦海裏想到的不是詩，而是遠在天邊的特。將來有一天把敵人消滅了，我們回到鄉下去，租了兩畝「來耕種，這甜美的生活，不就可以實現嗎？

突然八架敵機來投彈了，打破了我的夢想，也打破了整個空間的平靜（我們坐在牛車蓬裏，吃着帶來的麵包和蘋果，衛士慌慌張張地跑來說：真危險，炸彈就落也我的旁邊；差一點我沒有命了。究竟方才炸死多少人還不知道，只看見一堆堆的血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

六點送芝英去嘉定，派她參加×十師政訓處的工作，回來收到特一封信，他說每天都有一封信給我，為什麼收不到呢？

（十日十三夜於腿痛時寫）

瀏河的彈痕

聽到軍長和參謀長要去瀏河視察工事，小妹妹們都爭着要去。但車子太小，他們有三位長官要走，只有司機的旁邊還有一個空位。於是我先去了。

由太倉到瀏河，大概有四十多里，馬路是很平坦的，雖然時候已近黃昏，但陶司機還不放心使囑咐我：

『謝團長請看看有沒有飛機。』

本來也難怪他，在敵機的轟炸下，他不知受過多少驚慌了，這兩天聽說敵機成羣結隊地去轟炸瀏河，晚上也繼續工作，我們是帶幾分冒險性去的，因為今晚的月色很好，如果有敵機，在這條馬路上，我們就成了牠惟一的目標了。

车子在橋邊停下了，從月色中，望着那所被炸燬了的瀏河小學底牆壁上，有着

無數像蜂窩似的大窟窿。兩個步哨在那裏徘徊，他是認識司機的，所以他不上前來盤問。

汽車本來可以開過橋的，但爲了中間有處被炸毀了，又遇着是晚上，所以就步行到離這裏五里路的防綫上去視察。

一路都有我們的弟兄在做工事，搬的搬門板，挖的挖戰壕，我跑去對一位高個子士兵說：

「同志，你們辛苦了，吃了夜飯沒有？」

「飯吃過了，辛苦到不覺得，替國家做事，我們只有覺得高興的。」

他的回答是這樣出乎我意外地高明，我竟慚愧得不知要怎樣才好。

走到前面，忽然被鐵絲網攔住了，要繞一道小路才能走得過去。

「這工事做得很好，你看不出吧？」一位團長說着。從表面看。仍然是一條很完整的馬路，其實底下是空的，上面只鋪了一層薄薄的土，這是專門歡迎敵人坦克

車上的馬路。現在用鐵絲網攔着的原因，是害怕我們自己不小心走了去上當。」

越往前走，工事越做得堅固，到處是鐵絲網，到處是深的戰壕，密的砲壘，一個哨兵告訴我們：「昨晚還有百餘敵兵來攻距這裏僅僅一里多路的黃家村，因為我們這邊有一排人衝過去，把他們趕跑了，今晚還沒有動靜，月亮這樣好，也許等下又會來的。」

「好極了，我們就在這裏歡迎他吧，反正有的是子彈。」X團長說着，大家都笑了。

馬路旁邊有好幾座很高的洋樓，都沒有炸燬，獨獨一些平房和文化機關，都成了瓦礫。敵人的狠心毒計，真可謂達到極點了。

歸來經過高射砲團的團部，李團長出來歡迎我們，他們煮了很好的麪給我們吃，還有我最喜歡吃的鴨腎肝。在這裏我聽到了李團長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他勉勵士兵：「要時時刻刻想到打落敵人的飛機，夢中都應當不忘記和敵人拚命。來報

所消耗的子彈時，要同時報告打落敵機的數目。否則，國家爲什麼要設高射砲這門戰術？爲什麼用老百姓的血汗來養活我們這般人……？記着，如果打不下敵機，徒然耗費子彈，不但是你們的恥辱，而且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有怕死的，首先就槍斃他，聽到了嗎？」

「聽到了！」幾百個洪大的聲音，一齊回答着。

淡淡的月光，被烏雲遮住了，隱約地聽到劈拍劈拍的槍聲，一定是前哨在和敵人接觸了。

坐上汽車，我還伸出頭來戀戀地望着密密的彈痕嘆息：

可惜是晚上，我沒有把他拍下照來。

（十月十四午夜于陸家宅）

再渡瀏河

昨天下午在軍部寫的血戰三日記，到今天上午方完成。還想續寫第二篇壯烈的犧牲，不斷地有人來找，只好做罷。

晚飯後又與黃參謀，陳旅長，慶雲，嚴超去瀏河參觀蕭條的街市。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條用鋼骨水泥造成的很堅固的橋，被炸成兩段了。跑擁去一看，平洋橋三個字，很清楚地刻在那裏。靠江左的一帶房屋十之六七被炸燬了，一位老太太年紀已經八十歲了，她一個人在那裏燒火煮飯，我走近去喊她，她帶着恐懼的語氣說：

『真危險，真危險，我的前後左右的房子都被炸了，只有我這所房子沒有炸。

』她用手指給我們看，的確這是很奇怪的，所有的房子都成了平原，她的卽連瓦都

沒有損失一塊。

『我住在樓上，你們去看，那裏也是好好的。』

在她乾癟的臉上，掛着一綫笑容，

我們剛從樓上下來時，忽聽得一陣淒慘的哭聲，原來是另一位老太婆在那裏喊天！

『該天殺的日本鬼，炸了我的房子，我到那裏去住呢？兒子也不知那裏去了，討飯都沒有地方去討，我怎樣活下去啊！……』

老太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了！我掏出一張五角錢的票子給她，她連忙向地上跪下。我扶起她來，那個八十歲的又倒下了，她的房子雖然存在，但窮困還是一樣的。我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悲哀，她們兩人的生命，誰能担保活得到幾時呢？也許明天敵機再來就一命嗚呼了。

還有一道叫做勞虎橋，也被炸成三段。有少數婦女和年老的男人，在店鋪裏拾

零碎東西，哨兵連忙上前盤問：

「你們是不是想發洋財的？不是你的東西不要拿。」

「是我的，是我的。」

他們顫聲地說着。

我們的士兵就住在那些炸去了半邊或者只剩一間了的房子裏。他們用粉筆寫了各種的殺敵標語，有一個寫得很大，很有意義。

——革命軍人，有擁（勇）有志，又有沉着血氣，見敵人一口吞入！——

我連忙喊他們來看，大家一面唸，一面笑，我說：「你們不應該笑的，他的勇氣多麼令人欽佩，見敵人一口吞入這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勇士！」

所有看到的民衆都是哭喪着臉，在那裏對着一堆堆的瓦礫嘆息，那些都是他們的祖宗用一生的精力，一生的血汗造成的。如今通通燬掉了！

（十月十五於陸家宅）

幫房東打豆子

搬來這裏好幾天了，還沒有找到一張桌子寫字，她們都是用報紙舖在地上坐着，把床板當做桌子，在那裏寫的寫信，記的記日記。這幾天她們對於看書寫工作報告的興趣很濃厚，我非常快樂。雖然出外宣傳言語不通，她們回來常常發牢騷；但只是少數人有的這種困難，她們大都在拚命地學習語言，練習跑路。

房東家裏今天打豆子，一清早，我們就幫着她去工作。女房東感激的不得了，送了一大篩黑豆子來，給她錢也不肯接受。現在我們和附近一帶的老百姓，發生了深刻的感情，陸阿三天天向我要救亡日報看，天天打聽前方的消息。早晨去上街時，總要問我們買不買東西。給錢給他女孩買糖吃，他也不肯接受。

「先生們很辛苦，在前綫替我們打仗，我們應該買東西給你們吃的。」

他總是這樣地說着。

下午一連回了十三封信，頭都寫痛了。接特快信，他要辭去中正醫學院的課，來前方工作，我自然很高興；但學校是否放他走，又是問題。

今天比較空閒，所以十點鐘就睡了。

(十月十六夜于陸家宅)

三 渡 瀏 河

前兩次去瀏河都因為是黃昏，沒有照相；今天決定冒險三渡瀏河，把敵人的殘暴，通通攝下來，寄到畫報去給後方的羣衆知道。

暖和的太陽像春天般美麗，「怕飛機」很早就着急了。

「這麼好的晴天，我們又不得清靜了，我的好老板娘，你千萬不要燒火，餓一頓是不要緊的，不要招引飛機來丟炸彈才不得了。還有，衣服也不要晒到外面去，晴天要特別小心。」

老板娘不懂她的長沙話，只是格格地笑，氣得她直跳：

「天上格敵人飛機丟炸彈，儂怕不怕哉？」

她以為上海話已經畢業了，可以拿來應用，誰知越說越糊塗，老板娘還是燒她

的火，晒她的衣裳。

吃了早飯就去約黃參議，張祕書一同去瀏河。雁虹要去寫標語，帶了很多粉筆；嚴超也要跟去照相；其餘幾位都要出去宣傳。她們都阻止我在上午去，我們也明知有危險，但爲了要趁光線好去拍照，顧不了那許多。

僅僅相隔了一天，瀏河的景象大不相同了。那座中間炸燬了的平洋橋，如今成了三段；而勞虎橋完全沒有了，只剩兩頭半個橋墩。

我們冒着險從平洋橋經過，差一點掉在河裏。敵機像害怕似的匆匆地從頭上飛過，我担心那部瞎子汽車，被她炸掉了。

照了兩捲片子，三個人寫完了二十幾根粉筆，才回到×十師師部來。

歐師長和特同名同號，他在長沙時，我們曾演過一幕滑稽劇，劇情是這樣的：

看報，知道×軍的吳軍長來長沙了，他的夫人龍文娛是我在軍校時的同學，我們當兵時，吳軍長正在那裏當參謀，所以我很想戰地服務團隨他們出發。跑去找

他，茶房說和歐師長吃飯去了，我以為歐師長也許就是寫信來歡迎我去他們隊伍中工作的區國年師長，前一星期我還去過一個電報，這時他來長沙了，正是好機會，於是跑去他住的地方，留下了一張名片還寫了幾句話約好第二早去看他。

誰知第二天早晨我跑去五洲旅社，他還沒有起來，衛兵不許我上去，說師長昨晚沒有回來。我知道他撒謊，直衝上樓，坐在門口等着，茶房板起臉孔，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心裏氣得要大罵起來。我一生沒有找過要人，這回爲了服務團，我不知道受過多少閒氣，但一想到抗戰上面，又使我忍耐住了。

好容易等着他穿好衣服，洗好臉開門出來，一個身限高大四方臉，有着十足廣東味的男子，從我眼前走過，他奇怪地望着我，我也驚異地望着他。

——怎麼？這那裏是我認識的區師長呢？

他把我請到房間裏詢問我的來意，我首先向他道歉，說我找錯了人；然後問他知不知道吳軍長什麼時候在家。

『你找他有什麼事情？』

我在這裏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想隨着你們的隊伍赴前方工作。』

『那好極了，歡迎，歡迎！只要得軍長同意，明後天就可和我們一同出發。』
就這樣我們認識了，以後每次見到，都要提一提那幕滑稽劇。

『歐師長，爲什麼你們要駐紮到這裏來？』

我突然發出一聲愚問：

『我們兩師的弟兄傷亡得快差不多了，總司令部有命令，要我們移後駐防，所以只好從火線上開倒車開到這裏來。不過瀏河也同樣是前綫呢，在軍隊是只能絕對服從命令的！』

他詳細地向我解釋，我們和陳副師長跑去和老百姓談話，還拍了許多她們在田野間工作時的照片。吃了晚飯回來，已經是月亮東升的時候了。

（十月十七夜八點于陸家宅）

審問漢奸

自從派了雲錦和喜英去×十師政訓處工作後，她們便天天着人來接，小妹妹們都把我當做她們的媽媽，一天不見就要向我撒嬌。爲了她們的被窩不夠，士兵沒有畫報，刊物看，還要親自跑一趟上海，在沒有去上海之前，是非去看她們一次不可的。

從一百二十三號橋坐小船到邢家宅，大約有十五里，我發現一個奇跡了，下水船也要背緯，真是滑稽的事。

這一帶的棉花，都收穫了，除了沿途看到英勇的士兵外，很少遇見老百姓。

來接我的小勤務兵李騰輝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非常可愛，他是在貴州投入×軍的，范處長曾講過很多關於他的故事給我聽：有一個老叫化子病了，李騰輝替他

請醫生看，買藥煎給他吃；後來老叫化死了，他去募錢來買板子埋他。十六歲的孩子，這樣有義氣實在是很難得的。

到了邢家宅，他們都在候我去吃晚飯，特務連的同志押來兩個漢奸，我主張先審問了他們再吃飯。

那個二十多歲的，嘴裏裝着兩顆金牙齒，態度很大方，只是說起話來時，常常自相矛盾。他被捕的時候，是在路上，步哨看見他拿了一件皮衣，慌慌張張地走路，有點形跡可疑，所以搜查他的一身，原來他把兩塊毛巾綁在腿子上，一連穿了五條褲子，身上有古銅錢，有兩塊肥皂，還有一把剪電綫的剪子。另一個年紀在四十左右，也是和他同時被捕的，證據沒有這麼多，只有毛巾和肥皂；不過他們的口供一樣，似乎預先就商量好了的，兩人都說幫助軍隊在做工事；但詳細詢問起來，他又含糊說不出來了。

審了將近兩個鐘頭，還沒有什麼結果。其實我們並不希望抓到了漢奸就槍斃；

而是希望從他口裏供出更多的同黨和機關，以及負總責的人來。不過這些祕密，他們是不會知道的，有些小漢奸每人一天只拿到五毛錢，除了認識那個給錢的人外，其餘什麼都不知道，爲了五毛錢，而白白地送了一條生命，實在太可憐了！

政訓處不是執行槍決漢奸的機關，所以決定把他們兩人送到師部去。

晚間，老趙報告他們最近的工作計劃，他說：

我們和陸渡區，嘉定太倉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絡。陸渡區共有六鄉，每鄉調一百個壯丁來訓練。科目分一、精神訓話（以暴露倭寇罪惡，發動民族抗戰爲宗旨。）二、動員民衆參加抗戰的方法。三、簡易的軍事訓練。四、防空防毒方法及工事構築法。五、救護及戰時衛生。六、偵探工作及保護交通。訓練期間爲五天，預計在一月內，六區全體民衆，訓練完畢。」

在戰區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在最短促的時間裏，要授這多門科目，而且軍隊裏的行止是不定的，也許明天一個命令下來又要開拔，那麼這裏的工作又要放棄

了。

在清朗明淨的月光下，我們望着一隊隊的敵機從屋頂上飛過，一個孩子，牽着我的手問：

『你知道牠們去轟炸什麼地方？』

『也許來炸我們，你怕不怕？』

『不怕，我們一天都要看見好幾十次呢。』

在戰區的孩子，從小就把胆量嚇大了，將來去打日本鬼，一定更比現在的士兵要勇敢。

（十月十八夜于邢家宇）

看炸彈

吃了早飯和老趙，老莫，喜英，雲錦去陸渡橋，看那顆沒有爆裂的炸彈。走了三里多路，才抵目的地。炸彈就躺在小河邊，大約有三尺多高，上面刻有「六〇〇陸用爆彈」等字。我要把牠扶起來拍照，她們嚇得跑開了，倒是一位工友叫做蔣繼宗的，非常勇敢，他立刻從土坑上跳下來，幫我扶起，讓雲錦拍照。

炸彈很重，僅僅扶幾秒鐘，手就酸了。商會的主席說，那天上午敵機來投彈的時候，他親眼看到的，似乎那位司機有意不使他爆炸，所以一連投了幾個在水裏。

我說：

『那除非投彈的是東北人，否則，他不會做這種好事的。』

陸渡橋是一個介於嘉定與太倉之間的很熱鬧的市鎮，老百姓都沒有走，街上擠

滿了賣菜的人。在這兒做組織民衆的工作，我相信是很順利的。

喜英像孩子似的硬不放我回去，她說這裏只有她和雲錦兩個人太不好玩了，要我仍然把她們調回團部去。

『你到前綫來是爲的工作，還是爲的好玩？』

我嚴肅地質問她，她又低下頭不敢做聲了。

龍華月色

機會碰得真巧，我正想搭傷兵車去上海，軍長和黃參議跑來了，軍長說：『我們今夜要去真茹，龍華，就順便送你去上海吧；不過我的小車沒有租界照會，到黃副司令那邊替你想辦法去。』

咏芬，雁虹，佩蘭她們都送到車站，大家戀戀不捨，要我第二天就回來，我告訴她們這回去上海是很想住在醫院休息幾天，把幾篇文章寫好才回來。咏芬說：

『不得了，我們會活活地凍死了，大家都在等着被窩蓋，團長，你非早回來不可！』

她們那副着急的樣子，連陶司機都笑來了。

晶瑩的月亮，照射着大地如同白晝一般。敵機嗚嗚地在蔚藍的天空中低飛，但

我們的汽車，仍然很勇敢地開行，到了真茹的××橋停住了。跑去總司令部，×總司令正在忙着接電話，聽語氣前方的戰事異常吃緊，一會說什麼村失守，一會說什麼宅敵人猛攻。軍長看看簡直沒有機會和總司令說話，於是坐了一刻鐘就走了，約好等下再回來。

八點半鐘車抵龍華，黃副司令一見我就說：『謝女士，多年不見了！』他比一二八時更胖，更有精神。微笑老是掛在他的臉上。吳軍長說：

『走進總司令的房子裏，就使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跑到你這裏，又太不像在前綫，你看，你總是這樣笑着，好像沒有打仗這回事一般。』

『當然囉，如今正式和敵人火拚了，還不高興嗎？打勝了固然痛快，打敗了也是痛快的，我以為中國只要肯下決心和牠拚到底，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又是幾聲哈哈，副司令真像快樂之神。

坐了他的有租界照會的車子，我一個人到上海去。

車子駛過平滑的馬路，兩邊的樹林是這樣密密地籠罩着蓋住了天邊，一輪浩淼的明月，從樹縫裏射進來，恰像一綫天那麼美麗。夜是靜的，只有斷斷續續的大炮聲在衝破空間的寂寞。如果是太平時候，在這樣美麗的月色下，在這兒散步着的，一定是手挽着手，情話喁喁的一對對男女情人，如今來領略這良辰美景的，却是英勇的武裝同志了。

——保衛龍華，保衛大上海，這錦繡似的山河，我們是不能失去一寸的啊！

我自言自語地說着。

九點到了亞子先生家，他們都很驚異。前次分別後，他們以爲很難見到我了，誰知這麼快又來了呢？

把我此次來的使命告訴他們，亞子勸我多休息幾天。他說你瘦得太不像樣了，嗓子這麼啞，臉色這麼蒼白，非找個醫生看看不可。我自己也覺得這幾天來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了，如果前方沒有什麼事故發生，就在這裏暫住幾天也好。

（十月十九夜于上海亞子家）

征 募

真是生來的賤骨頭，在硬門板上睡得好好的，一躺到柔軟的床上就失眠了

天還沒在亮，就爬起來寫戰地裏的一夜，這是準備給宇宙風的。

下決心不去找朋友，但爲了被窩的事又不能不去拜訪香凝先生。在那裏會着了沫若先生和定慧女士，他們找我一同去錦江小餐館吃飯，那是袁文斌先生請的。飯後和定慧去市商會募藥品和防毒口罩。成績很好，防毒口罩商會的負責人答應先給我三千個；藥品比較困難，要慢點才有。定慧還向李秋君女士募了一部汽車，可惜壞了，要花好幾百元才能修好，否則，這正是前方需要的。

把我在軍部募的一百元交給救亡日報，要求他們多印點給前綫士兵看的小冊子，只要是用淺近流利的文學寫成的抗戰讀物，什麼體裁都可以。阿英告訴我，我

那篇呼籲的文章發表後，有很多讀者送慰勞品來。有些送給士兵的；有些罐頭指明送給我吃的，問我收到沒有？還有幾十位巡捕，居然捐了三十多元來要救亡日報代買紗布棉花送到前方去。我聽了非常高興，後方的民衆是這樣熱心幫助前方將士抗戰，我們更應當加緊宣傳工作才好。

說了不讓人家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朋友們却像看了報似的一批又一批地來找我，害得娘姨倒開水都忙不過來。我對不住亞子先生，實在太吵鬧他了。

（十月二十夜于亞家）

大場之夜

亞子的家靠近馬路，很早就聽到汽車聲。在戰地生活慣了，一旦跑回後方，精神上總覺得不痛快，對於一切的現象都看不慣；尤其那些摩登男女和從電影院跳舞場走出來的醉生夢死的人羣，拿他們來和在火綫上以血肉和頭顱來保衛祖國的戰士比較，真不知要拿什麼字眼加在他們的頭上才好。

很早就起來寫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還不到三頁，潛修他們來找我了。不待說，我是知道他來討債的，因為他和朋友正在辦民族呼聲，上回答應了的文章，到如今還沒有繳卷。

『潛修，你不要逼我好嗎？我一定給你一篇。我這回來上海是醫病的，你可憐我吧！』

我開口就向他哀求。

『我不管你病不病，我只要文章。』

他真像一個債主，態度狠兇，幸而文澤在中間調解，否則，兩人也許要動武了。

李秋君女士送我們服務團十打襪子，她雖是第一次和我見面，却像老朋友似的那麼談得來。

『聽說你們在前方缺乏被窩，很多人都凍病了，現在還需不需要？』她很關心地問。

『是的，我這次來也爲的這件事，廿五個人，只有十二條被，真太不夠了。好在何先生那邊這回又捐了八條，現在是足夠禦寒了。』

下午蔣先啓先生來訪，他是十二年前我們在長沙讀中學時認識的朋友，那時他和少懷，其起等辦火花，我也幫忙他們寫稿子。他的哥哥先雲先生是一個思想前進

勇敢善戰的名將，可惜早已做了烈士了。

「知道你在東戰場，就想找個機會來訪你，可是工作太忙，老是抽不出時間來。剛好昨天因事來上海，今晚就要回去，方才遇着沫若先生，他說你住在這裏，所以特來奉看，真想不到，我們不見面已經十二年了！」

他還是有點孩子氣，不過臉長大了，個子還是那麼矮矮的，說話也不像是一個做了官的聲音，穿着一身整齊的西裝，很像一個洋少爺。

「究竟是老朋友，當了大處長，還沒有忘記小兵。」

我打趣着說。他並不示弱，連忙還我一嘴：

「我們很想請貴團來這邊幫忙，恐怕大團長不肯屈駕。」

亞子先生坐在那裏哈哈地笑個不住，談了大約有一個鐘頭，他說約了田漢，沫若，長江等今晚要去大場，現在就要去田漢那裏商量動身的時間。亞子先生說：「我也想去看看田漢。」於是三個人一同坐了先啓的車子去。真糟糕，田漢要去替一

位鄒先生做證婚人，他的太太正在忙着打扮，他自己被一羣朋友包圍着，我們看看這空氣太緊急了，於是就開步走，那知三個人被他一手攔住，用綁票的手段，居然把我們也綁去參加婚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對新婚夫婦還有許多來賓，我們根本不認識一個。田老大是慣愛開玩笑的，他不管你着急不着急。總是那麼用無數的哈哈來把你留住。

婚禮舉行了，田老大說了一串滑稽話，其中有幾句是：

『在抗戰期間結婚，自然是爲了要增加抗戰力量，如果有誰發現對方有對於抗戰不努力的行爲，儘可向介紹人提出訴訟，要求解除婚約。』

於是又是一陣笑聲和掌聲，結束了他的演說。

『田大哥真殺風景，人家剛結婚，他就說解除婚約。』我悄悄地對亞子說，却不料被他聽到了。他立刻找了亞子去說好話，同時我和胡萍小姐，保羅先生都被他綁去登了台。

七點半鐘結束了這短時的羅曼生活。長江開車來接了。於是和田漢，胡萍，保羅，嶽蘭一同去大場訪問宋××將軍。

× × × × × × ×

七個人擠在一部小汽車裏，簡直像罐頭裏的鳳尾魚。

在浩浩的月光下，望見前面像一條長蛇似的隊伍在移動，想到今晚也許又要總攻了，每遇着一個哨兵上前來盤問時，長江只回答一聲：『大公報的』，於是這一關就通過了。據他說，這條路他常常來往的，哨兵有很多都認識他了。

隊伍是這樣多，簡直把整個的馬路也填滿了，大炮，機關槍，這些平常我們不容易看到的笨重的武器，如今都用汽車，驢子，或者馬載到馬路上來了。可敬的武裝兄弟，是這樣訓練得好，他們不管有幾萬幾十萬行軍，沒有半點聲音。那種整齊，莊嚴，沉靜的陣容，令人一見就肅然起敬。每次我遇到這些開上火線和敵人拚命去的弟兄時，我心裏總是充滿了悲壯而喜悅的情感；有時也會感動得流下淚來。

胡萍小姐放開嗓子唱着歡送勇士出征的歌，還伸手到窗外大叫：『戰士們，祝你們勝利！』我說：胡小姐你說話太斯文，應該說：兄弟們，祝你們打勝仗。』

車子在曉莊師範的附近停住了，田漢說：

『這地方我來過的，怪不得這麼熟悉。』

走進指揮部，宋師長正在和前線打電話，他是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湖南人，曾畢業嶽雲中學，三哥還是他的國文老師。今晚我們這一羣，除了長江是四川的外，其餘都是湖南人，因此談起話來，誰也毫無顧忌地把各人的家鄉調都搬出來了，聽去怪有意思。

『長江先生，歡迎你改籍，今晚你一個人參加我們的同鄉團體，顯得怪可憐的。』

我向他開玩笑。

『要得，要得，少數服從多數，我從今晚起就做湖南人吧。』

他和一位參謀到另一間房裏談話去了，於是田漢先生就開始了他的訪問。

宋師長告訴我們，今夜我軍向敵人總攻，現在已經開始了，但還沒有達到激烈的時候。對於軍事前途，他是很抱樂觀的，雖然敵人的大砲飛機猛烈，但我們有的是血肉和頭顱，精神能戰勝物質，他始終相信不會失敗的。

『我們從報上看到大場這兩天很吃緊，所以今晚特地來請教宋先生，希望能將一些新的希望給我們帶回後方去。』

『其實我們在前線的人，時時刻刻都在做着吃緊的準備。勝敗是軍事上的常事，偶然有什麼失利，也用不着害怕，只要我們是有決心有計劃的和敵作長期抵抗，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爲了租界十一點就開始戒嚴，我們不能不提早回來。

在風馳電掣般的汽車中，望到了被敵人毀損了的持志大學，一扇倒塌了半截的大門，寂寞地站在那裏迎受着淒冷的月光照耀。砲聲是一陣陣緊張起來了，可惜我

啊！
們的車正在向安全地帶的上海開去，如果能在戰地露宿一夜，該是多麼有趣的生活

（十月二十一日在上海）

女人的確不如男人

很想今晚回前方，不知事情能辦得完不？

十一點去香凝先生家，會着了十年前的丘八同學黃傑，她現在慰勞會工作。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差一點連骨頭都斷了。

香凝先生和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政治方面的話，她說：『這時候，應該開放黨禁，不分黨派，工農商學兵，婦女都要自動組織起來，由政府領導參加抗敵。』

她雖然在病中，時時刻刻都在掛念着抗戰，關心各種救亡工作，她的腦筋從沒有休息過。見了她，我就發生一種至高的崇敬，而自己感覺得特別慚愧。我是中年人，更應當努力，身體雖然衰弱多病，也應以何先生爲榜樣，抱病奮鬥才行。

蘭畦也因病從前方回來了，她請吃午飯，同席有胡愈之先生和蔣先生。談到女

人的健康，的確不如男人。蘭畦說，她那些團員也有常害病的。我正爲了這問題着急，女人的勇氣是比得上男子的（有時也許還要超過），只是身體太差，動不動就生病，真討厭極了。

下午將被窩及書報，送至×軍辦事處，託他們先帶到前方去。胡百洲先生，聽我說團員們因沒有被窩蓋凍病了，他連忙拿出十五元來要我代他去買被。朋友對我們實在太好了，他們把我們也放在被慰勞之列，其實這是不應該的，我們負了慰勞的使命才到前方去，結果反而受人家慰勞，真是太感到慚愧了。

晚飯茲九請在她家裏吃，認識了一位勇敢的攝影專家趙定明先生。自從八一三抗戰開始後，他就背着一副攝影機，整天出沒在大場，蘊藻浜，虹灣一帶的火線上。這回他想同我到瀏河嘉定一帶去拍照，自然我萬分地歡迎。

我們開始吃飯了，他却在忙着替我們拍照，一個又一個地把鎂光犧牲了不少，我真有點替他可惜。

x 十師的劉處長由南京轉來了，他約我明天去前方。恰好明健，文澤，他們也要去前方看看，只要車子坐得下，就帶他們通通去吧。

(十月二十二夜於上海)

真的病了！

一打開眼睛來就頭痛，想是大便不通之故，吃了三匙貝麻子油，肚子裏非常難過。

病了，真的病了，頭是沉重得抬不起來，眼睛裏時時有淚水滲出；走路時一雙腿子像在扯風似的往後退，什麼時候都有昏倒下去的可能。我悔不該來上海的，原來的目的想住在醫院，好好休養幾天，如今却弄得比在前線還要忙，以後再不來上海了。

特不知動身了沒有？今天回去該可以接到他的回電了吧！

亞子勸我再休息幾天，我說：

「在這裏是沒有辦法休息的，還是讓我到前方去休息吧。」

我的性子素來是急燥的，他見我這樣固執，也就不敢強留了。

三點半鐘的時候，他們要去前方的通通來亞子家裏集合，有沫若，羅青，李堅，王宗俊，王達夫，蔡鴻幹，趙定明，黎明健，清平文澤等十人，分三部汽車裝運。他們有的代表文救，有的代表婦慰，有的代表海關戰時俱樂部到前線去做精神慰勞，首先到龍華黃副司令那邊，然後送沫若到安亭。劉處長的車在最後面，不見來，我們的司機因為不認識路，所以走錯了幾十里冤枉路，到達馬鹿鎮時，已經十一點了。

在上海溫祕書就告訴我，軍部已經搬到馬鹿鎮來了，還畫了一個詳細的地圖交給我，下了車就遇着一位剛從火線送飯回來的伙伕，經我說明是服務團的，他願領我去軍部。每個人提了自己的簡單行李，跟着他走了約有兩里多路，才到目的地。奇怪！門口沒有守衛的，也聽不見裏面有半點聲息，我們都以為找錯了村子，伙伕說：『是這裏，你看電話都沒有拆掉呢，一定是方才搬了的。』

打了半天門，也沒有人理會，於是從一扇半開着的小門口，彎彎曲曲走進去，聽到有人在喂！喂！喂，就像得着救星似的那麼高興，連忙迅速地踏進最裏面的一間去，只見空空洞洞的房間裏，點着一枝洋燭，一個士兵躺在床上打電話，他見我進來嚇了一大跳，驚惶地問：「什麼人，什麼人？」我把符號給他看，同時問他軍部搬到了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說聽是什麼家村，離此地約有七八里路，是今天吃了晚飯才搬的。這裏離前線太近，時時都有大砲和流彈打來，軍部昨天晚上才搬來，今天就有三十多架飛機來轟炸，這裏有漢奸，住不得，你們趕快走吧。」

聽了有這消息，真有點傷腦筋，如果是我一個人還不要緊，帶了這批沒有上過火線的朋友，人又這麼多，找不到軍部，今晚睡覺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一連搖它十幾次電話都打不通，只聽得裏面喊接第×團×師忙個不亦樂乎。回太倉嗎？又聽說我們的團部也搬了，就住在這嗎？今晚有月亮，也許敵機還會來

的，萬一不幸，給他丟中了，豈不死得太冤枉。

大家都沒有主意，只問我怎麼辦？我說：

『誰的胆量大的，跟我尋找軍部去！其餘的留在這裏等候消息，我們找到了立刻來迎接，犧牲一夜的睡眠，總可以達到目的。』

於是文澤和蔡先生首先願意同我去，剛走到門口，恰好遇着通訊連的士兵，他們正蹲在地上接電線，我要他領我去軍部，他說：『謝團長你想和軍長講話嗎？現打通了。』

真要感謝這位弟兄，如今我們有辦法了，蹲在地上給軍長打了個電話，他說新搬的地方太難找，非有人帶，無論如何找不着的，要我們今晚仍回太倉。我告訴他汽車已壞了一部，他說另外有部小汽車藏在石圍門馬路的草堆裏，要我們去找王司機。於是一大堆人馬，又浩浩蕩蕩地向馬路開來。

汽車已壞了一部，只好把行李都堆在我們的車裏，五個人都下來走路。實在太

不幸了，剛開走不到十分鐘，我們的車也突然壞了！看表，時間快到兩點，如果不趕回太倉，在這裏過夜，明早也許就沒有命了。汽車正是敵機轟炸的目標，這裏又沒有隱蔽部可藏匿，怎麼辦呢？人是可以下來走的，但八床被和許多慰勞品以及十多個人的行李怎麼拿得動呢？只好要司機和文澤去石岡門尋找汽車，我和明健趙先生三人在車上等候。

月色更明亮了，滿天星斗，閃爍在碧藍的天空裏。顯得輝煌，美麗；遠近的村莊，樹林，都一目了然，令人忘記了身在戰場。也許因為太疲勞的原故吧，他們倆竟呼呼地打起鼾來了。於是這美麗的夜景，只有我一個人獨享。

猛地聽到幾聲大砲響，東南角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敵機自遠而近地飛來了，在月明如畫的光線下，兩部汽車自然是牠轟炸的目標。我輕輕地推醒明健，要她下車去躲避一下，但她睡得太熟了，搖了很久，都沒有動；老趙也喊不醒。敵機越來越逼近了，我也懶得下車，就索性等牠來炸死吧！——這麼一想，什麼顧慮都沒

有了。

呵！原來不止一架，後面還有好幾隊呢！起碼都有十二架，因為我沒有把頭伸出窗外去，所以不大看得清楚。他們去尋找汽車的也沒有回信。砲聲更響得密了，紅的綠的信號槍，到處都亮着，這雄壯而嚴肅的戰場夜景，是住在大都市裏的人們夢想不到的，我又第二次搖醒明健。這時她睜開眼睛了，我指着東南角上的砲火給她看：

「你瞧吧，在砲火下不知又要毀滅我們多少英勇的弟兄！」

我開了車門，兩人都下去散步。遠遠地駛來了一部汽車，原來我們的救星到了！王司機開來了那部小汽車，還替我們修理好了那一部，於是在夜霧茫茫中駛到了太倉。

這難道是在做夢嗎？

當我們踏着朦朧的月色，走近陸家宅時，忽然聽到特的聲音了。

——這難道是在做夢嗎？他居然來到了我的身邊！

我真快樂得要發狂了，給他們一一介紹之後，我倆就手牽着手走進了院子，他告訴我前天下午到這裏的，已經在外面候過我兩晚了。我不知要向他說些什麼好，只覺得週身的血液在沸騰，一顆心在狂跳……

客人到了家，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吃與喝，其次是睡的地方。

臨時把子春和練處長送給我們的兩個小勤務兵喊醒來燒火弄開水，家裏是沒有準備着什麼乾糧的，只好打開餅乾盒子來，每人吃幾塊騙騙肚子。

特今晚做了主人，他去弄了許多稻草來舖在廚房裏給客人睡，小妹妹們也都醒

來了，她們歡迎着兩位女客睡在她們的床上。我呢，待他們都睡好了之後，和特悄悄地跑去牛車篷裏談情話，一直到天亮才回來……

（十月二十三日於太倉）

四 渡 瀏 河

客人也像我們一樣的起得很早，洗好臉後，就開了一個歡迎會。他們每人都給了我們許多鼓勵，和後方救亡工作的報告，像這樣快樂的歡迎會，自從來到戰地，這還是第一次呢。

吃完早飯，陪他們去參謀部參觀，又去瀏河拍照，這回我是四渡瀏河了。

僅僅相隔一個星期，瀏河的景象又大大地變了！以前剩下沒有炸的房子，如今都成了瓦堆。正在拍照的時候，却被兩個步哨干涉，甚至有一個趕快跑去旅部報告，形勢看來很嚴重，我知道他們誤會了，因為過去上海曾發現過一位某報的漢奸記者，把我們的重要工事拍了去送給敵人，第二天我軍就失敗了；從此非特有戰地攝影護照與佩帶所屬機關證章者，一律不準在防線內拍照。

恰在這時，×六師一六六旅的湯旅長來了，他是那天晚上我們同在高射炮團團部吃麵時認識的，他不但替我們解了圍，而且陪我們去參觀被炸毀了的城隍廟和天皇廟。

『這年頭，菩薩連自身都保不住了，他也要遭敵人的空襲。』

湯旅長幽默地說着，大家都笑了。

天皇廟門外的一個大石獅子，還依然無恙地站在那裏含笑迎人，裏面的菩薩，炸得東倒西歪，破破碎碎地散滿了一地。那些整天唸阿彌陀佛的和尙尼姑們，也不知逃往何處去了，只留得片片的袈裟供人憑弔。（聽說有幾個和尙殉難了）。

湯旅長談及瀏河之戰，是那樣精神煥發，有聲有色地告訴我們：

『我們這一師是八月十七日開來接防的，二十三至二十七，敵人大舉進攻，我軍派三三二團死守瀏河，敵人的砲火雖然猛烈，但我方僅死傷五百餘人。九月三號至七號又是他們第二次總攻的日子，大家都知道瀏河是個在軍事上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被敵人佔領了，西則可奪取太倉，南則可襲擊嘉定，更西南則進攻崑山蘇州，尤其瀏河又是個很重要的海口，所以無論如何非死守不可！

『這一次敵人又沒有達到目的，我方僅死傷二百餘人。到了十月十一號，他們又來第三次總攻了，五十條軍艦齊向瀏河開來，大炮整天整夜響個不停，但我們早已有準備，他開大炮時弟兄們都躲在隱蔽部，等到他們的步兵來射擊時，我軍就一擁而上，將敵人殲滅。你們諸位看到過敵人的標語沒有？他們曾有一小部份佔領過一次瀏河的，現在他們無日不想登岸，所以每天有小接觸，兩方面天天都有死傷。』

邊走邊談地，我們又走到了那位八十歲的老太婆底家，她還健在，房子也是好的。趙先生又替她和我拍了一張合照。她起初不肯，經我們解釋，說是照了像去，可以向後方宣傳，請求政府拿錢來救濟，她馬上高興了，而且要其他的兩位老太婆，也來一同拍照。一個鬍鬚有四五寸長的老頭子站在一旁憤憤不平地說：

「難道只有婦人要救濟，我們男人就應該讓他活活地餓死嗎？」
我了解他說話的用意，他是多麼希望我們替他拍照呵。

稻草被窩

今夜我們又要從太倉搬到嘉定去了，在軍隊中生活，整天都是打鋪蓋搬家，真是麻煩極了！

車子是十點鐘到的嘉定，行李都在挑夫的肩上，還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大家都因為兩天來的勞頓，話也不想說一句就打起瞌睡來。嘉定這地方，每天日夜都有敵機來光顧的，晚間連洋燭也不敢點。我倒下床去，就呼呼地睡着了，特找了許多稻草來蓋在我的身上，一會就凍醒了。

『還冷嗎？再給你鋪上一些好了。』

他又弄了一大捆來堆在我的身上，壓得我連氣都喘不過來。究竟我是什麼時候和明健小姐睡在一塊，而且換了真的被窩，這些我都好像在夢裏一般。

（十月廿五補記于嘉定）

榮 譽 獎 章

×九師和×十師都接火了，兩師的軍醫處都來電話要求派人去工作。於是派了張豚芬等六人去×九師，佩蘭等三人去×十師。

大概是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們乘了小船到前綫去。經過我們從前往的地點，（如今是×十師的野戰醫院。）看到了好幾個榮譽傷兵。他們的胸前掛着「一二八」紀念的金色獎章。有一位已經受過兩次傷了，還是那麼精神奕奕地談個不休。

『十九號我傷了左臉，耳朵也去了半邊；但我仍然不肯下來，我要和敵人拚命到死。誰知二十一號腿中三彈，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們硬把我拖出戰壕，抬了回來。住在醫院裏真苦極了，什麼時候才能再上火綫呢？』

曹醫官告訴我，這裏住的傷兵，都是在「一二八」時建立過許多功勞，如今都是受了兩次傷後才退下來的。對於這些裹傷再戰的勇士，我們除了默默地致敬外，還能說出什麼感動的話呢？

第一次打擺子

真是禍從天外來，我突然病了！

也許因為吹了河風的關係，坐在船上，身體漸漸支持不住，來到×十師的政訓處，就往芝英的床上一倒，全身開始顫動了，蓋了三條被還嫌冷。劉處長連忙打電話找醫官來看病，誰都說我在打擺子。這是多麼難受的病，我生平沒有打過擺子，如今却嘗到這種特殊的滋味了。我有時感到從天空中掉在海裏，有時又像從地上飛到天空，冷，冷，澈骨的冷，把身子縮做一堆，越睡越冷，一小時過後，全身又像火燒似的燙人，把所有的被窩都丟開，只穿一件單衣還嫌熱。

我就這樣苦痛地受了一夜熬煎，特也着急得一晚沒有睡，總是不時偷偷地進房來看我。也許因為藥見效的原故，到了黎明熱漸漸地退了，精神也比較好過了一

點。

（十月廿六上午補記）

俘 虜

我完全成了個軟子，好像全身沒有了骨頭，坐起來又倒下去了。特和幾位上海來的朋友，今天要去最前綫視察，我很想加入，可是怎能走得動呢？

下午接軍部電話，說是捉到了好幾十個俘虜，有一個已經解到軍部，要我趕快回去審問，因為當夜就要解送南京去的。

不等他們回來，我先坐了小船回嘉定，在敵機一路護送之下，我居然平安地達到了目的地。

一會，特從前方趕回了，我們一同去×村前方軍部。

俘虜是在我們到後二十分鐘才抬來的，黑黑的臉，長滿了鬍鬚，手臂，腿子，背部都受了傷。他叫本達，今年二十六歲了。家裏有老婆，有小孩，本來是在大阪

做工的，這回被抽調來打仗，他已經是第三期的預備隊了。

這傢伙個性很強，簡直是一條老實的走狗，他不像別的俘虜一樣見到我們的弟兄就磕頭，問了他很多的話，老是裝着不懂的不答覆；給了他麵包吃，還要沙糖水，始終連「謝謝」都不說一聲，那種倔強的態度，實在太可惡了！

前幾天×師也捉到了好幾個俘虜，裏面有花匠，有小學教員，有商人，有小學徒，如今連工人也抽來了，由此可見他們內部的恐慌情形，實力是決不能和我國比較的，即使是十個拚一個，我們也拚得過他。

這傢伙，大概活不了多少時候了，滿身是傷痕，呼吸也很短促，問他要不要寫信回去，只是不住地搖頭，大概他是再也不希望生還的了。

唉！可憐的蠢東西，都冤枉地做了軍閥強盜的犧牲者。

趙先生替俘虜照了像後，弟兄們都主張槍斃了他。

「爲什麼不乾脆一下就結果了他，留在這裏還要我們派人看守，誰有這些閒

上？他們捉到我們這邊的，一刀就殺掉了，爲什麼我們還要保留他這條狗命！」
有一個衛士，差一點要動手了，經過我們許多解釋，才平下他的火氣來。

x
x
x
x

軍長悄悄地告訴我：「馬鹿鎮那邊戰事很激烈，從上海來的那班朋友，最好今夜回去，否則恐怕汽車不大好走了。」

他們希望在前綫多停留幾天的目的不能達到了，自然趙先生更感覺得失望，因爲他想要去×師拍照勝利品的計劃，已成了泡影。

（廿六夜于嘉定軍部）

改選副團長

昨夜我又發熱了，大概又是擺子在做祟。

上午和特，趙先生一同去×十師軍醫處，用電話把×九師的六位團員調了回來，開了個臨時會議。大家都主張改選副團長。本來這是一月以前的事了，爲了劉同志不尙實際，好說大話，要別人守紀律，自己却在談戀愛，因此有好幾位團員，早就嚷着要開除她了。我總覺得服務團不是行政機關，應該想法使她自己認錯，改變態度；開除未免對她太苛刻了一點，所以竭力把這一個暗潮抑遏下去，沒有鬧出什麼亂子。

現在，總算和平地解決了，並沒有實行那個苛刻的處罰，而以整頓團務爲理由，把整個的組織都加以改組，於是副團長一職就落在王雁虹同志身上了。她本來在

長沙自治女校當訓育員的，這回拋棄了職務加入了婦戰團，做事很認真負責，更因為她是個做了母親的人，所以大家當她是大姊姊。以和藹熱忱的大姊姊來管理一羣小妹妹，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

劉同志今天雖然難過，但大家對她的態度很好，這是女人一種莫明其妙的心里，在攻擊對方時，恨不得立刻置之于死地；一旦真的實行了她們所希望的處罰時，她們又不忍了。

（廿七夜于嘉定）

到蘇州醫病去

昨天黃昏時匆匆地別了她們，爲了病，今天又不能不去蘇州醫治。

趙先生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他也只得和我們一同去蘇了。

特今天爲我忙了一天，寫通告，起草工作大綱，收拾東西，一直忙到晚上，跳上汽車，才算得着了幾小時的清閒。

看看我這副病容，誰都說我應該休息的，團員們也說現在換了新的副團長，許多工作她可代替我做，我可以好好休息幾天了。特是更担心我受不了這種奔波勞碌之苦，他要我完全辭去婦戰團的責任，回到後方去休養一兩個月，等身體稍爲健康了，再回到前綫來繼續工作。他這好意，在這時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不但在工作上我不能離開，就是在維持秩序一點上來說，我也不能離開。如果我真的不在前

方，團員中也許有不少要回去了。

由崑山到蘇州這段路，爛得太厲害了，非常不好走，一直到十一點多鐘才抵蘇州。

我們住在青年會附近的新蘇飯店，這晚我的溫度是四十度零五。

（十月廿九早補記于新蘇）

丘八作家

早晨去博習醫院看病，首先找了凌醫生，她是我在長沙時認識的一個朋友，一見到我勸我住院，她不知道我害怕醫院，正像囚犯害怕監獄似的。

「醫院住滿了傷兵，也許尋不出單人住的房間來，你還是住到我家裏去好了。我以醫生兼看護，一定能使你的病好得快。」

她的好意我接受了，決定明天特走了之後就搬去她家。

晚間葉淺予，張佛千，劉良模三先生來訪，淺予先生以畫王先生著名的，一見到他，就聯想到小陳和王先生到農村去的情景，不覺好笑起來。

佛千先生很高興地告訴大家，說他近日收到很多士兵寫的稿子，有一篇叫做「戰難店」的，實在寫得太好了，他已經將牠諳熟，當時就自動地張開嘴嘩啦啦地

背誦起來，聽內容，實在不亞於那些大作家的手筆。我提議在這篇文章登出之後，就來一個建立戰事文學運動，專門在軍隊裏培養那些天才處女作家，同時組織個士兵創作指導委員會，專門修改他們的作品，指導他們寫作的方法，利用他們住在醫院或者退下來休息的時候，開文藝座談會，讓他們提出種種問題來討論。

自然，這意見大家都很贊成，尤其張先生特別高興，因為他在辦陣中日報，這是專門供給軍隊看的，這一運動不用說，是會得到廣大的武裝同志擁護的。

（十月廿九夜于新蘇）

趙先生的傑作

這個趙先生在嘉定，瀏河，以及羅店前綫照的各種照片，今天都洗出來了。每張都是那麼清楚，光線調和，取景恰當。我那張對照理手槍的照片實在太美，太有精神了。我當時就把這張沒收了，他硬要帶到上海去登畫報，兩人爭持了半天，結果還是他得勝了。

理智與感情開始在我和特的腦海中交戰了！他不忍在我病中離開，而我也很希望他能將學校的職務辭掉，和我一同到前綫來工作，即使因環境關係不能同在一個部隊，只要兩人都在東戰場，精神上也比較痛快多了。

他去打聽車子，今天多半沒有開的希望。我是太矛盾了，一方面想他快點走，我好清清靜靜地住在醫院休息兩天就回前方，一面又希望他在我病的時候不離開，

多給我一點精神上的安慰。但是情感與理智交戰的結果，最後還是理智得着了勝利，決定催特早點回南昌。

(十月三十夜)

悲壯的離別

特走了，特帶着一顆懷念我的心在狂風暴雨中走了！一想到他這回冒萬險到前方去看我，心裏就難過得要流下淚來。

火車停在離蘇州不遠的一個周涇莊地方，先後四次一共廿幾架敵機來轟炸，起先乘客都紛紛下車，我也跟着大家去躲避，後來看看並沒有什麼危險，所以在第二次來的那一批敵機飛過時，我沒有走，聽到一連丟了兩三顆炸彈在前節車廂裏，突然地幾聲慘叫，一塊很大的彈片飛進車廂裏來！我這節車子的玻璃窗都紛紛掉下來打在我的身上，凳子跳得很高，一切都自動地解體了。

「在那一剎那間，我的腦筋完全昏亂，以爲自己的頭已經不在頸頸上了，索性躺在地下不起來，後來有人走進來喊應我：「你的血流了這樣多，還不想法把手包

起來。」我才知道這頭還存在，只是一雙手已被玻璃刺得鮮血淋漓了……」

這是他來時在路上受到危險的一幕，這次回去該不會再有同樣的事發生吧？

『我們的血要灑向戰場，我們的血要流在一塊。』自從兩個人由敵人的監獄出來以後，我們便下了此生存一日，便要與日本強盜奮鬥一日的決心。這次他沒有去前方，心裏自然萬分懊惱，看到我在害病，而又不能不離開。『唉！特呵，你好好地歸去吧，在這嚴重的困難時期，我們只有犧牲個人的情感，大家都把生命交給國家，不要念我，好好地回去加緊後方工作吧！』

冒着雨，我送他到火車站，明知這一受寒，也許回來要大病，但情感驅使着我，終于去了。

淺予先生也要到南京去，特有同伴了。月台上擠滿了難民和傷兵，車子是没有蓋的敞車，今晚他們都要淋着大雨到南京了，唉！……

回到冷清清的房間裏，把腦筋清醒了一下，我應該利用養病的時間裏，好好寫

幾篇文章，或者早點回到前方去，我是一天不能離開工作的，一閒着，更要病了！

（十月三十一夜送特歸來記）

安靜的生活

搬來博習醫院兩天了，自從出發以來，從沒有享受過這麼安靜的一天生活，真值得我大書而特書。

凌醫生待我太好了，她真的做到了醫生兼看護的工作。早晨親自煮雞蛋沖牛奶給我吃；打針，吃藥都不要我出錢，這樣優待，我實在受之有愧呢。

由她，我想起了瑞林夫婦，他倆這次特地來電報要我住到博習來，原因也是爲的有凌醫生在這裏。對於自身的健康，我從來沒有注意過，病了，就由她病，也不高興去找醫生。自從認識了瑞林和濟時以來，他們就把我的病當做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看待，天天關心我的飲食，注意治療效果。這次出發，他們很擔心我抱病去前方太冒險，而又不能不歡送我去。一想到這些深厚的友情，我的心就溫暖了。

x x x x x
整天都聽到放警報，今天火車站又遭敵機的轟炸，幸而沒有損失什麼。

趁着凌醫生去替傷兵開刀去了，我偷偷地爬起來寫了一晚間的來客一和「審問俘虜」兩篇文章。

心裏老惦念着特，在沒有接到他「安抵南昌」的電報時，我是不能放心的。自從博習醫院的護士吳人俊女士，她硬要跟我去前方服務，無論我說前方是何危險，她絲毫也不動搖她的意志。

「如果我是害怕死的，我又何必要去前方？」
這麼一來，真弄得我啞口無言了，只好允許她去。

（十一月二日于博習醫院）

文學家的排長

「要不發熱，嗓子啞，大便不通，是沒有關係的，躺在病床上，真比坐牢還難受，今天我非去找傷兵談話不可了。」

凌醫生告訴我：『博習醫院，有好幾位會寫文章的連排長，有位叫做莫武的，他還替醫院做了一篇募捐輸血的啓事，新舊文學都好，大家都叫他文學家排長，那天你可去找他談話。』

今天，第一個我就去拜訪這位文學家排長，他是二〇一旅四〇一團的中尉排長，廣東南海人，曾在民國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來考入廣州軍校入伍。今年九月九日由廣州出發，十月三日就受傷了。

「第一次我的左手受傷，沒有下來，雖然開槍不方便，我就改投手榴彈；誰知

敵人的機關槍打來，左腿貫通，右大腿和左肘也擦傷，血流滿地，這時再也不能不退了。」

他說話時，好像很費力的樣子，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瘦長的臉，呈着可怕的慘白色。我不想多打擾他，但他似乎很想有人和他談談，藉此打發這寂寞的日子。

『我是父母的獨生子，也沒有姊妹，有許多女朋友對我很好，也說她們向我追求；但我並不想結婚。唉！在日本強盜沒有消滅以前，什麼都談不到，什麼都談不到！』

他嚴肅地說着，聲音比方才響亮多了。有一個人送來一袋巧克力糖，他說曾在瀏河見過我，仔細一想，原來是五十六師三三五團的凌團長。

糖也沒有吃，大家隨便地談着。莫排長把他躺在醫院裏寫的一篇未完的文章我們所需要的文學給我看，又告訴我曾經在廣州的民國日報上發表過一篇中國女性與文學，裏面論到中國近代的幾個女作家。

『從軍日記的作者冰瑩，我也論到了的；可惜我僅僅看過她這部作品，聽說她現在已來到了前綫，也不知確不確實。』

這時凌團長早已走了，我只微笑地回答了一聲。

『是的，她在前綫。』

我並沒有告訴他就於他所談及的那個人，而且我奇怪他的腦筋怎麼這樣善忘，剛才他要我寫一個通信處給他時不是明明有冰瑩兩個字嗎？

凌營生來了，他是知道我喜歡玩這一套的，常常改了自己的姓名去和陌生的人談天，她將我的名字介紹給莫排長，他登時就氣得用拳頭捶起他的腦袋來。

『唉！該死該死，和她談了半天，還不知她就是謝女士！』

他大聲地嚷着，弄得回房的傷兵都哈哈大笑起來了。

正在這時，進來了一位要見我的傷兵，左手用三角巾吊在頸上，一見面我自己介紹說：『我在六十一師三六五團一連一排當排長。我是遼甯撫順人，叫做張連

久。曾經讀過你的英文從軍日記，我們同學都說你現在消沉了，誰知並不是這麼回事，你早已到了前線。如果他們知道這消息，該是多麼高興呵！」

他坦白地說着，我連忙搬了一條凳子給他坐，凌醫生又來了，他特別給我介紹：『他也是位文學家，整天看小說，寫日記。』

於是我們的談鋒又轉彎了，談小說，談中國作家，外國作家，談在這次的抗日戰爭中，一定會產生不少偉大的作品……一時整個的病房裏充滿了愉快的空氣。士兵們志願在戰場前方的戰事，於是我們又談到抗戰的前途。他們都是重傷，每個人的床上都是一副木架子，有的吊手，有的吊腳，平時老是叫着吱喲吱喲，今天却大家靜靜地沒有半點聲息了。做慰勞工作的同志們呵！請你們不要只在醫院裏走一趟，多多和他們談時事，討論問題吧，傷兵們是多麼需要知識，需要精神上的食糧

呵。

（十一月三日于博習醫院）

少爺兵

兩天一共寫了三篇文章，神聖的工作，是寫博習醫院的；地獄中的天堂，預備寄給宇宙風。那篇建立戰爭文學剛發表就得到很多響應了。傷兵醫院有許多官兵找我，他們願意寫文章，抄日記給我修改；而且很希望我能和他們談談關於怎樣寫作方面的話。張逆久排長，帶着傷在一個晚上，抄了六千多字的日記給我，他們這樣熱心，真令我高興得跳起來了。

凌醫生買了許多螃蟹來給我吃，已經過了七點，她還沒有回來，恰好佛千先生來，我們就代替主人，請他大了吃一頓。七點半去醫院講從前錢歸來，因為肚子脹得太難受，我只想早點下台，但也許因為講演的內容很新鮮吧，她們是這樣聽得起勁，使我不好意思草草了結，講了一個半鐘頭才下台。

特自鎮江來信了，他還沒有做到船，人已經病了，每天打一次擺子。唉！可憐的特，早知如此，那晚你不冒雨走就好了。

這幾天來的生活實在過得太舒服太清靜了，我深感到不安，明天如有車子，定回前方去。

凌醫生和我談及傷兵裏面有一個叫做石欽國是位少爺兵，家裏很有錢，可是他不同意過那種享樂生活，終于逃走出來當兵。如今左腿已打斷了，右腿也只剩下半邊。我正在替他寫一封信給他的朋友，凌醫生看了信封大大地驚訝起來：

「你的本領真不小，居然連少爺兵也認識了！」

（十一月四夜）

父親的信

昨晚十點半鐘的時候，佩蘭自嘉定來了，她帶來一大包信，有父親的，有亞子的，也有朋友和團員的。佩蘭說這多天不見我回去，大家都擔心我的病又厲害了，所以特地差她來看護我；如果好了的話，就希望早點回去，因為團部剛剛改組，L希門倒亂，非我回去，不能鎮壓她，此公實在有點令人太傷腦筋了。

真想不到父親的信是這樣寫得好的，去年七月他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我忍心離開了他，假借把行李全部搬回的名義去長沙，那知一去不返，我已悄悄地組織戰地服務團出發前綫了。雖然爲的是救國，才這樣忍心離開了重危的老父，但我總放心他要責備我，不該騙他的。

一接信，知爾林戰地服務，工作甚忙，自是愛國熱誠，良堪欽佩！爾前與大哥

書，縣報館登錄報章，十分嘉獎；然此虛譽，不足爲榮，吾人作事，要在實事求是。

『你既出鄉，自當以國事爲重，家務可不關懷。……』

父親，你是太使我敬愛了！你不但沒有半句責備我的話，而且還要我以國事爲重，其是多麼感激呵！

下午又把時間消磨在醫院，我把佛千先生送給我的稿紙，都送給那幾位答應寫文章的連排長。他們聽了我今夜要去前方，大家都很難過。

『同志下次來蘇州，一定到這裏來。』

『同志，我傷好時就去前線看你。』

我是被他們熱烈的喊聲包圍住了。

『弟兄們，望你們好好靜養，快點把傷醫好再上前線殺敵！』

『好，好，我們在前線見！』

（十一月五日在蘇州）

回到了嘉定

一連候了兩天汽車，今天真的要回前方了。

凌醫生買了很多藥劑和儀器送給我們，還有好幾種藥，她說我這一星期會長胖了許多。對鏡一照，的確我沒有在前方的枯瘦了，這是應當感謝凌醫生的。

因為下雨，汽車在下午四點半鐘就開到了嘉定。打個電話給雁虹，她說：

「團長，你快不要回來。明天上午十二點在軍部開着戰地服務團的聯席會議，你是非出席不可的。你回來得真好，我們還想今晚着人去蘇州接你呢。」

于是只得要子春送被窩來，我們就在軍部住下了。

（十一月七夜于嘉定軍部）

戰地是我的家

洗好臉後就和佩蘭去西門大街發信。空氣是寒冷的，完全是冬天的景象了。弟兄們都十個八個的圍在舖子裏燒着稻草取暖，熊熊的火焰，照耀着每個人的臉孔是通紅的。

『多麼有趣呀，大家一顆兒圍着取暖。』

我帶着羨慕他們的口吻說，自己冰冷了的身子也好像烤着火一般熱起來了。

『我們也會像他們一樣，現在是到了非烤火不可的時候了。』

佩蘭回答着我，她很留意地站在這兒，弟兄們都望着我倆發笑，那裏知道我們是在羨慕他們的生活呢？

僅僅十天不來嘉定，蕭條的街市，突然變得熱鬧起來。有賣香腸，金銀肝的舖

子，有賣小蘋果，柑子的水菓攤；婦女也通通跑出來做生意了，她們已經知道抗日軍隊是不亂來的，胆量也鍛練得大了，敵機來時，往店子裏一躲；飛去了就繼續着做他的買賣，再沒有以前那種亂跑亂嚷的現象了。羣衆並不是不可訓練的，不過要經過一個相當時期而已。

問一問小柑子的價錢，一角錢只能買兩個，我嚇得第二次再也不敢問津了。

『這時岳麓山的橘子多好吃呢。』

佩蘭突然思想起故鄉來了。

真的，故鄉這時不但有甜蜜的紅橘可吃，而且青楓峽裏的楓葉，該是爛醉的時候了。美麗的故鄉呵，我並不思念你，戰地就是我的家；戰士們的鮮血，是世間最雄壯最美麗的鮮花。

x
x
x
x
七點半鐘雁虹來了，她告訴我最近一週來團員們的工作和生活。一般地說，她

們的生活比以前緊張多了，工作報告每天都交，只是太壞了，她整天都想搗亂，要我想法處理她。

『那麼，我們再來一次整頓吧，不要姑息，不要害怕人少，我們要注重質好，不要只顧量多；而且淘氣壞的，吹收進步份子，這是我們應該進行的工作，我們就決定把他開除好了。』

『是的，所有團員，都是這樣主張。』

佩蘭回軍醫處，我們就坐船去前方軍部開會。

一個熱烈的集會

到了軍部，知道會並不在這裏舉行，臨時改在大陸家宅，

一天沒有吃東西，肚子餓得要暴動了。廚房剛送了飯菜來，但催我們去開會的電話已經來過兩次了，只好匆匆地吞了幾口飯，就向大陸家宅進發。

也許因為十多天沒有走路的原故吧，覺得很遠，很難走，好容易才到了目的地，他們已經開會了。到會的人除了蘭畦，吳海若同志外，其餘都不認識。經主席介紹，才知道今天到會的團體共有八個（六十六軍戰地服務團，第十八軍團戰地服務團，湖南婦戰團，上海勞働婦戰團，別動隊，戰區民衆學校等）還有此間區區長，總共到了廿四人，在戰地，這的確是一個很熱鬧的集會。

首先由各戰地服務團的團長，報告該團的工作；然後輪流通過並討論各團的提

案。關於怎樣救濟戰區難民，組織難民，怎樣發動戰區的民衆幫助軍隊，和軍民聯合問題，士兵與戰服團幫助民衆割稻問題，整頓軍風紀律問題，此後各戰服團取得經常聯繫的問題……都有很詳細的討論。在會場中每個人的精神是那麼緊張，雖然敵機在我們的頭頂上飛來飛去，但誰也沒有理牠。最後聽到牠在開機關槍了，老百姓嚇得縮成一團，我們都抱着要死也死在一塊的信念，仍然安靜地繼續着我們的討論。

已經下午四點半了，會議還沒有結束，我和好幾位同志，都是從二三十里以外趕來開會的，不能不回去了。但主席說，爲着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待討論，而且大家又主張成立三個軍民聯合會，共同商討並解決各種困難的問題，就決定明天上午十時在錢家宅再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

做 客

蘭畦堅決地不讓我回去，她說：「你明天又要從老遠的地方趕來開會，何苦呢？索性到我那邊去做一晚客好了。」於是羅虹和那位秦秋谷女士一同走，我就和蘭畦回她們的團部東趙家村。

在戰地走夜路是最苦惱的一件事，常常在不知不覺之中要走錯許多冤枉路。蘭畦根本不認識歸路了，那位李秘書也不大記得清楚，於是走過了一個村莊，又是一道橋，跨過了無數戰壕，又是一個大田壠，找來找去，總找不到我們的目標。有時一線淡淡的月光突然從雲隙中射出來，好像得着了救星似的，三個人放開脚步走着，也不知一連摔了多少次交，路上從沒有遇着一個人，可以詢問。

「阿蘭，你太不中用，爲什麼連自己的家都不認識，難道今晚要我們在路上走

到天亮不行。」

我質問她，她只是不懂不忙地回答着。

「慢慢地找，總可以找到的。」

真是阿彌陀佛，好容易找到了。喫了晚飯後，他們開工作檢討會。蘭畦要我報告我們團體最近的工作。於是我把最近的工作，以及改組的事告訴了她們，並勉勵她們要遵守鐵的紀律，服從團體命令，做一個實際的工作者，每個人都要負起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的責任來。

寫完了一個「建立士兵寫作指導委員會」的提案後就睡覺了。

究竟是做客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家裏來得舒服。小蘇特行動是那麼天真可愛，替我鋪好了被窩，還費川衣服給我塞得緊緊的。

「好好地睡吧，謝先生，明早不要忘記了替我們拍照呵。」

（十一月八夜於東趙家村）

他是中了漢奸的毒了

昨夜一連瀉了三次，今早起來沒有半點精神。吃了飯後就和蘭吐李祕書，還有她們的團員張同志，一同向錢家宅出發。

天氣太好了，完全像初夏一般那麼暖和。在路上遇着兩個難民，惶惶張張地問我們到羅店去的路線。這使我們驚訝了，羅店現在在敵人的掌握中，怎麼能回去呢？一定有漢奸在其中作怪，用方法欺騙他們回去，以供敵人驅使。於是我們問他爲什麼要急須回羅店。他說：

「在外面沒有飯吃，活不了，所以不能不回家鄉。」

「你知道你的家鄉給鬼子佔去了嗎？」我們問他。

「知道的。」

「你不怕他殺你嗎？」

「不會的，他還有飯給我們吃呢？」

唉！可憐無知的老百姓，他是中了漢奸的毒計了，於是我們便抓住機會，詳細地向他詢問。他說還有六十多間也是回羅店的，他們已經先赴嘉定去了；只剩下他們一對夫婦，因為趕不上，所以迷了路。

我們決定先把他倆帶到錢家宅，再派兩個特務連的同志送他們去嘉定，以便阻止其他的幾十位，不讓他們回羅店。至於他們的生活問題，正在想法解決，第一步把他們組織起來，先把稻割下，就有飯吃了；其次就訓練他們幫助軍隊担任運輸，修補馬路，做工事，抬傷兵。

蘭畦告訴我一個笑話，他說：有次她們的團員在外面看到一個不守紀律的兵在搶老百姓的雞，她們就向前干涉。那個兵不但不服從，反而以凶惡的態度對待她們，於是其中的一個，解下自己的褲帶來，就把這兵捆起來，帶到軍部去。此時這

位維糾糾的兵也只得服服貼貼地任娘子軍綁去處理了。

路來，蘭畦和我談着他們團體內部的事，也有和我那邊同樣的情形。她也要下決心大大地整頓一下。本來無論那一個團體不論大小，總沒有絕對健全的，多少有點缺陷，尤其婦女團體的事更加麻煩。當今社會經歷的年輕姊妹們，她們一踏進社會，就像自己完全得到了解放似的難以約束她們，尤其是從沒有實際中生活的她們，一旦來過這種守紀律，絕對服從的生活，是要經過相當時期才能訓練得好的。

怎樣教育那些不守紀律的士兵？

今天的會議比昨天的具體多了，昨天只是把一切問題提出，而今天却是討論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張勁夫同志提出來怎樣教育那些不守紀律的兵，于是有許多沒有聽到的故事由他們說出來了。

「有一個兵拿了兩塊錢要買一個重百多斤的大肥豬。這在老百姓自然比要他的命還貴重，他是絕對不容應的，于是那個兵說：『不肯嗎？不肯你就小心子彈。他真敢拿出手槍來了，幸而我在一旁邊，一手抓住了他。』我說：『開槍，他開不得的，兩塊錢怎麼能買一個大豬呢？你應該到屠戶鋪裏去買肉。』他沒有，就硬把實情告訴長官，不能隨便強佔老百姓的東西，因為你們是模範軍人，打日本鬼的好隊伍。」

初他不理我，我又耐煩地說了許多勉勵他，解釋老百姓可憐的話，他才垂頭喪氣地拿着兩塊錢走。」

「還有一件事也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發生的，一位兵士因為要雇一個挑夫，事前沒有好好地說，只顧拉夫似的去抓他，於是那個壯丁駭得往水裏一跳，結果是淹死了，冤枉犧牲了一條性命。」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討論的結果是要軍民的教育工作和政治宣傳同時並行。第一步由軍隊做起，要教育士兵每個都愛護老百姓，體貼老百姓，視老百姓為自己的父母兄弟；說話要和氣，態度要誠懇，不亂拿老百姓的東西，尤其不要用武器來威嚇老百姓——這是他們最害怕而最痛恨的！在民衆方面，我們應當做到最低限度的宣傳工作，使他們明瞭士兵是為保護他們，保護中國而抗戰，應該自動起來幫助軍隊，參加抗戰。結論：只要軍隊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沒有不愛護軍隊的。每個軍隊要想得到廣大的羣衆擁護，首先就要訓練每個士兵愛護羣衆。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便是割稻。現在自戰區逃難山來的老百姓一天多似一天，他們整天都在炮火下餓着肚子受痛苦。老年人和孩子們，不用說，餓死了許多；壯年的，有些跑去當漢奸，有些奄奄一息，只好坐以待斃。而稻田裏的禾，早已熟透了，還不趕快割下，都要被雨水糟踏的。但怎樣割法使成了問題，白天因敵機太多，不能動手；晚上雖可以全體動員，但運輸的工具缺乏，關於這層只好請求當地駐軍長官，派多少汽車，船隻來裝運谷子，同時派衛兵保護，以免漢奸從中攔阻。至於所收割的谷子，臨時的分配方法是這樣的：四分之一歸原有主人。（但戰區的地主都已跑光了，所由公家保管救濟一般難民，四分之三歸原有主人。）（但戰區的地主都已跑光了，所以這一份稻大家主張拿來做訓練壯丁，訓練婦女，慰勞士兵之用。）

軍民聯合會的負責人，也推選好了，會開定之後，已經是下午四點半鐘。我要求蘭畦去我那邊對團員們講一次話。幸之先生還送我們坐汽船到外岡，然後換乘汽車返嘉定。

抵團部，已經晚上十一點了，同志們見我們回來，大家有跳有笑的快樂得發狂。離開他們有十天了，好像十年一樣地悠長。

她們早已買好一隻雞燉等着我們來吃，用雞湯下了一大鍋麵，大家像狼吞虎嚥似的，不到一刻鐘吃個精光。

(十一月九夜於野戰醫院)

謎一般的電話

早晨七點，隊伍排好了，韓蘭時去說話。她勉勵團員：第一克服自私自利，勇往向前，不怕死；第二守紀律，沒有個人的自由，只有團體的自由；第三不要談戀愛，態度要嚴肅，不要輕浮；第四親愛精誠，婦女團結起來參加抗戰。

因為蘭時要去見見吳軍長，而兩天來的會議我也有向他報告的必要，所以吃了飯後，便一同去前方軍部。

這簡直是一個謎，剛到軍部，雁虹就來電話了，她只說：「團長快回來，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問她究竟是什麼回事，她說：「你回來了就知道，我不能說，你立刻回來吧！」

大家都莫名其妙，有的猜團員之間發生了意見，也許打起來了；有的猜也許傷

兵出了什麼亂子，但練處長並沒有電話來。我又打電話過去詳細問了很久，仍然是
一個莫明其妙的電話：

「請你立刻回來 回來 一切都明白了。」

不得已，只好匆匆地回到團部。原來傷兵要移駐崑山，這是個多麼不幸的消息
呵，前方戰爭一定日趨嚴重了。但方才在電部爲什麼沒有看到全團兵士不滿的動
靜呢？

「謝團長是今晚走，還是等明天？船已經預備好了，她們馬上要和傷兵一歸動
身。」

練處長說這話時，我呆住了！

「我不走，我留在這裏吧！」

「不能，上面有命令，通通要走的！」

雁虹帶着喜英她們六個人先走了，我和佩蘭常子春仍然留在野戰醫院。打電話

給駭昏，她們也準備明天去蘇州。周衡那邊的電話已經不通了，我非常難過。想到離開了嘉定，不知什麼時候再來。

房子裏冷清清地沒有半點聲音，女房東帶着他的孩子慌慌張張地跑來問我：

『你們要走，是不是日本兵已經來了？』

『沒有，我們過幾天要來的，你不要害怕。』

佩蘭收拾東西，發現李欣君女士送的襪子八十雙不見了。她在咕哩咕嚕地發牢騷，我知道這是那晚從嘉回來在工手裏失掉的，實在太豈有此理了。同志們的腳後跟都露出來了，她却輕易地遺失了這麼多的襪子，令人越想越氣。

在黯淡的洋燭下，我默默地想着明天的事：明天又將發生什麼變化？我究竟走不走呢？

（十一月十夜十時于野戰醫院）

撤退

昨夜電話鈴響個不停，我完全失眠了。早晨飯也不想吃，一連搖了幾個電話去軍部都不通。棟處長說：真急人，要緊的電話都斷絕了，一定有漢奸在搗亂，剪斷了電線，否則就是前方的戰事緊張，所以沒有人接。

九點後。芝英來了，她告訴我×九師野戰醫院傷兵已於昨夜連往蘇州了，她們今晚搭車去，特地來邀我，無論如何要我和她一同走。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隨着隊伍進退的，上面既然有着命令，不願走也只得走了。

到了那邊，團員們都圍着我問：爲什麼要我們回蘇州？是不是前方戰事失利了？我知道她們也像我一樣感到不安，我惟恐她們由不安而發生悲觀消極的心理，所以把傷兵應該轉移方的大道理說了一遍。同時告訴她們，軍隊換防是一件平常的

事，真不得大驚小怪的。

陸續地從火線上抬下來許多重傷兵，有五個是喝了小河裏的血水才病的。河裏因為堆積的屍體太多，所以整個的水都被血染紅了。弟兄們口渴了找不到水喝，祇好啜回他們的血。如果光只是血他們決不會病的，可恨的是敵人散了毒藥在河裏。他們一飲就中了毒，有些厲害的在三四個鐘頭以內，便一命嗚呼了；有些抬到醫院來要等三天才死。一般的病象都是這樣：上嘔下瀉，全身浮腫，不能說話，不能飲食。無論用什麼解毒藥治療都沒有用。據說這三四天內，中毒死的就有三四十人，多，實在太駭人聽聞了！

還有一個腦袋被機關槍打破了的，更加淒慘。雪白的腦漿和鮮紅的血流在一道，喉間發出咕嚕咕嚕的響聲。有時打開眼睛來像野獸要吃人似的釘視一眼，又閉下來。另外有兩個傷輕一點的，睡在他的對面，他們要求把他抬開，因為看了實在太難受。他完全像我母親臨終時一樣可憐，不能說話也不能動，喉間的響聲，越來

越急促了。我要求醫官給他安眠藥吃，使他早點脫離苦海。但對方只把頭搖了搖，命兩個担架兵把他抬走了。

我們是六點半動身的，那個可憐的戰士就任他躺在那裏，誰也沒有理他。又是
一羣老百姓包圍我問：

「你們幾時再來？日本兵不會到這裏來吧？」

唉！可憐的老百姓呵，我怎樣答覆你好呢？

x x x x x

在兵站候車足足有七個鐘頭，我寫了一篇一個悲慘的印象，還看完了一本抗日的第八路軍。好容易等到車子這來了，大家爭先恐後地跑去搭車。天，這是怎麼回事呢？從前方退下來的隊伍如潮湧在馬路上波動着，不要說汽車無法開行，就是一個人走也要走得很慢才能擠進去，否則一定會被擠倒了。馬路的兩邊躺着許多傷兵和病兵，但走在當中的隊伍是很整齊的，我想今夜一定是有計劃的退却，決不是打

收了。我站在旁邊呆呆地望着他們經過，意思等他們過完了才開車。那知越來越多，沒法，只好從人叢中擠出一條路來。有些伙仗他故意不肯讓路，挑着担子擠在當中，要經過許多解釋，才肯讓開。

從嘉定到蘇州平時最多三個鐘頭便夠了，這晚却一直走到天亮還沒有到。路上遇到許多難民，都是從蘇州城逃往鄉下去的。

剛要過橋，發現敵機來跟車轟炸。幸而司機的駕駛技術高明，迅速地拐了一個灣，便避開了。但後來聽說可憐的傷兵却死了一百多名。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於蘇州天后宮大街一五四號）

蘇州的亂鐘

把宿營地點找妥了之後，就去十梓街×軍留守處打聽消息。他們都已細好了被窩，準備去吳興。見我來了，大家圍着問前方的消息，我只能簡單地告訴他們大隊伍已經開始撤退了。每人都把頭搖一搖，表示很着急的樣子，我的心裏雖然很難受，但還得安慰他們：

『沒有關係，也許我們一兩天後又要開回嘉定的。』

林祕書苦笑了一聲，他交給我一封特五號發來的快信，我詳細地看了一遍就向青年會走去。

劉良模，田常青兩同志正在忙着收拾東西，房子裏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留聲機，這些曾經搬在醫院裏整天開了慰勞傷兵的，如今也要和人一樣開始逃難了。他們一

見我就說：

『我們真不願意離開蘇州，這裏的工作剛剛上軌道了，又要換一個新的環境。不過傷兵通通要向鎮江運，我們不隨他們去工作，怎麼行呢？』

他們告訴我，蘇州所有的傷兵醫院都搬走了，只有博習醫院有一部份醫生要今晚才上船。我趕快託一位青年曾的林同志，替我去凌醫生那裏取回日記和信件，自己就跑去蔡新德先生那邊拿底片。他的太太已帶着孩子逃向鄉下去了，他一個人對着許多照片，像癡了似的發呆。桌子上擺着幾碗剩菜，用報紙蓋着，我揭開一看，有紅燒肉和雞蛋，口水差一點要流下了。

『你一定很餓，我去隔壁弄點飯來給你吃。這是昨天我太太走時吃了剩下的，我今天也還沒有吃飯。』

我沒有回答，只是臉紅紅地笑了一笑。於是他立刻跑去拿飯去了。

一面吃飯，一面聽到外面的轟炸聲像大砲似的一連響了好幾十下。走到街上一

看。從郵前街一直到護城街，炸得一塌糊塗，被機槍掃射死了的傷兵難民，東一個西一個地躺着。街上都是瓦片，碎玻璃，損壞了的屋樑塞滿了，到處都可以看到殷紅的血跡。最慘的，是那些被壓在已經倒塌了或者正在燃燒的瓦堆下底聲音：

『救救我呵，做做好事，先生！』

『救命呵，我還沒有死！』

那些聲音真悲慘極了，可是你想去救他嗎？張開眼睛一望，只看到濃黑的煙和通紅的火焰，唉，可憐的老百姓，都做了壯烈的犧牲。

忽然聽到一陣亂鐘響，我起初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問警察，才知蘇州城已被敵機瘋狂地炸了三天三夜，警報台，電燈公司，飛機場，紅十字會通通炸毀了。現在要等到敵機來到頭上，才敲一陣亂鐘，散開人民，以免一犧牲就是幾百。

電報電話都不通，負責的人都已跑光了。蘇州現在恰好像孤島一般，與外界完全斷絕了關係。報紙看不見，連壁報也還是一星期以前的。可見這裏的人老早就逃

停了。全城的老百姓已走了三分之二，所有的舖門都是關着的。一到晚上，到處黑
一片，只見一羣羣的黑影在蠕動，叫喊，擁擠，馬路上死屍的旁邊躺着很多的
重傷兵，他們再也不能走動一步了，就直挺挺地躺在那裏等待敵機來轟炸。

難道這還是人間嗎？是屠場，是鬼城！是地獄中的「天堂」了。

（十一月十二夜蘇州天后宮大街）

散 兵

一清早就跑去李主任那邊打聽消息，他只告訴我街上亂極了，到了一些脫離了隊伍的××兵和××兵，有的打開舖子隨意拿東西吃，有的拿襪子鞋子穿，沒有一點秩序，太不像抗日的軍隊了。我想親自去看個究竟，剛走到大街口，就看到一個官長槍斃了兩個士兵，旁邊一個像伙仗模樣的兵告訴我，他因為在店舖裏亂拿東西，所以官長要槍斃他。但末了他又說了幾句感慨的話：

「這也怪不得他們亂拿東西，在戰壕裏已經三四天不吃東西了，退下來到處闖上舖門，弄不到一滴水喝，一口飯吃，難道要他們餓着等死嗎？有東西爲什麼不可以吃一點，橫直我們是爲了國家打仗呵！」

這是多麼理正言順的話。對了，這次打仗完全是爲了國家，照理國家應該對於

一切都有好的準備，好的處置；可是因為敵人的進攻太急迫了，在短時間內，那裏顧得到許多。尤其是民衆因為沒有好的組織，不能共同負起抗戰的責任。所以一旦打了敗仗，便有成千成萬的難民，傷兵，和退却的隊伍，都站在馬路上，或者坐在小巷裏去等死。他們是那樣地餓着找不到半點東西吃，糧食店裏却有的是雪白的米，堆積如牆的麵粉，南貨店裏有的是雞，魚，肉，油鹽，罐頭，留着等敵人來享受，這怎麼能叫大家在飢寒交迫的時候，不發生錯誤的行動呢？不過老百姓見了這種現象，他們是不會諒解的！甚至對於所有守紀律的兵，也都視爲洪水猛獸了，多麼可怕！

x

x

x

前方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我真焦急死了！我害怕，再像今天一般的生活，明天該有我軍勝利的捷報來到吧？

我們住在一座很漂亮西式洋樓上，娘姨說是今年四月才造成的，房主人是上

海咪哋洋行的買辦，叫做徐永熾。真不愧是一個資本家，每間房裏有不同的摩登家具，書桌上擺着各種小巧玲瓏的玩意兒，柔輦的沙發，柔輦的床舖，一切都呈現着富麗堂皇，我連做夢也沒有夢過會住到這樣講究而又佈置精巧的房子，如今却有一個短時的享受，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

在擺滿了胭脂水粉，口紅，花露水的梳妝台上，我發現了一個穿着綠絨衣褲的小洋娃娃，我一見傾心，連忙取過來玩，她們看到了都笑：

『團長玩洋娃娃，哈哈，團長玩洋娃娃！』

說得我臉紅紅地有點難爲情。實在的，我太孩們氣了，三十歲的人，還像個孩子那麼玩皮，要不是當了個什麼名義上的團長，我不知要和她們打多少架玩呢。

她們的工作報告，太像小學生的日記了，沒有充實的內容，只開了一筆流水賬。我把怎樣做報告，怎樣在傷兵中找文章材料都告訴了她們，明天要在這些報告中選出幾篇好的來修改寄去發表。

今天是抗戰的第三個月，雖然我們暫時放棄了那許多用血肉換來的陣地，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打回上海去的！

（十一月十三夜于蘇州）

長了蛆虫的傷口

天還沒有亮，就聽得樓下在說，昨夜轟炸的地方，就在我們的前面不到一百步，怪不得我們的房子都震動了。生怕住在承天寺的百多個傷兵受難了，我們全體都跑去。兩個孩子在炸倒了的房子裏尋找什麼，一個老年男人，兩眼淚汪汪地在搬那只破紅木箱子。一連炸壞了五棟房子，隔壁就是承天寺。我們急急地跑去一看，在四具硬僵的屍體上，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灰，我想他們一定因為轟炸的影響而死去的。

『昨晚太危險了，半夜裏瓦片像子彈似的落在我們的身上，幸而沒有打傷。』那個輕傷的班長張森森，一見到我們就這樣說。他是個頭腦清楚，思想前進的軍人，常常和弟兄們談他對於抗戰的主張：『中國除了和日本強盜死拚以外，決沒有

第二條出路。即使像阿比西尼亞一樣的結果，也非奮鬥到底不可！」

對於這次的撤退，他說：

「並不是打不過他們，而是因了戰略上的關係，我們暫時雖退下來了，但對於抗戰前途，絕對不要悲觀。我們要堅決地相信，只要能持久抗戰，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常常有少數胆小的傷兵，希望早點回到後方去休養，他就很嚴肅地對他們說：

「同志，國家正是這個時候需要我們流血，如果傷不重就不要去後方，在這裏休養幾天，我們再一同上火綫去！」

今天來轟炸蘇州的，完全是意大利的飛機。機身是深灰色，飛得很低，很快。從窗口裏望去，裏面坐幾個人，帶了幾顆炸彈都看得清清楚楚。投彈時不像日本飛機一樣的往下鑽，然後又抬起來，經過唔的一聲慘叫，後再轟隆隆地投彈；她只是平靜地飛過「唔……唔……」接着是空隆隆像打大砲似的把炸彈投下來。

聽到剛由南翔下來的士兵說今天馬路上已經被炸死好幾千了，小河裏的船也炸翻了八十幾條。因為隊伍太多，無法疏散；又因缺乏響導，不知從小路走，而走在馬路上和敵人易於認識的河道裏，所以冤枉地犧牲了這許多生命和槍械。

今天收留了一個不知是那師的傷兵，已經四五天不換藥了，腰部被機關槍掃射，穿了許多像蜂巢似的深洞，我揭開紗布一看，每個洞裏界有無數的蛆虫在活動。我拿着鑷子的手開始顫動了，我生怕他痛，不敢去洗，但不洗那些蛆虫不是一天一天長大起來了嗎？不，我還是硬着心腸替他洗吧。棉花剛接近肉（其實是蛆虫），他就哎喲哎喲地大叫起來，我的心一酸，手指發抖，棉花就掉下了。在前方的野戰醫院，也曾遇到過同樣的事，不過那些蛆虫小些，我沒有這樣害怕。今天我簡直連望都不敢望牠，但結果我還是鼓着勇氣把蛆虫一條條夾出來，然後再給他消毒，敷上藥。時間化去了半個多鐘點，我的心難受得幾乎要裂開了。可憐的戰士，為祖國受了巨大的創傷，到了這危急萬分的時候，竟沒有人照顧他，讓蛆虫在肉裏

自由自在地生長。噫，宇宙間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嗎？

（十一月十四日於蘇州）

般老板逃了

我們和傷兵是昨夜三點鐘上的船，船主是一個滿了六十四歲的老太婆。上船的時候，她裝著有病，用棉絮包着睡在船角裏，誰也不敢去驚動他。等到開船時，大家到處尋找船老板，找了很久都不見他的影子。

『喂，喂，你的老板到那裏去了？』

『我就是老板。』

她很神氣地回答，大家一聲笑，連忙請她出來搖船，她假託有病的一動也不動，我給了她仁丹吃，又說了許多好話，她才從棉絮中鑽出來；但一會兒又說肚子餓不能搖，一會兒又說不認識路，幸而我們帶了餅干，趕快給他幾塊，這才使她沒有話說，只顧默默地搖櫓了。

逃難的老百姓和退下來的隊伍人山人海地在兩岸的路上走着，小河裏的船，更
像大軍出發似的那麼擁擠，有時一連幾百條把河擠得滿滿的，幾乎連水都塞住了。
敵機老是跟着船轟炸，眼看着前面百多米遠的地方，已經炸翻了三隻船了，但後面
的又不能不冒險前進。反正這時候大家都把生命來打賭，死了就死了，算得什麼
呢？

x
x
x
x

十二點二十五分到了潯園鎮，船就停在這裏，弟兄們上去煮飯。這是一條很長
的街，舖門都開着，但人都跑光了。有一家舖裏藏了許多蘿蔔和芋頭，一些從蘇常
一帶逃難來的，正在繼續不斷地搬運。有些背上負着一大袋米或者一包麵粉，走不
了幾步都倒在地上了，真是暴殄天物。

我們吃飯的時候，船老板逃走了兩個。那麼押傷兵船的士兵，氣得發抖，他背
了槍去抓人。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還是把槍放下，好好地去找那正在挑了東

西要逃難的人。首先要向他解釋：「請你到我們的船上去幫忙，吃我們的飯，還每天給你多少錢的工資。」——如果他有老婆兒子的，當然一起請來，於是這外交路綫便成功了。我們的船上也招來了一對難民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當雪白的飯吃在他們的嘴裏時，那種快樂滿足的表情，真不能以筆墨形容。

(十一月十五于小船上)

馬柳特迦

昨晚坐到天亮，十二個人擠在縱橫不到十尺的小船艙裏，不要說腳不能伸，就是連手也不能動一下。她們擠得太難過了，要求我講故事，于是我把第四十一和煙袋的故事，講給她們聽，誰都欽佩那個勇敢的女戰士馬柳特迦。

『你們裏面有誰願做馬柳特迦的？』

我想測驗她們。

『也許比她更勇敢，也許不及她。』

張咏芬答非所問地笑了。

本來船在今早兩點半鐘就到了無錫，因為不知西門在什麼地方，一直等到天亮了才靠近碼頭。

跑去×九師的兵站打聽消息，據說今晚或明早軍部就可抵無錫。有位長官勸我們等見了軍長再決定行止，尤其不要單獨地冒險走路，無論坐船或步行，都要和隊伍在一起才行，否則太危險了，穿軍服怕漢奸，改便裝又怕遇着不良的散兵。到這時，才知道女人出門真不方便呵！

無錫比蘇州更荒涼，百姓大都逃走，街上買不到一點東西。傷兵餓得叫苦連天，他們也實在太受罪了。又有兩天沒有換藥，傷口更爛得厲害，一個病兵大概是喝了有毒藥的河水，已經五天了沒有吃一點東西，大小便都在身上，看護兵也不理他，我們給他水喝，他已經不能咽，塞了一片洋參在他嘴裏，立刻又掉了下來，他的脈搏微細到摸不着的地步，但兩只眼睛還是睜得很大，往往一連幾分鐘都不轉動，實在太可怕了。

這樣受罪，我希望他還是死了的好，我替他難過，但又沒有方法救濟他。處在這個嚴重時期，好人都保不了自己的生命，何況病得這麼厲害的？

聽說×十師軍醫處已去鎮江了，對於那邊六個的團員，我可不要操心；只有周衡她們三個和隨着軍部服務團的章若霧，不知究竟怎樣？這真令我着急！

我們住在倉浜三十二號，房子臨江，一船一船的傷兵和難民，都要從我們的窗口下經過。房主人夫婦帶着孩子，都沒有逃走，她們像太倉陸家宅那對夫婦一般那麼賢淑，慷慨。我們一進門，她就忙着燒開水，掃地，抹凳子，一間堆滿了稻草的房，立刻打掃得煥然一新了。

（十一月十六夜於無錫倉浜）

「刮刮叫」

早晨和軍醫處的李主任去找×師長。請示對於婦戰團的進退方針，他的答覆是這樣：

「你們的身體不如士兵，以後的生活也許比現在還要苦些，你們不能老跟着我們一起拖，還是回到後方去做點救亡工作吧。」

這時要我們回後方，真比要我們回到廚房裏去還要痛苦。女人，唉！誰教我們是女人！老實說，我們的身體的確不如男人，比起士兵來自然更要相差得太遠了，他們有些是鍛練了幾十年來的，而我們出發僅僅幾個月，怎麼能和他們比較呢？

×

×

×

×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又坐上了去常州的小船。我和佩蘭等四人坐在×副官

的船上，他是貴州人，非常喜歡說話，人家替他取個渾名「刮刮叫」。

他很性急，跳上船希望槳一搖就到常州，他自己帶了冰鉄鍋來煮菜，還買了些火腿，雞和酒類的東西，對於勤務兵很好，對於我們自然更客氣了。

兩個船老板一齊搖船，他還嫌太慢，半夜裏，他突然一骨碌爬了起來喊船夫燒火煮飯吃，而且也把我們叫醒來。

『媽的，這年頭還不多吃一點，給敵人炸死了真不值得！』

聽了這話，害得我們連磕睡都笑醒了。

『真的，有什麼可笑呢？這次在前方受夠了苦，我回到後方一定要大吃，大喝，大玩……』

『該死，他簡直是個糊塗虫，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林方輕輕地附在我的耳根說，我只搖了搖頭。

他說話完全像個話匣子，一打開，就沒有停止的時候，光就那副臉孔來說，也

就夠令人寫文章了，鬚子是那麽短，簡直短得要使人懷疑他只有兩個頭安置在兩個肩膀之間，鬚球突出，全圓得像一個茶盤，惟其如此，所以說起話來，是別具一種姿態的，尤其在他和別人碰面的時候，更有趣，眼珠像魚目價的吐得厲害，而說話急急，聲音像連珠珠似的響過不停，臉上的肌肉一鬆一緊，他越罵得凶，對方便越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這使得他更加忿怒，他以為自己的威風還不夠，不能壓倒對方，其實那樣子實在太可惡了，叫人家的氣怎麼發得出來呢？

我本來不餓，但有這樣好吃的燻火腿，也不由得不垂涎，於是也陪着他們吃了一碗。

這幾天的心情，真有說不出的苦惱，無論我如何遠觀，對於抗戰前途的勝利有十二萬分的把握，但船向後面搖，我的心就隨着要沉重起來。她們更不能受打擊，老是哎聲嘆氣地在發牢騷，我時時都要向她們解釋，用正確的道理，指出她們對於軍事抱悲觀的錯誤。

這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給特的信還不知能否收到，他和一些關心我的朋友們，一定又在耽心我了。

(十一月十七日於小船中)

擄 船

昨夜好幾次聽到槍聲，不知是漢奸搗亂，還是散兵在擄夫？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有少數不守紀律的兵，他們在撤退後無法無天，什麼都亂來。方才我就親眼看到一個兵在擄船，他大聲嚷着：

『喂，喂，快把船搖來，不然我就開槍了。』

船老頭正在岸上返身就跑，只聽得「劈拍」一聲，槍真的放了。他只得戰戰兢兢地忙回過頭來求情。

『不要打，不要打，我就來。』

『同志，你不能隨便亂開槍的，你的槍口要對準敵人，不能打老百姓。』
我用很誠懇的態度勸導他。

「媽的，干你什麼事？」

「同志，不要開口罵人，我們都是從前方回來的，都是打日本鬼的戰士，你這種態度是不對的，要找船夫，需要好好和他說，解釋有飯給他吃，還發工錢給他。只要你的態度好，話說得明白，不用槍恐嚇他，他一定願意幫忙的，你看我們船上的老板多麼好，他不但不害怕，而且願意跟着我們一路，再也不想回去了。我們看他搖得太疲倦了，就要他休息，大家幫他搖……」

「誰有那多閒功夫來同你嚕噠。」

「聽聲音，他的火氣已冷了三分之二了。」

「我這些漁賊，是干你有好處的。你只要記得，把老百姓當做自己的兄弟朋友看待，到處他們都會幫助你，愛護你的。」

他把頭低下來了，我希望那些「漁賊」能一句句印入他的腦海。

x
x
x
x

昨夜雨下得很大，被窩都打濕了。早晨六點船抵常州。不見×九帥軍醫處的人來接，不知宿營的地點在什麼地方。他們上岸去一直找到三點鐘還是沒有結果，四個人跑上岸，吃了一碗麪，是一位精化回劉子凡同志請的。他還叫了豬舌肉，肉絲和腦髓，吃得肚子脹脹的，現在我們的生活更沒有規程了，有時兩三天不吃東西，有時一吃就脹得半死，隊裏的髮齡最喜歡吃零食，有一次吃了還病過好幾天，方才又買了許多花生栗子來吃，被我勸備了幾句，她不但不生氣，而且嘻嘻哈哈地從船壁擡上去過很多栗子來給我吃。啊！這孩子真太淘氣了！

× × × × ×

正想把船搖回鎮江的時候，突然林方和佩蘭在岸邊發現虹她們了，四個人一齊上船來接我。相見之下，好像十年不見了的親人會着一般那麼快樂。自從嘉定分別後，彼此不知道對方的生死下落，突然會着，滿藏在心裏的話，恨不得一次都傾吐出來。

她們住在學院街民元里，走進房子，喜英就沖牛奶給我們吃。談起她們一路來的經過，比我們還苦，從崑山到蘇州她們是在黑夜一口氣趕到的。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於常州學院街）

暴風雨中去無錫

劉告訴我：慕業已帶着湖南的第二批戰地服務團來了。跑去新華飯店找她們，却撲了個空，在路上碰到×軍一位官長說：

「劉團長已返漢口，十個團員去無錫找你去了，是昨晚開船的。」

唉！真是糟糕，她們爲什麼要去無錫呢？因爲時局緊張，上面才有命令要我們退常州，如今她們十個從沒有到過前綫的孩子跑去砲火連天的戰場，又沒有負責人領導，是多麼感到徬徨呵。如果她們由無錫又回到常州來找我，而我們又換了地方，怎麼好呢？想來想去，只有我回去無錫接她們才是辦法。

開完會，連水都沒有喝一口，就冒着狂風暴雨搭車去無錫。

雨下得很大，玻璃窗早就壞了的，披了雨衣還打得一身透溼。因爲路上盡是隊

伍，又是乘的瞎子汽車，不敢開快，所以九十里路，走了將近三個鐘頭才抵目的地。

到了兵站詢問軍部還在離此十餘里的惠山鎮，司機的不認識路，他不肯再開；想找個老百姓做嚮導，跑到街上走一趟，除了幾個站崗的哨兵外，連影子都看不到半個。

在徬徨中，我忽然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了。我要求司機把車子開到公園飯店去找老趙，他一定可以打發茶房領我去惠山鎮。誰知車子開去，只見這一帶的房屋都燒光了。僅僅相隔一天，想不到有如此大的變化。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冷清清地令人胆寒。下了車，我摸索着找到了公園飯店的門口，只見「停止營業」四個大字，現在那把大鐵鎖之下。拖着沉重的腳步，好像有鬼跟在後面似的我拚命地向前奔去。不提防一脚踢了個個東西，幾乎跌倒了，一看是一個死屍的頭，我嚇得魂飛魄散，坐上汽車我連話都說不清了。

回到兵站，聽得大砲的響聲非常熱鬧，心情已由害怕而轉變到緊張了。李科長告訴我，敵人就在離此處只有三十多里的地方向我猛攻。他奇怪我為什麼跑去當崗又轉來。一般人都以為女人是胆小豹，聽到砲聲就往後跑，而不知我是最高興在槍林彈雨裏生活的。

又有兩天沒有吃飯了，肚子實在餓得太難受，我毫不客氣地向李科長要東西吃，他叫勤務兵炒了些飯來，才喫幾口，胃就大痛起來，我沒有理牠，大胆地喫了一碗半。

今晚就只能住在兵站了。

(十一月十九夜於無錫×九師兵站的樓上)

惠山的風光

五點半就起來了，自己背着那條小被窩，臉也沒洗就向惠山嶺出發。

天在下着毛毛雨，路上非常泥滑，開往前方作戰和從前方下來的隊伍，把馬路擠得滿滿的。

遠遠地望去，惠山的風景，使我忘記了走路的艱難。魚鱗般的小石，鋪在金黃色的山頂上。像初春的小雪，洒在平原上那麼美麗。有時小白石從翠綠的松林裏透出來，又像三月裏的李花，那層層起伏着的白雲，恰像在南岳半山亭清晨見到的雲海。小小的亭子，好像擱在天空裏似的時隱時現。一叢叢的紅葉，更是鮮紅如醉。走完馬路，過着鄧副官打恭傳令兵來接了，沿着一條小溪，走了約有四里多路才抵軍部。矮小的房子，完全深藏在樹林裏，是一個多麼富有詩意的所在啊。

進門就看見一個老太婆躲在方桌底下流淚。勤務兵告訴我，她是被飛機嚇瘋了，那樣子真像一個臨刑時的囚犯，怪可憐的。

×軍長正在用電話指揮前方的戰事，雖是雨天，敵機仍然在屋頂上低飛，而且拚命用機槍掃射。我軍用高射砲打下了一架。據去了回來的人說，是意大利的出品，司機三個都死了，也是意大利人，真是件最痛快的事。

和軍長談話的結果，他要我把那十個新團員打發回去，由薛處長每人發她們十二塊錢，再給她們打一張可以搭差輪差車的護照。我們這二十幾個人也暫時回到漢口去待命，等隊伍補充好了再來前方工作。

正在這時，她們來找我了。天真的孩子，還不知蘇州已被敵人佔領，口口聲聲要去蘇州。我把軍長的談話結果告訴她們，有幾個非常不高興。

『來到前方，半點工作都沒有做，就要回去，太不成話了！』
我只好安慰她們，說她們來的時候不好，並不是她們害怕，而是整個隊伍都要

撤退，這是沒有辦法留在這裏的。她們回去收拾行李去了，我詳細詢問軍長，關於此次撤退的經過。

「大場失守後，我右翼的力量就顯得單薄了，敵人老早就想突破我們的防綫，企圖衝進內地來，在十二日的早晨四點，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有一百多條小船裝了一連機關槍兵，由青江浦侵入第X戰區總司令部，我方沒有充分準備，所以受到這麼大的挫折。至於全線撤退，許多中外軍事專家早已有此主張，爲了要消耗敵人的軍火，愈入內地，他的大砲愈失去效用，而我們正好利用游擊戰和正規軍配合以擾亂敵之後方，阻止敵之前進。只要我們認爲這次撤退是有計劃的而非打敗仗，所有官長與民衆大家抱着再接再厲的精神與敵長久奮鬥，戰事前途很可樂觀……」

他將這次的撤退經過，簡單而扼要地告訴了我，並且希望我就在今晚回常州。因爲由電話裏知道前方戰事的緊張，遲了就怕不好走了。

我很悲哀，一聽到要我們回後方的話，真比要殺我還難受。我是下了不減倭寇

，誓不生還的決心，才來到前方服務的。如今要我們的團體統統開回後方，誰知道要幾時再能上火綫呢？雖然前方的將士正在和敵浴血抗戰，後方也正準備做長期鬥爭，但眼前的事實，怎不令人痛心？用數十萬戰士的肌肉和頭顱換來的地方，都給敵人佔了，只要一想到由上海至蘇州這一帶的老百姓在敵人的屠殺下犧牲，就令人痛哭流淚！唉！早知如此，爲什麼不早告訴他們逃走？不早帶糧食運走？將交通破壞？房屋燒燬？以實行堅壁清野的政策？

擺在我眼前的就有這麼一件慘事，女房主人是一個六十三歲的老太婆，有一個老姐姐和一位五十多歲的鄰居，她們都是小脚，又沒有能力逃難，只好坐在家裏活活地等待敵人來宰殺。我想帶她們去常州，但那裏又何嘗是個安全地方？而且她們都不能走路，又沒有船和車可乘，唉！見死不能救，真大難過了！

在水田裏打滾

匆忙地喫了一碗硬飯，就隨着副官處冒雨向河邊出發。因為盡是小路，走起來時一滑一交，還沒有走上半里路已經摔了四次了。好容易走了六里多路，到達河邊，打發人去看船，連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江黃水靜靜地向東流。

在大雨中整整地候了兩個鐘頭，仍然不見船的影子來，挑夫都沒有喫飯的，他們的全身也像我們一樣淋得透濕了。在飢寒交迫中，我知道他們比我們還可憐，最後大家都不願等了，只好又一步步地踏着來時的腳印回去。

天黑了，路也更泥滑了，我突然從一處很高的田埂滾下去，連眼睛鼻子耳朵都塗滿了泥。索性就用泥水洗了個臉，費盡生平的氣力爬了上來，那知一隻腳又踏進右邊的田裏去了。我生怕打滾的次數太多，趕不上隊伍而跑錯了路，所以大膽地打

了一下手電，不料竟惹起挑夫們的反感，一齊向我怒罵起來。有的說我一個大亮了，妨礙他們；有的說怕給漢奸知道。我聽到我的後面有說新化縣的，連忙用敵鄉土話和他談同鄉，並且解釋我是爲了擦交太多，腿子摔痛了，實在走不得才打一下手電，並不是有意妨礙他們。這位同鄉真好，他一面要他的同伴不罵我，一面寬慰我一個好意見，那是走在隊伍的最後面，手電朝地打一把光綫弄得很小很小，以免漢奸看到知道我們的動靜。

雖然有手電，還是摔了二十多次，雨衣也撕破了，我問那幾位同志：『走這樣的路，你們覺得苦不苦？』『不苦，怪有趣的，團長，你打了多少滾？』

原來玩皮的她們，在那裏記賬，誰的滾打得多的就說她是老資格，最少的數目都在泥田裏翻了六次身。這種滋味，如果不到前線來，那裏有機會嘗到呢？

三個老太婆見我又回來了，喜歡得流出淚來，有一位還倒了一盆熱水來給我洗腳，我告訴他鞋襪都不能穿了。她找了很久，把自己一雙小腳鞋送給我穿，我一

見就哈哈大笑，這麼短，只能容納了兩個腳趾，怎麼好穿呢？

『你踏一下吧，我去替你烤乾這雙就送來。』

她剛把我的膠鞋拿走，有人來喊『快上船！』真得我裏命，恨不得把那個屌爛的弄來大罵一頓，他簡直在同我們開玩笑。好容易從泥田裏一路滾回來又要摸到河邊去，我真不願走了。薛處長也是剛脫下鞋子的，他連忙又穿上，而且說：

『快一點走吧，等下船又開了。』

看着他這種毫無怨容，精神抖擻的態度，我自己感到非常慚愧，暗地裏責備自己，人家五十多歲了，還這麼不怕勞苦，在大雨中走來走去；論年紀我剛滿三十，正是年富力壯的時候，雖然身體不好，也應該比他更能吃苦的。

還有朱科長也是使我感動的一個，他的年紀與薛差不多，方才打了一雙赤腳，把褲筒捲得高高的，拿着一根手杖就這麼的凍的凍地從水田裏走回來。這時他又來喊我了，只得赤着腳把溼鞋子踏上去就開步走。

這回更糟了，因為我走得太慢，落在最後，走錯了一里多路，還差一點掉在河裏。摸到船上時，已是晚上一點多鐘。

這一夜我們就這樣穿着水淋淋的衣服，坐到天明。

（十一月二十夜於小船上）

莊小姐自殺

因為拖了十多隻民船的原故，雖然是小火輪，却比民船還走得慢，一直到十二點才抵常州。和若霧跑去民元里找隊伍，進門只見房子空空，一位老頭子告訴我，她們已去鎮江了。

已經不止一次，每回過着我離開團部，她們就遷移，好像故意與我為難似的。滿以為到了這裏，至少可以把溼衣服換了，弄一杯開水喝喝；如今又要挑着行李跑路，真倒霉透了。

在城門口買了幾個紅薯，一面走，一面喫，怪有味的。正在着急找不到軍部留守處的時候，忽然遇到一輛卡車開來，上面裝的是副官處的公文箱，我連忙招手，要他們停車，這才把我們送到了三牌樓軍部。

衣服也沒有得換，只好坐在火爐邊烤，一對眼睛被煙燻得眼淚雙流。被窩也是溼透了的，一烤就燒去了大塊。

火在冬天實在太寶貴太可愛了，一接觸牠，全身都暖和連冰冷了的心也熱起來了。

這家的主人姓莊，有個十八歲的女孩，因為國難嚴重而自殺死了。照片上有人替她題了許多詩，看語氣是她的哥哥。每個團員看了都感慨地說：

「爲什麼不留着一條性命的日本鬼拚呢？有勇氣自殺，爲什麼不去殺敵人？」

（十一月二十一夜於常州三牌樓軍部）

酒與炸彈

昨夜特別冷，三個人蓋一床半溼的被，擠得誰也不能翻身。

我夢見特了，他在恨我爲什麼不早點回南昌。我告訴他在隊伍撤退時，我更不能離開團體。我要求他和我一同走，在朦朧中我們又離別了，多麼短促的一見呵。

醒了，我不敢伸出頭來，風從頸項內吹過，我好像睡在草原裏一般。勉強打開眼睛一望，窗外一綫白光，不知是雪夜還是黎明？

——還睡一下吧，我又把眼睛閉上了。

x x x x

和朱科長在一塊喫飯，是最有趣的。他每餐都要喝酒，而且喝得很多。等到所有的人都放下碗筷，菜也吃個精光了，他才不慌不忙地放下酒杯，把每個盤子的殘

羹剩菜，倒在小鍋子裏煮着。

「喂，來點青菜！」

他大聲喊着，臉紅紅地像五月的榴花。

「朱科長你吃虧了，我們都把菜吃光了呢。」

我帶着抱歉的口吻對他說。

「有什麼吃虧，我不是和你們一樣地在吃着嗎？」

他喜歡把胡椒和在酒裏吃，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酒是涼性，牠是水蒸氣煮成的，不是嗎？吃下去於胃不利，胡椒是熱的，吃了可以調劑調劑。」

他嚴肅地回答，引得大家都笑了。

正在他吃得津津有味時，突然一架敵機低飛在我們的屋頂上，大家都有一點感到恐慌，因為外面放着一輛軍用大車和一部壞了的小汽車，這正是牠投彈的好目標，

如果沒有丟中車子，而恰恰落在我們的頭上，豈不糟糕！

「朱科長，到後面去躲一下吧，敵機下蛋了！」

「有什麼關係，他炸他的，我吃我的，在我感覺最快樂最舒服的時候死了那才真痛快！」

他仍然從從容容地用筷子夾着青菜羹粉條，拚命地往嘴裏送。

轟隆一聲，玻璃窗破了，桌子上的熱水瓶也滾下來打碎了，但朱科長的酒杯，仍然握得緊緊的。

他是這樣一個有趣的人，工作緊張的時候，常常通夜不眠，無論什麼瑣碎麻煩的事體，也都一件一件地不辭勞苦去做。兩個兒子已經在軍隊中服務了，但他還常常給他的太太寫很長的情書。

如果誰發現打給他的電話沒有人接，對方準知道他一定又是爛醉如泥。

（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常州軍部火爐邊）

拋錨的汽車

下午五點鐘時候，敵機剛停止轟炸，我們就乘了汽車向鎮江出發。

這是帶了幾分冒險性的，因為小汽車壞了，需用大車拖去鎮江修理。天晚了不能走。只好在敵機的轟炸下前進。

大車上實在太擁擠了，我和張祕書就坐在小車子裏。真危險，鐵絲一斷，車子拋錨一拋就是幾丈遠。幸而發覺得快，沒有翻車，否則我們的性命老早嗚呼哀哉了。

八時車抵鎮江，見到街上的電燈，眼睛都有點異樣的感覺，一路來都是在黑暗中生活，如今見到光明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跑去省黨部借地方住，一下就成功，真感激他們給了我們許多幫助。他們正在

收拾行李，要搬去雲南，我們就暫時做了看守房子的人。廚房裏一切家具齊全，我們燒了熱水來洗腳，又舒服又痛快。

（十一月廿三夜於鎮江省黨部）

寄包裹的士兵

真太奇怪了。昨夜滿街電燈通亮，大小舖子都在營業，今早跑去打電報，所有的舖門都關上了，只有少數南貨店裏開了半扇門，雇客一進去使又把牠閉上。據說昨晚有漢奸造謠，說敵人已到了常州，所以今早大家都不敢打開店門。逃難的人像下了總動員令似的，把所有洋車都雇去拖行李去了。我問一個車夫到電報局要多少錢？他說：『叁塊，一分也不能少。』

我還了他五毛，他「吓！」的一聲走開了。我想他是真的有意發國難財，不然爲什麼把價錢抬到這樣高？有錢的人是可以敲竹槓的，但如果遇着難民和傷兵那可糟了。

走進電報局，裏面擠滿了人頭，起碼也在五六十顆上下；外面還在繼續着有人

擠進來。在門口站了半個鐘頭，我只好帶着滿腔的失望歸去。

跑去郵局發信，看到了一件這樣的事，覺得很有一記的價值。

有個士兵拿了一包衣服去寄，郵務員問他：

『裏面是什麼東西？』

『衣服』

『衣服？你不要穿嗎？爲什麼要寄走？』

『穿不了這許多。』

郵務員知道其中的祕密了，他很誠懇地說：

『同志，我知道你們的軍裝頂多每人兩套，沒有多餘寄回去的。而況這回又是從前綫下來，很多連毯子都丟了。同志，你如果是拿了老百姓的，還是退還他，或者送給那些沒有衣穿的傷兵和難民也好。萬一要郵寄的話，最好請你打開給我看一看。』

也許是那位郵務員的態度太誠懇，感動了士兵，他終於默默地不做一聲，抱着包裹走了。

我也和他走着同方向的路，順便問起他是那一師那一團的，他都老實地告訴我。走過一處難民很多的地方，這位忠實的武裝同志，真的用小刀把包裹打開，取出裏面的衣服發給他們。可憐，裏面也不過是些女人的舊衫褲，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幾個女人感激得忙向他做揖，他却頭也不回地只顧走他的路。

「我的老婆和娘實在太苦了，她們在落雪天都只有單衣穿的，前天在常州一家沒有人住的屋子裏，拿了這幾件舊衣服，想要寄回去，經郵務員一說，我覺得他說的很對。何必麻煩呢？自己的生命都丟送到前綫去犧牲的，還管她什麼冷不冷？不如索性送給她們這些我親眼看到的可憐人。」

這位弟兄真好極了，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誰不記念着他的親人呢？他能夠覺

悟，把他要寄回給母親和妻子的東西，慷慨地送給難民，這種同情心，是最難得最寶貴的。

我正想多說幾句稱贊他的話，却不料雁虹她們從對面走來了。于是祇好放棄了這個機會，和她們一同回到省黨部去。

(十一月廿四于鎮江)

關於上海的消息

太冷了，昨夜醒來十多次，全身像死屍似的冰冷。她們昨夜洗的衣服，今早都結冰了。叫子春買了兩毛錢的白炭來燒火烤，臉還沒有洗，楊書記和丁排長來談天，三句不離本行，一談就是前方的戰事，各人都有說不盡的牢騷和感想。他們走後正想收拾一下房子，開始寫信給特，同時把這次撤退沿途的觀感寫點文章，却不料李主任和李營長他們來了。李營長說：

『最要緊的是我們對於抗戰到底的信仰要堅決。士氣不可衰。各位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要以為我們這次撤退是打敗仗，而對抗戰前途抱悲觀。你們不過暫時向後方去休息一下，不久又立刻需要你們來前線工作的！』

李營長是在羅店受傷的，今天剛由南京鼓樓醫院來，他的健康還沒有十分恢復

，但他急於要上前綫殺敵，所以不得院長的許可，就跑出來了，抗戰前途，他分析得很清楚，給與我們許多鼓勵和興奮。

吃晚飯時，大公報駐鎮的記者劉先生來訪，談及上海那些做文化救亡工作的人，有八十四人日本強盜要逮捕他們；有些已逃走了，有些不知下落。所有救亡的報紙刊物一律停刊了，只有××報在出版。據說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我們退去中國的立場，也不站在日本的立場，我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來記載戰事消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國人而自甘退出中國的立場，可以想見他是那種人了。唉！……

我惦念着上海的友人，也惦念着每個被敵人佔領地帶裏的同胞，他們處在敵人的鐵蹄下，該是多麼焦灼而苦痛呵！

剛把稿紙取出來，張祕書匆忙地跑來說：

『快點收拾吧，我們就要去南京了。』

於是又忙得一塌糊塗。

七點上火車，坐在九〇五五號車廂裏，真巧得很，我們坐在和來時一樣的車廂，而且是一樣的位置。芝英，雲錦，戴文，還有新來的團員田志俊等四人，也和我们同車去南京。

車廂中的擁擠，是當然的事，每個人的眼子只能緊縮起來。林祕書着勤務兵買了些花生米，牛肉和酒來消夜，每個人分一點就消耗完了。在軍隊中過生活，這是很有趣的一頁，五個手指，到處都可代替筷子。

車子一直到兩點鐘多才開，擠在車站裏的人，除了窮苦的難民外，就是退下來的隊伍。每到一個小站停下來時，就有蜂擁上前的搭客往車廂裏亂擠。有四個人抬着一副棺材也要擠進來，一個士兵說：

「活人都沒有地方站，還說死人。」

「這是一位團長的棺材，非運回不可的！」

一個跟隨在棺材後面的弟兄這麼說，大家聽了都默不做聲。
車廂裏冷得使人發抖，被窩也不好打開，手足都凍僵了。

（十一月廿六早在車上補記）

擠上了差船

好容易望到天色微明，大地上都被上了白衣，原來下了很厚的霜，怪不得這麼冷。

車在堯化門足足停了兩個多鐘頭，大家下車來晒太阳，燒火烤。

到了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花園飯店找×參謀處長，問他我們此後的行止怎樣。出乎我意外他的回答是：『我不管，你去問林祕書。』

『林祕書要我來請示處長。』

『我不知道，我是請假出來的，我不能負責。』

『那麼我們搭處長的差船一同漢口可以嗎？』

『不能，船是我們包了的，你去另想辦法好了。』

和我同去的雲錦，氣得臉都變青了，幸而有一位不認識的官長，允許我們上船；另一個被我們醫治過的受傷連長，告訴我們船停在什麼地方。於是要雲錦趕快回火車站去把她們通通找來。只有雁虹和林方願意留在南京等張秘書來再做決定。我們在江邊分別時，幾個人都流淚了，這淚並不是普通兒女情長的淚，而是想不到我們在前方工作的人員，如今都成了難民！

那時的划子，送一次客到輪船上要二十塊錢，要不是靠着那位允許我們上船的官長的划子去，我們也只好望江興嘆了！

擠上江安輪一看，什麼地方都駐滿了隊伍，連過道上都躺滿了。我要求管理員給我們找幾個鋪位，他說統艙裏還有幾個空艙位，要我去找一位姓張的茶房。人是找到了，但鋪位剛被幾個士兵佔去，只好仍然回到過道上來。三個人擠做一排，任成千成百的人來來往往，踏我們的腳，踏我們的頭。無意中遇到了一位軍校同學康凍先生，也很熱心地替我們擠過去弄開水。

下午我突然又發熱，又怕冷，像是癱疾的初期。蒙着被，睡了一個多鐘頭，燒稍爲退了，有三個童子軍來找我簽字，又談了許多話，精神比較好過了一點。

（十一月廿六下午於江安輪上）

蕭條的首都

聽說開船還沒有定時，我決定進城去看幾個朋友；同時將我前次出發時寄存在姜家園儒貞那裏的行李取回；還想順便去希文先生那邊打聽我三哥的消息。

大約是七點多鐘的時候吧，我和佩蘭，戴文還有康凍先生一同雇了小船上岸。最初去姜家園，只見大門緊閉，叫了半天沒有叫開，警察告訴我，主人早已離開了南京。又去中央黨部，傳達說：「什麼人都不在，早走了！」我想借個電話打，他說已經拆了。又去大公報通訊社和新民報找人，什麼地方都上鎖了。無論大街小巷，到處是一片荒涼，逃難的人絡繹不絕地往城外跑，憲兵和警察也很緊張地站在路中東張西望。他們的表情也呈現着恐怖和不安。摩登男女更是絕跡，沒有他們來點綴市容，這時倒有點覺得寂寞起來。

從嘉定一直到南京，只看到男女老幼紛紛逃難，不是個好現象。其實軍事上一時的失利，是不要緊的；最重要還在民氣旺盛，有組織有訓練，不發生恐慌，不自已擾亂，處處都能援助隊軍進退。要是每個地方政府都抱着與城偕亡的決心，切實領導民衆，堅決抗戰，我相信敵人決不至這樣快就衝進來的。

在候小火車的地方，遇到新民報的記者汪瑛女士。她剛從濟南逃出來，家在宜興已陷敵手，沒有一個熟人同行，本來想來南京找新民報，奈何他們又搬去四川，我聽她說搭不到船的着急，就想出一條妙計來，要她冒稱是我們的團員，她自然很高興和我們一同擠在道上，嘗那種難民似的滋味。

有很多不認識的朋友來找我，擠得過道上水洩不通。我一面高興，一面又很難過。他們連站的地位都沒有，却願意擠着談論各種問題。我本來不願有一個人知道我的，不知怎的被他們發覺了，要是出發時見到這多朋友一定很高興，而今每人一開口談話，總是先把頭搖搖。

振作起精神來吧！朋友，我相信最近的將來：我們又會在雄偉的江面上！

（十一月廿七於江安輪上）

意外的享受

船一直到了下午兩點才開，急得每個人被要發昏了。

真是奇怪，佩蘭說方才有兩位官艙裏的先生來找我，說有事和我談，要我去五號房間一下。這五號就是我們的對面，出入的都是官長階級，我又不認識他，無端地找我幹什麼呢？

這那裏是我意料到的事呢？有人替我到我一間房子了。真不容易，費了他們一天一夜的功夫才交涉成功的。他們就是住在第五號房間那兩位我不認識的董心怡與伯熙先生。

「上船，我就看到你們擠在過道上，實在太辛苦了，這多人來來往往，甚麼方便呢？你們從前方下來已經很累了，應該有個比較安靜的地方休息一下，尤其當我

看到你靠着膝蓋寫字，更感到不安，所以我們特地向管理員交涉，要他無論如何，空出一間房子來給你們住，現在交涉辦好了，請你們就搬到樓下十一號房間去吧。

黃先生說着，我們都感激得連謝謝兩字都說不出，趕快搬了五個人下去，（本來只能容納兩個人）房間裏除了兩個舖位外還有一塊代替桌子用的板子，一張方凳，要不是爲的不斷地有朋友來談天，真可好好寫幾篇文章。

認識了好幾個東北的長官和女青年，一談起日本軍閥，他們就痛恨得咬牙切齒。受壓迫愈深，其反抗性愈大，這是當然的道理。

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特，告訴了他我不能從九江上岸去南昌看他的原因。因爲和團體在一塊是不能有個人行動的，何況又是在非常時期。明知他接了這信，一定很難受的。你該能原諒我吧，特！

最使我興奮的，是每個來和我談話的中年或青年朋友，對於這次事變，都認識

得很清楚。他們不但不悲觀，不失望，而且更堅決更勇敢！等到下次再上火線，我相信誰都有了豐富的經驗，更大的犧牲決心去和敵人拚命，把握住抗戰的最後的勝利。

上午上海童子軍和我們婦戰團合拍了一張照留做紀念。

好容易要子春買了一盆飯來，十多個人分着吃，每人兩片鹽蘿蔔，吃得津津有味，感覺到比無論什麼西餐大菜是要好吃得多！

（十一月廿八夜於江安輪上）

筆

可記念的今天，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日子。

當我正在與致勃勃地替小孤山拍照時，突然聽到有人喊着：

『你的鋼筆掉到江裏去了！』

這是多麼可怕的聲音，我望望自己的綠鋼筆，果然不見了。忙低下頭却看見牠還安然地躺在不到一尺寬的船邊，如果有浪花打來，牠一定會捲入江裏去的。上帝！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牠呢？

爲了這是一支有特殊歷史的筆，我絕對不能遺失牠。牠曾經陪過我和特坐過監牢，差一點被日本強盜沒收。因爲牠是由牠圖出來的，要不是我寫許多抗日的文字，牠抓我們做什麼呢？這支筆不但是特十年來的老朋友，也是與惟一的武器。我

不能失掉牠，正如我不能失掉特，士兵不能失掉他的槍一樣。

朋友們實在太好了，他們不願我去冒險，找我的找繩子，下的下船去爲我搶救這支綠筆。我生怕他們掉到江裏去了，寧可自己與筆一同犧牲。但他們堅決不許，一位剛認識的趙太太把我拉住了，只好望着他們空着急。

終于筆由一位水手拾上來了，當他交給我時，我還不相信這就是我在船邊受險的那一支。所有看到這緊張的一幕的觀衆，一齊都鼓掌慶祝，把整個的船都哄動了。

今天下午每個人來談天，以先第一句就是「恭喜，恭喜！」我也很高興地把筆的故事告訴他們。

x x x x

真沒有料到這次在船上，認識了許多好朋友。和我們常在一塊吃飯的有一位委座的侍從，人很忠實，喜歡看各種救亡雜誌和新思想一類的書籍，對於國際形勢，

他能分析得很清楚；關於軍事政治的知識，也很豐富。談起話來，沉着而有條理，許多人都願意和他談話，的確是個很有作爲的青年。

還有許多軍校的先後同學，都問起我們女同志的狀況來，我告訴他們過去是爲了環境的關係，把她們都趕回廚房去了，感謝日本強盜的砲聲，都把她們集合到抗敵救亡的戰場來，此後她們更要發揚武漢時代的精神，獻身於民族解放的抗戰！

（十一月廿九於江安輪上）

「我們在前綫再見吧！」

整個的上午，都在和董先生談中國的航空。這次抗戰無論是空軍陸軍每一個都是捨得犧牲，奮勇殺敵！談到空軍作戰，飛將軍消滅敵機的戰術時，我彷彿自己也架了飛機，飄飄然在空中飛來飛去。我恨自己的身體太不行，否則一定學航空，架了重轟炸機去把敵人的巢穴通通蕩平，多麼痛快！十一點鐘船到漢口了！我和芝英首先上岸去婦女慰勞會告借住宿地點。這裏完全和平時一樣，街上比以前更熱鬧了，到處都是擠滿了人，對於我們這些突如其來的女兵，人們有點覺得稀奇，都把視線集中在我們身上。

婦女慰勞會因為沒有房子，只好暫時去女子職業學校借住一夜。

雖然回到後方來了，但我們決不願休息。敵人一天不消滅，我們的救亡工作一

天下無事。武漢是一座火山，我們就投進火山裏一起來燃燒吧！我們堅決地相信：在最近的將來，不但自己會重上火線，而且要發動更廣大的偉大的抗戰。去！去！去！趁着這次回到後方的機會正好把敵人的殘暴和我軍英勇抗戰的精神傳達給後方每個同胞，鼓勵他們一致起來參加抗戰，

別矣，在江安輪上認識的朋友們，我們在前綫上見吧！

(完)